

目录

序	005
一	007
二	015
三	021
四	029
五	037
六	043
七	069
八	081
九	101
十	121

十一	135
十二	141
十三	145
十四	151
十五	173
十六	179
十七	197
十八	201
尾声	211

[日] 早坂 吝/著
(豆瓣用户) カナのフレンズ/译
叶子 1537/编

—— 序 户田 公平

我在法庭上。

检察官诵读我的犯罪行为后，旁听席上一阵骚然。

检察官向旁听席一瞥，然而并不停顿，只是提高了音量。

那事务性的说明，反而鲜明地唤起了我的记忆。

那时我做下的事。

我明白那是有违法规的行为。

然而，我完全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有谁能裁罚一个没做错的人吗？

没有——我，无可裁罚！

刚被逮捕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

然而司法的看法是不同的。法规只是据其原则发挥效力。这简直是让人不由得笑出声来的蠢事。

——我，无可裁罚！

这句话一字不差地再次在我脑中响起。

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切了。我最初得出的结论没有改变。

我的心思、她的想法、围绕着我们的情况。法完全无视这所有的一切

只是追逐着它字面的意思。这就是司法吗，这就是正义吗。是的话，那么这种东西毫无意义。

我想要这样高喊，虽然那当然对现在正在进行的审判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要详述这起离奇的事件的话，要从哪里开始说起比较好呢？

从一个陌生女性突然递给我一张写着 SOS 的纸条开始吗？

不，还是更有必要先说说过去我犯下的那个无可挽回的错误吧。

恩，那是高中二年级夏天时发生的事。

—— 一 户田 公平

我在埼玉县立 S 高中读二年级时，班上有一个名叫春日部的女生。因为她那黑色麻花辫加眼镜这种土气的外貌，在班上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存在，然而仔细一看就知道容姿端正，所以在注意到这点的男生中她的评价很高。

一个叫熊谷的男生曾经说过：“她就是蜜豆啊。蛋糕和芭菲^[1]虽然美味，但是每天吃得话也会厌倦。偶尔也会有想吃蜜豆的时候啊！”

我吐槽说：“你就只是从那个麻花辫联想到的吧。而且啊，你是每天都在吃蛋糕和芭菲这水平的女生的？”

这些先不说，我和春日部在夏天刚开始时候进行的那次座位调整中首次成为了同桌。虽然只有过几次无关紧要的交谈，然而我对她是抱有好感的。话虽如此，那并非恋爱感情。如果是恋爱感情的话，说话的时候应该会体温蹭蹭蹭地上涨才对。然而和她说话的时候却是正相反，我感觉周围的气温刷地下降了。并不是她说了什么什么冷笑话，那是如同穿过蒸笼般炎热的房间，敲响风铃的一阵清风一般的凉爽。与她谈话的内容我已经基本忘光了，只有这种感觉如今我的身体隐然依然记得。

这多半是因为她的语气与动作给听者留下了令人心情愉快的印象吧。这样的话，若是冬天和她说话，会有一种暖融融的感觉吗。然而这已经没有机会去实证了。

距离暑假还有一周左右时间的那个周五，放学后走出教学楼前往校门的途中，熊谷叫住了我。

“啊，户田，你知道吗？”

熊谷很喜欢说些校内的流言，我并不喜欢那些小道消息，于是这样回答道：

“不知道。”

接着就继续往前走，然而熊谷绕到了我前面。

“等等啊，这还什么都没说呢。我就觉得这件事或许你还是知道比较好啊。你看，最近你跟春日部不是关系挺好的吗？”

因为不想有什么奇怪的误解，所以我否定道：

“并没有关系多好啊……”

话说回来春日部，我觉得她是跟这种流言最无缘的人啊……

正惊讶间，熊谷压低声音说道：

[1]. 编者注：一种高级甜品，名称来源于法语 *parfait*，“完美”之意。

“她啊，听说是个公车。”

因为蹦出了一个意外的单词，我先确认了一下定义：

“公车？是哪个公车？”

熊谷似乎挺开心的，拍着我的肩膀说：

“是啊，就是那个公车啊，别的还能是啥。四班好像有人看见春日部和两个男的一起进旅馆了。哎呀——该怎么说呢？人不可貌相？”

“假的吧！”

我发自真心这么说。完全无法相信春日部会做那种事。大概是对她抱有恶意的人造的谣，或者是看错人了。

“哎别消沉嘛。”

熊谷果然是有什么误解，不过我已经懒得废话，也不回头看，只是举手对着背后的他挥挥离开了。

我是徒步上学的。

走在灼热太阳照耀下的上学路上，我姑且想象了一下公车版的春日部，可是那就像制作差劲的偶像招贴般不自然，不能给人带来任何兴奋。果然没可能的。我再次确认了自己的看法。

我从包中拿出音乐播放器，戴上耳塞，播放了一个名叫遗传迪迪的乐队的歌曲《自杀反对》。遗传迪迪是一支在以年轻人为中心的人群中人气急剧蹿升的乐队，不过“自杀反对”不过是大碟中的一首歌，并不是那么有名。可是我对这首歌有着特别的想法，或者说独特的见解。

死了就输了/如果有去死的勇气的话就去战斗吧/想想那些重要的人的面容

歌手用令人感动的朗诵腔调唱着。正如标题所示，这是一首反对自杀的广告歌——世间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的解释有所不同。

这首歌在结尾部分突然转调为阴暗的感觉。吉他那疯狂的即兴演奏愈演愈烈，然后突然沉寂。之后，歌手飘然低声说

对那种话就送他一句再见吧

“那种话”是指什么。只能认为是前段的歌词。然后“送他一句再见”又指的是什么。莫非对说出这句台词的人，之前的所歌唱的那些鼓励的话也全部是毫无作用，最终还是选择了死吗？

这样一想，这首歌的构图就发生了逆转。这首歌所传达的并非单纯的“自杀反对”。什么“死了就输了”，什么“如果有去死的勇气的话就去战斗吧”，

本来我就觉得作为遗传迪迪的作品来说这些歌词太大众化了。那些不痛不痒的话，完全没有考虑到一点自杀者的心情，无非就是一种自我满足罢了，没有任何拯救人的力量，这首歌应该是对其的一种讽刺。

然而在网上翻找一番，没有一个人做出过这种解释。“这首歌拯救了总在割腕自残的我”，“歌词过于陈腐，果然不过是个孩子向的乐队”，全是这种感想。但是我不觉得是自己过度解读了。歌曲最后的那个转调，非我的看法无法解释。

我把自己的看法发表在了社交平台上。有几个朋友给我点了赞。也不知道他们是觉得哪里赞。总觉得就算寥寥几个字也好，希望他们能把自己的看法评论给我。

恩，就是这么一首歌曲。我听着它离开了学校。

从朗诵调突然转调，进入激烈的即兴演奏。

可是，我听漏了最重要的那句最终台词。

因为我的注意力完全被某件事吸引了。

在上学路途中，有一片像是空白区一样的区域，只有那里人特别少。那个地方有一座废工厂。隔着栏杆可以看到里面轮胎堆成山，油桶遍地扔得都是。平时我仅是路过那里，并没有对它特别注意，但是今天情况却有所不同。

因为我看到在一个穿着水手服的女子站在轮胎与油桶之间。

那是春日部。

那家伙，在那种地方做什么？

在我为了得到听觉情报而摘下耳塞的时候，她推开锈迹斑斑吱呀作响的门，进入了一间破破烂烂快要倒掉的废屋内。

在废工厂有什么事吗……

这时，熊谷的话在我脑中复苏了。

——“她啊，听说是个公车。”

——“四班好像有人看见春日部和两个男的一起进旅馆了。”

难道是在废工厂和男人做？

不，这事不可能发生在她身上，我刚才不是刚刚得出结论吗。

但是，那么为何她要进入这间废工厂呢？

必须去确认。

我在难以名状的使命感驱使下，开始寻找进入工厂内的入口。正门处像往常一样封锁着，可是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有一处栏杆有破损。那天早上上学的时候还没有这么一个洞的。是春日部弄开的吗？还是和她约在在这里的

人……

我下定决心后，从那里进入工厂。

阳光如同突刺般喷洒下来，在骄阳下废屋都像是在晃动。不知是不是轮胎在烈日下融化了，地上点点沾着一滩滩粘着物一样的东西。我边注意着别踩到那些玩意，边接近废屋。

来到那紧闭着的门前时，从中传出了男女的说话声。但是究竟说的是什么我并没能听清。

刚才春日部打开门时，那吱吱呀呀的声音连围栏外都能听到。我认为再次打开这扇门的话，肯定会被里面的人发现。有没有其他可以窥见其中的地方呢。

经过探索，我发现外壁一处较低的位置开了一个洞。我四肢着地，从那里窥向里面。

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可以看到三个人的腿。一个人穿着水手服的裙子、黑色的长袜，那是春日部。然后一条西裤和一条牛仔裤将她夹在中间，三双腿之间的距离近得甚至让人感觉不适，看起来是丑陋的六脚怪物一般。突然，春日部像我一样变成了四肢着地。从西裤上方伸来的手粗暴地扒下春日部的裙子和内裤，从后面和她结合了。牛仔裤则抓住春日部的头让她含在嘴里。

这是一个决定的瞬间。熊谷说的是正确的。

公车春日部已然不是什么制作低劣的偶像招贴，而是活生生的实像了。

她在两人粗暴的对待下，表情看起来却像是有些快乐——不，看起来像那样或许是因为熊谷的话让我有些先入为主了。也可能是之后我因为自我防卫而制造出的虚假记忆。当时她实际是什么表情，我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了啊。

只有一件事是清楚明白的，看着她的样子，我感到了显著的性兴奋。当时的我虽然没有女性经验，但是普通程度的自慰还是有的。可是无论什么色情材料也没有让我如此兴奋过。就算从至今为止的人生经历来看，这也是强度排第二位的性冲动。

我解放了像是要破裂开来的阴茎后，一心不乱地撸了起来。心中完全没有对是不是会被路过的人看到的恐惧。

口中含着不同男人阴茎的春日部漏出了含混不清的呻吟声。那声音没能像往常一样给我带来凉爽，反而让我更加火热。

散发着地狱业火的太阳烧灼着我的肉体。

终于我达到了顶点。和春日部一样的四肢着地的情况下，高潮了。与流下的汗水同量，甚至比那还要多的精液被喷洒在地上。

在高潮、中暑、自我嫌恶下，我的意识渐渐远去。干脆就这么睡着吧……

可是下一个瞬间——

“户田君！”

有人叫我。

是谁？

是春日部。

往墙上的洞内一看，正好对上了她的目光。

一瞬间我的全身的血潮都褪去了。

“喂！谁在那里！”

西装裤和牛仔裤跑了过来。

我慌忙收起那活儿，逃了出去。

我跑出栏杆缺口，沿着道路一个劲地狂奔。

身后并没有他们追来的感觉。

整个周六周日我都在思考下一周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她。可是那烦恼毫无意义又偏离重点。

周一，来到学校的我在教室前面被表情莫名深刻的熊谷叫住了。

“户田，你知道不？刚才我在职员室听说的啊……”

他的下一句话比那次的公车发言带来的冲击力要强上百倍。

“春日部，自杀了！”

瞬间，我脑中一片空白。

过了一会，几个疑问涌上心头。

自杀？

像遗传迪迪的歌中那样选择了死？

为什么春日部要那样做？

难道是因为被我看见了做爱场面？

作为偷窥人这么说虽然有点那啥，不过，就为这个自杀？

确实那或许是不愉快的体验，但是只要说着“那货真是变态”和那俩人笑着糊弄过去不就——

这时，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如果那两个男人和春日部不是一伙的呢？那时她是被那两个男人强奸了？

但是那样的话，就无法解释她自己进入了那座废工厂。而且四班的人说目击到了他和两个男人进入旅馆。

不，这些可以这样解释。她被抓住了某种把柄，于是持续地被强奸了。旅馆和废工厂都只是其中的一次。

然后在那天，她在强奸的现场被同班男生目击了。而且那个男生别说来搭救了，甚至看着被强奸的自己自慰了起来。

那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她在冲动下自杀了。

如果这是真相的话——

我就是最差劲的男人。

春日部在周日晚上，从老旧杂居大楼的七楼跳下来摔死了。没有遗书，警察根据现场情况判断为自杀。

关于她自杀动机的小道消息，熊谷他们传得活灵活现若有其事：

“听说是被交往的男人甩了。”“她家是单亲家庭又很穷，放学后每天都在超市做收银员打工嘛，可能这种苦日子过够了吧。”“她父亲死的理由就……她这又自杀，她家不会就是那种家系吧？”

真正的动机可能只有我知道。该向警察说明强奸的事吗。可是并没有强奸的证据。我连那两个男人的脸都没有看见。而且啊，春日部都已经死了啊。无论自杀的动机是什么，都不能让她复生了。

时间在我犹豫不定的时候不断流逝，渐渐地也就错过了和警察说的时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自从这起事件以后，我变得无法勃起了。

■ 二 上木 荔枝

放学后。

走出东京都立 T 高中，我前往繁华街。并不是去玩，而是去工作。我是好孩子，认真的孩子。

走在繁华街上，一个接一个的男人向我搭讪。

“一个人？”

“赤红的波浪长发，真帅气啊！在哪染的？”

“噢，你不是 T 高的制服吗？其实我也是 T 高出身的啊！”

我都回以一句“我赶时间”。

在繁华街的一角，建有一栋名为彩虹树的超高层公寓。馆内拥有游泳池和网球场，屋顶甚至有直升机场。

那里的 707 号室是我的别宅兼工作室。

我换上家居服，正放松身心，这时入口处传来了呼叫。如果是客人的话这也太早了，是谁呢？

打开屏幕接通呼叫，原来是快递。于是我解除入口处的电子锁，让他来我房间前。

我打开门，送快递的青年楞了一下。跟其他一般男性一样，被我的美貌夺了魂。

我接收了大概一抱大小的纸箱后，在快递单上签了字。他像拿着中了奖的彩票一般紧握着快递单回去了。

并没听说有谁要给我送东西。看了眼贴在纸箱上的单子，有 3 个可疑之处。其一，无论逆井东藏这个寄件人姓名，还是他东京都的住址我都没有印象。其二，不知为何我的名字“KAMIKI RAICHI 小姐”是用罗马音写的。^[1]其三，那字看上去像是为了隐藏笔迹而故意写得很拙劣。

这就让我有一种危险的预感。物品名填的是“服装”，但是里面可能装的是猫的尸体，更坏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是炸弹。

可是另一方面，逆井东藏这个罕有的名字有一种真实的感觉。山田太郎和田中一郎这种暂且不论，会有人专门报上逆井东藏这种假名字吗。这让我觉得无疑逆井东藏其人实际存在于他位于东京都的住所里的。

当然，也存在这人是冒用实际存在的逆井东藏之名的炸弹狂魔的可能性……“

[1]. 译者注：原文为片假名，方便起见写成罗马音。日文中上木荔枝即读作 Kamiki Raichi。

哎呀，不管了！”

思考好麻烦，干脆打开了。

猫和我都没有死。

那里面真的装的是包在塑料袋里的衣服。白与黑……这是一一女仆装？

一个白色信封用透明胶带贴在塑料袋的正上方。哦哦，寄件人还真是细心。如果信封放在衣服的边上或者下面的话，我在打开箱子的时候就会喊着“呜哇，干嘛放个女仆装啊，好恶心！”然后连衣服带箱子一起扔掉了。所以对方把信息贴在了显眼的位置上。从这个透明胶带上，我可以感受到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信息传达给我的坚定意志。好！我就读读看！

信封中有一封折叠起来的白色信件。打来一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鲜艳的红色。虽然正文全部是打印出来的，但是最下面的署名“逆井东藏”边上，印有一个如同染色体般弯来扭去的圆形印章。非常认真。

做得这么认真，究竟找我有何事呢，为了搞清状况我开始阅读正文。

KAMIKI RAICHI 小姐

绿叶萌芽之际，您贵体安康令在下不胜欣喜。于是，虽有些突然，然而望您能到拙宅担任女仆。当然我方定会支付大量酬金。请于五月一日（周六）下午六点光临拙宅。然而像您这样容姿端丽的女性到访，可能会产生些流言蜚语。为表明您是应聘女仆，请换装为与本信件共同发送的套装。另，请务必带上本信件。”

然后后面还附有与快递单上同样的住址以及看起来像是从网上打出来的自家周边的地图。

我脑中充满疑问。

首先，我的职业不是女仆。而且虽然上面没写工作制度，不过平时白天我得去高中上学，晚上也有工作。而且啊，有人会突然雇佣既不认识又没有面试过的人做女仆吗。

这里就要读出它背后的意思了。大概女仆什么的只是表面话，其他另有真正的目的，而那目的肯定跟我的职业有关。“流言蜚语”才是真正道出了真相，女仆装可能只不过是一种伪装吧。

我从塑料袋中取出女仆头带，冷笑着。

嘛，也可以去一趟。“大量酬金”我还是很期待的。

话虽如此，这逆井东藏究竟是何许人物。即使是表面功夫，会选择女仆

招聘这种形式的人，感觉很有钱的样子。那么网上或许能找到他的情报……我搜了一下，他竟然是一个连百科上都有词条的名人。他是那个因为“境之机械”的广告节目而出名的逆井重工的社长，60岁。好厉害！“大量酬金”超期待。

逆井重工是那种典型的家族企业。东藏和弟弟玉之助两人执公司之牛耳。东藏住在东京都，而玉之助住在埼玉县。“东”京都的“东”藏，埼玉县的“玉”之助，挺好记的。

搜索一下图片，两人的照片也能找到。东藏是一头白发，面色温和。玉之助是秃顶一脸险恶。真是一对不相似的兄弟。

看着照片我又一次觉得——恩，完全没见过。他为什么会知道我这个人，知道我住在彩虹树的707号室呢？我的客人中有钱人很多，是不是从谁那里听说的。用片假名写我的名字也从侧面证明了他是从传闻知道我的。

我把手机拿出来打算向客人那边证实一下，但是想想还是算了。东藏有可能不想让他的消息源知道他与我接触了。“逆井兄，嘴上说着没兴趣，到底还不是对小荔枝兴趣满满啊”出了这种事的话可能会影响东藏的心情。从我的职业特性来说，个人情报的保护是最为必须注意的事情。

从哪听说我的这件事，直接向本人问就好了。关于东藏的思考就到这里吧。之后就等着到那天了。五月一日（周六）是四天后。五月三日到五日法定假期，所以那天是五连休的首日。

我开始做饭。

我虽然是一个人生活，不过做的是两个人的份。因为今晚有客人预订要来。

过了11点，洗完澡，我正在做普拉提，传来了入口处的呼叫声。是预订要来的客人，蓝川先生。和快递一样，我打开入口处的锁，让他上来。

“工作辛苦了。”

我说。

蓝川先生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的警部补，38岁。工作强度应该很高，每次来的都很晚且面色十分疲惫。

另一方面，我的工作从现在才要开始。

“给我口一下。”

蓝川先生用一种别扭不爽的口气这么说。

我跪下用嘴慰劳起结束了一天奋战的蓝川先生。蓝川先生抓住我的头，在我的喉咙深处射精了，然后就这么连小便也尿了出来。这也是常事，并不

令人惊讶。我想起了马塞尔·杜尚的《泉》^[2]。

我是妓女，一晚五万元^[3]。也会像这样把熟悉的客人带进公寓来。

蓝川先生洗完澡后，我们一起吃了饭。他边喊着美味美味边吃，也不枉我费一番功夫。

给他如此一番招待后，放松下来的蓝川先生在饭后害羞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

“今天想玩 cosplay。”

“好的啊。要 cos 什么？”

“那啥，真的是如今再说这个有点……想玩女警的。”

“真的是……”

我稍微嘲笑了一下他，蓝川先生脸上出现了一抖的表情。他或许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吧，只在最初很粗暴，然后立即就开始反省，然后就变成了下位那边的。今天看起来他也没有改变这个倾向。二战里好好欺负他一下吧。

我进入备满各类性具的杂物间。从古今东西男女老幼的 cosplay 物品中找出女警的穿上，回到了蓝川先生身边。

“平时都是用那种眼神看女警的吗？那可不行啊，逮捕你！”

我迅速地用手铐铐上蓝川先生的双手，将他推倒在床上。

没错，要点就是 cosplay。

我觉得逆井东藏也是听说了我作为妓女得到的好评，想和我玩玩女仆 play——应该就是这样。

或者说，想让人认为他是想要这么做。

嘛，不管是哪样都无所谓。我只是去赚我的钱而已。

[2]. 编者注：马塞尔·杜尚(1887/7/28—1968/10/2)，法国艺术家，1917年，他将一个从商店买来的男用小便池起名为《泉》，匿名送到美国独立艺术家展览要求作为艺术品展出，成为现代艺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

[3]. 编者注：本书中所出现的所有货币单位如无特殊说明均为日元。

■ 三 户田 公平

四月，我成为了高三生。

也到了差不多必须决定志愿学校的时候了，我却依然无法决定。因为没有将来想要做的事情。虽然熊谷得意洋洋地说：“白痴，就是要决定以后要做什么才去上大学的啊！”不过真的是那样吗？我觉得即使是学文还是学理这样简单的二选一，也会大幅度左右自己将来的人生。

我没有任何特别的才能。应该会像是在埼玉县本地企业工作的父亲一样，作为一个平凡的上班族渡过一生吧——话虽这样说，但是即使是这个“平凡的上班族”的图景我也无法好好描绘出来。我的未来仅仅是涂满了灰色。

春日部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吗？

结果每次都拐回到这里。我的时钟定格在了那一天，无法从中脱身。

春日部死了，我还活着。但是我却在浪费着自己的生命。我代替春日部去死就好了——可是这也就是说，死好可怕。

但是我不明白自己是为什么在活着。

没有目的，于是作为手段的学习我也提不起劲。但是到了这个时期，“你学业有进展吗？”、“决定志愿学校了吗？”双亲无时无刻都在询问这些问题。

特别是父亲，在吃饭的时候边喝上一杯，边说下面这些话已经成了日常：

“这世界不管怎么说，果然还是学历社会啊。我其实也真的很想去上大学，可是没钱啊。没办法只能高中毕业就去一家小公司工作，如今的人生就是被那些比我还小却大学毕业的上司随意差遣。呐，公平。人生可是最开始20年就决定了一切的。只由学习好不好这一点，你该去的地方就已经被分配完毕了。那之后虽然也有竞争，但是那些玩意跟之前经历的那些比什么都不是。所以你可别像我这样啊。要去个好公司。为了这个，要进个好大学。为了进好大学，现在赶紧全力学习。”

这样的父母真是烦透了。但是就为了让他们少说两句，这个时期我养成了休息日时从中午开始，就装成去图书馆学习的样子离家的习惯。

那天我也做出把教科书塞进包的样子，然后背起包离开家，前往老地方P公园。我故意避开了最短路线。因为那条路就是春日部从杂居大楼跳下摔死的地方。只是接近哪里，废工厂所见的光景就闪回在我的脑中，令我一步也无法前进。

绕远路来到公园。这里舒适的空间与适度的自然风景，虽然还不至于能让人“忘记一切”，但是至少是一处能令人感觉安稳的场所。

四月中旬，这时樱花花瓣已经几乎全散落在地了。记忆里当时公园中另

外还有几个人，但是关于他们的详细情况我已经不记得了。多半就是些正在读书的中老年男性啊，在沙坑里玩沙子的小孩和他们的母亲们啊这种普普通通的人吧。

我坐在叶樱下的长椅上，打开音乐播放器开始听遗传迪迪。就这么什么也不做，和往常一样渡过这段时间。无事，无为。

但是，那天却发生了异变。

那个年轻女性从前门那边走了过来。她的美貌华丽而惹人注目。而与之不相称的，她表情紧张，边四处张望边快步走。她的发型是将编好的黑发立体式地盘起来，看起来非常花时间。身穿看着挺时髦的橙色连衣裙，手拿让人感觉高级的白色手包。她和这座和平素朴的公园格格不入，是一个明显的异物。

我觉得不可思议而持续观察她，接着就和她四目相对。随着遗传迪迪的歌声，她直直向我这边走了过来。找我有事吗——不，想多了。找第一次见面的我能有什么事。我错开了视线。

她从低着头的我前面走过。

可是在那时，她用没有拿包的左手在我的膝头上放下了什么。是折成四折的便条纸，我条件反射般地抬头看向她，然而她并不看我，而是急急忙忙地向后门那边走去了。

我摘下耳塞抬起腰，接着想要说“你掉东西了”，然而那明显不是掉了而是故意放在这里的，所以半路又把话咽了回去。

我一瞬间有些迷茫是该去追她还是该打开那张纸，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纸上的字乱七八糟，看起来像是在没有平台的地方写下的，内容有两项。

一个是手机号码。

然后另一个是三个英文字母：SOS。

SOS——哎，就是求救的那个 SOS？

我从纸上抬起头。

这时，另一个异物出现了。

那是个身穿和她不同的一身低调的茶色衣服，但是眼神冷酷仿佛杀过好几个人一样的男人。他大步通过我身边，走向后门的方向。

她已经差不多要走出后门了，却在那一瞬间回头看了一眼。感觉可能是在看那个男人，也可能是在看我。接着立即又转向前方，走出公园向右走去。

之后那个男人也走出公园右转了。

莫非她正在被人追吗？所以向我求救？

我也奔出后门，向右看去，狭窄的道路前方稍远处可以看到那个男人，她则走在再远一些的地方。除了我们三人之外，周围再无其他人影。她 and 那个男人，又转入了人烟更为稀少的小胡同里。我心说不好，追在后面。

转过拐角，再次将二人收入视野的时候，我想起了写在纸上的电话号码的事。我拿出手机，拨出了那个号码。

走在前面的她从包中拿出手机，放在耳边。

“你好。”

我的耳边传来低语般的女性声音。

“那啥，我是刚才从你那得到了纸条的人。SOS 的那个。”

我也注意着不让男人听见，小声说话。这形势就像是那个男人夹在中间的密谈。

“啊，太好了。是的，SOS 啊。希望你能救救我。我后面不是有个男人嘛。他一直在跟踪我。虽然没有上来袭击我，但是总是保持着不即不离的距离追在我后面。他肯定是想跟踪找到我家的位置。我想甩掉他但是怎么也甩不掉。就算进便利店什么的他也埋伏在外面”

或许是因为持续进行孤独的战斗而产生的反动吧，她一气呵成地说下来。

“真不得了，立即通知警察……”

“不可以！”

“哎？”

“不能叫警察！”

“为什么……”

“反正就是不能。这里面有隐情的……”

不能叫警察这……

莫非她做了什么不合法的事情，因此被跟踪了吗。我不会是被卷进什么麻烦事里了吧。

这种时候不是应该果断不跟她扯上关系吗。

我这么想着，那边她继续说

“所以我边逃边寻找肯来救我的人。然后就看到你了。你是我最后希望了。求求你，救救我。”

救救我。

这句话让我心中一凛。

那时，春日部莫不是也想对我这么说吗？

如今我如果不去帮助这个女性的话，她就不会碰上和春日部同样的遭遇

了吗？

无法置之不理！

这次一定，这次一定要去帮忙！

“——我明白了。”

“你肯协助我吗？”

“是的。”

“真的？好高兴。”

“于是我该做些什么？”

“你能看见前面那个拐角吧？”

“可以。”

现在走得这条路，是在直线道路上有一处右拐的丁字路。不知何时已经走到我熟悉的道路上了。

“在差不多那个路口我会给你信号。你尽量长时间地拖住那个男人，我趁机逃走。”

“拖住那个男人——要怎么办啊？”

“怎么都好啊。对了，比如说你有手帕吗？”

手帕？

“有是有……”

“那就拿出来给那个男人，告诉他‘你掉东西了’”

“只是那样的话我觉得对方会一句‘不是我的’就结束啊……”

“那时就要靠话术了啊。五秒也好十秒也好，拖住他。马上要到了哦。我在转过拐角的瞬间，作战开始。我会全力奔跑，你拖住那个男的。就这样，拜托了。”

她单方面地说完后挂掉了电话。

我收起手机，代之取出手帕。

就这么一块手帕，能争取到让她逃掉的时间吗。

就算逃掉了，到那时，这男的会不会为了问出她的情报而逼向我呢。

拐角处——以及决定开始作战的时刻——逼近了。我的心脏咚咚乱跳。

可恶，豁出去了。

就在她要转过拐角的时候，我猛踩地面，她转过拐角后，男人也要跑起来时，我一口气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拍了拍男人的肩膀。

男人猛转过身时的气势令人害怕。锐利的目光似是要把我射穿。但是不要被压倒了。我举起手帕，声音颤抖着说：

“这……这是你掉的吧？掉地上了。”

“不是。”

刚一说完，男人就转身要跑开。

“啊，请等等啊……”

我情急之下伸出手抓住了男人的胳膊。

下个瞬间，男人做出了不可思议的动作。

他明明并没有碰我，我却有一种身体被往前拉的感觉。回过神来我膝盖着地，已经放开了男人的胳膊。男人看也不看我跑起来，消失在了转角那边。

我保持着那个姿势哑然无语。刚才那是什么？是武术吗？无论如何，只不过抓了一下胳膊就对我使出那种招数，看来是个和外貌一致的危险人物。

我可耻地全身颤抖起来。

现在的话回头还来得及……

但是闪过我脑中的春日部的面容却不允许我那样。

“可恶！”

我站了起来。

转过拐角，远远的前方可以看见那个男人和她正在奔跑。前方是十字路口，她和那个男人先后左转。不好，看那情况迟早会被追上。我也追过去吗？不——

我记得那两人拐进去的那条路是个大弯道，最终应该是会拐回如今我所在的这条路上的。我就顺着这条路直线前进的话，应该可以绕到他们前面。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交叉汇合地点之前，存在着春日部自杀的那座杂居大楼。

我无法走过那里。脚下发颤，气息紊乱，心脏越跳越快——

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

过去的事情怎么样都好。重要的是现在。正是现在这个瞬间，有需要我帮助的女性存在啊。

要从这条路上前进。

我跑了起来。

很快杂居大楼就在眼前了。

——全力从那前面跑了过去。

什么啊，也就这样啊。我想。通过那段路后，才发现并没有什么。

然后到达了合流地点。

我调整着呼吸，首先是她跑了过来。她可能是没想到会拐回原来的路上

吧，她看见我时表情很惊讶，我做出手势“快走”。她点点头，顺着直线道路开始前进。然后在最近的十字路口左转了。

接着那个男人出现了。男人看见我也是很惊讶。我挡在那男人前面，再次拿出手帕。

“你掉了这个的那时候我看见了的。果然这就是你的东西吧”

“烦死了，就说不是了……”这时男人突然推翻前言“恩，是的，是我的，满足了？”

男人从我手中扯过手帕。在这出我意料之外的一招下我的意识产生了些许空白期。就趁这个机会，男人用一种迷幻的步法从我身边钻了过去。

可是当走到十字路口时，他似乎是跟丢了人，在那里犹豫了一下，就在她左拐的地方右拐了。

总之作战是成功了。我祈祷她能好好逃跑成功。

在男人回来收拾我之前，我也选择了逃走。

当跑出足够远的距离时，手机传来了震动，是她打来的。

“谢谢。托你的福，逃跑成功了。”

她的声音和刚才不同，带着些许喜色。那声音让人联想到和她那连衣裙一样的橙色。我放下心来说：

“那真是太好了。”

在一阵沉默之后，她慢慢地说：

“啊——玩得真开心。”

“哎？”

玩得真开心？

“对不起。必须向你道歉。实际上我并没有被跟踪。”

“哎，可是那个男的是……”

“那是我的保镖。我爸爸，是个过度保护的人啊。我就只是出去散散步，他也叫保镖跟着我。嘛，倒是有叫保镖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在那里碍眼，但是即使这样，被监视着也会时时感到很烦对吧，所以今天就甩掉他了。”

“保镖……你家还真有钱啊。”

“嘛，也算有点吧。‘境之机械’那个广告你知道吗？”

“知道。”

那是个有名的广告节目。内容是“境之机械”这个广告标语，随着让人不由得想要哼唱的旋律唱出来。

“我的爸爸，是那里的二把手！”

“这样啊，真是厉害。”

埼玉县也有这种贵妇人在住啊，我心生谜之赞叹。说起来她的外貌是有些上流社会的感_觉。我这是被选为有钱大小姐心血来潮的游戏伙伴了吗……

我不知是该怒还是该笑，正这样想着，她像是看透了我的想法一样说道：

“啊，请别误会了。虽然想要甩掉保镖是事实，但是那只不过是附加品，真正的目的是和你搭上话。”

“哎？”

“P公园，那里是我的散步路线，你不是也经常去那里吗。最初看见你的时候就觉得，啊，真是个好_人啊。然后就一直想要跟你搭上话的。”

一瞬间我没能理解听到了什么。理解之后，我全身发热起来。

“但是我啊，像是偶像一样是被禁止恋爱的。那个秃——不对，爸爸给我安排保镖，也有防止那些害虫靠近我的意思。所以要是普通地跟你说话的话，保镖会向爸爸告密的。于是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和你搭上话”

“所以做了这件事？”

声音有些沙哑

“是的。很赞的计划是吧。这个计划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吊桥效应。吊桥效应你知道吗？”

“啊，知道。”

那是一种将站在吊桥上的心跳感错认为恋情的现象。

恋情。

“那么我也不用说得那么明白了吧。另一个好处就是得到了你的电话号码。”

原来是这样，所以才把电话……

“这样的话就能随时聊天了。啊，不好，保镖发现我了。我先挂了。以后再给你打。”

然后她又一次单方面挂断了电话。

这就是我和埼玉的相会。

■ 四 上木 荔枝

第二天早晨，我从床上爬起来开始做早饭。

蓝川先生和往常一样，迟迟不肯起床。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太疲劳了，最近才明白不是这样。实际上似乎是因为想像色情片里那样让我用晨咬叫他起床。想那样就说呗，直到我给他做，他都会躺在床上装睡，真是个小孩一样的人。

哎算了。这也是工作，做就做吧。

“蓝川先生起床了～，要迟到了哦～。”

头钻进被窝给他口交。可是他却一直没有勃起。我觉得奇怪，抬头向蓝川先生的脸，发现他面露土色。

“蓝川先生你怎么了？！坚强点！”

左右开弓扇了几下也不见他醒来，这明显是异常事态。

要怎么办才好。人工呼吸吗？心脏按摩吗？——不，先叫救护车！

我打了 119^[1]，说明状况与地点情况后，对方说立即就来。

“他有呼吸吗”

在电话对面那冷静声音的影响下，我也得以渐渐恢复平静。

我观察了一下他胸部与腹部的上下起伏，然后用耳朵和脸颊贴近他的鼻子和唇部，确认他还有呼吸。

“有呼吸”

“那么你那边有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ED）吗？”

AED——我有！

因为我的客人里有相当多高龄者，为防止床上出人命我购入了那东西，倒是没想过会用在尚算年轻的蓝川先生身上。

我从杂物间取出 AED。

按照机器上的指示，我将电极贴在蓝川先生胸部，接着就传出了电子音“不建议电击”。

我将此事报告给电话那边后，对方表示只需等救护车到来即可，之后结束了通话。

也就是说已经没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了。

“蓝川先生，这是怎么了……”

我低头看着蓝川先生的面孔，他像说梦话一样叫了我的名字。

一瞬间还以为他恢复意识了，我蓝川先生蓝川先生的猛叫一阵，但是毫

[1]. 编者注：日本的 119 既是消防电话，又是急救电话。

无反应，看来还是徘徊在生死的境界线上。

“嗯……荔枝……荔枝……”

“我就在这里哦。”

我只能紧握他的手——

不，还有一件我能做的事！

我想起最近的 H 医院院长是我的客人，立即给他打了电话，让他最优先给蓝川先生安排诊断。

就在这期间救护车到了。

我指定了运送医院，随同坐上救护车。

在前往医院途中，我想起来自己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和蓝川先生的职场联系。一直不联系的话就要成旷工了。

考虑到蓝川先生在医院恢复意识，然后直接上班的情况，我带着他的衣服和包。从中找出手机，为了知道他单位的电话我打开通信录和通话记录，但是都有密码。我想起了他从事的也是那种必须注意个人信息的保护的职业。

密码是四位数字……虽然估计没戏不过总之先试试生日吧。

所有客人的生日我都记得。上次蓝川先生的生日我送他一条领带，他不时地有带。

密码通过。这可有点不小心了。

通信录里有“职场（职员专用）”这个分类。应该就是这个吧。

取得救护员的许可以后我拨通了电话。

“你好，我是小松风(zhī)^[2]。”

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女性。

小松风小姐是蓝川先生的部下。蓝川先生在谈起工作的事时，经常提到她的名字。从他的口气中可以感到小松风作为部下，他是十分关照的。

在 L 公司社长秘书杀人事件的时候，我曾经两次——不，现实中是一次——和她见过面。所谓“现实中是一次”，是因为第二次见面是在梦里。那时她对我进行了某些纠缠。那内容正如梦一样支离破碎，但是也抓住了真实的一个侧面。^[3]

不管怎么说，现实里我们只见过一次。虽然不觉得她能认出我的声音，

[2]. 译者注：小松风是日本的一个姓。

[3]. 译者注：参见同系列作品《彩虹牙刷》

不过我还是变了声。

“我是蓝川的代理人。请问蓝川的上司在吗？”

“哎？”

她呆了一下没有回答，怎么了？

“喂喂？”

“啊，对不起。系长现在不在……那个，可以的话，我可以代为转达。”

“那么就拜托您了。今早蓝川迟迟没有起床，我去看了一下，发现他陷入了意识不明的状态。现在正以救护车送往H医院。”

“哎？”

小松风小姐再次愣住。这时候会愣住也是情理之中。

“所以今天会迟到。待意识恢复之后，他本人会再与你们联络，如果有什么事的话请打蓝川的手机。给你们添麻烦了，还请多多关照。那么就这样……”

“等……等等，你和蓝川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

“是朋友。”

到了H医院后，蓝川先生迅速被送进了急诊室。提前跟院长打个招呼还是很有效的。

在等待室里心神不定地等了一会，一个中老年医生走了出来。向不由得站起来的我问道：

“您是蓝川先生的同伴吗？”

同伴？恩，是的，生意伙伴。

“是的。蓝川先生的情况……”

“很遗憾……”

医生板着脸说。

“不会吧……”

我感觉眼前变得一片黑暗。

“近期请在性爱上有所节制。”

“哈？”

“是肾虚。虽然他很年轻，但是他的肾异常衰弱。他本人已经恢复意识，询问了一下他的生活习惯后，我认为原因大概是过激的性爱行为。”

我只手掩面。说起来昨天晚上做了6次。当然因为我不可能给自己增加工作量，所以并不是我要求的。是他自己精力十足，也不考虑一下自己的极

限。

但是，嘛，没什么大事就好。

我安下心来，医生接着说：

“他短期内，需要休假静养”

出大事了。

蓝川先生打上点滴，转移到了个人病房。没有转到多人病房应该是院长为我考虑的结果。下次见面的时候给他大量的惊喜好了。

于是，蓝川先生必须和单位进行联系。这家医院只要遵守规则和一般公德，除了一部分区域以外是可以使用手机的。蓝川先生一脸忧郁地拨通电话，这次似乎是抓到了系长。蓝川先生平身低头得报告了情况以后，意外简单地得到了病假，真是不错的上司。

通话结束后，坐在床边椅子上的我说道

“真是的，都是你硬要上。”

“太丢人了，一晚 5 万元随便做的话，有种不管怎么样都要玩够本的感觉。”

这话说得感觉把责任转嫁给了这边的价格规则，我有些生气。

“那下次蓝川先生就一发 1 万元哦。”

“喂，这单价不是上升了吗？”

“是只要不干 6 发就好！真是的，一点记性都不涨！”

蓝川躺下之后，软弱地笑了。

“总是得到荔枝的帮助……真是感激不尽。”

我蹭得累了一下。

“因为我是服务业啊。其他还有什么要求？”

“不知为何有点心中有点不安，请握住我的手。”

“哎——工作时间之外的肉体接触就……”

“求你了……”

我看了一眼枕边的时钟。或许是因为治疗行为需要精确到秒吧，是有秒针的。

“那 1 秒 1 元”

握住他的手后，蓝川先生表情像是安心了一样。或许是因为孤独吧，他喜欢和我牵着手。

“差不多考虑一下结婚怎么样？”

我提出了一个很赞的提议，蓝川先生不知为何有些得意地回答说：

“没有合适对象。基本上啊，刑警自古以来就多半是单身。工作时间不规律，而且约会中突然来出动命令也不是稀罕事，对女方来说太不安定了。英雄总是孤独的嘛。”

“小松風小姐怎么样？”

我开玩笑的说，蓝川先生急急否定了：

“笨蛋，那家伙才 26 啊，年龄也差太远了”

“我不差得更多？”

“你是，恩……那啥嘛。”

“那啥是？”

“那啥就是，那个，那啥……对不起，是我不好。”

蓝川先生突然道歉。

似乎是觉得没有将我当做女性对待的“那啥”一词可能会伤害我。他在会考虑他人之后奇怪地做弥补这点，我喜欢。

没过多久他进入了梦乡。

我想要离开，但是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不肯放开。我注意着不要惊醒他，以慎重地动作试图扳开他的手指，但是他的手指像是死后硬直一样动也不动。

真是麻烦多多的人啊……

要把他的手掌切下来吗——当然不能啊！要把他叫醒吗？想想还是算了。会倒下应该也有工作疲劳的原因在里面。暂且还是让他睡着吧。

我坐在椅子上，等着蓝川先生醒来或者手自然松开。

过了一会，敲门的声音响起——我还没回过神来，一个中年女护士以闯进青春期儿子的房间的母亲一样的速度走了进来。然后看见我们牵着手，“哎呀”脸上浮现出那种碎嘴大妈式的笑容，这里简直是毫无隐私可言啊。

护士只是把枕边水壶换成了新的就出去了。这工作简单到让人感觉“这事非要现在做吗？”，所以她的目的或许真的是偷窥也不一定。陪在因为肾虚倒下的大叔身边的红发美少女……简直是好奇心的绝佳饵料。

真想赶紧回去啊——我正这样想着，敲门声再次响起。

可是这次并没有立即进来。

违和感——转为直觉。

这次不是医院相关人员！

情急之下我钻进了蓝川先生的被窝里。

再次敲门之后，传来了犹犹豫豫地开门声。

“蓝川……还活着吗……”一个男人小声说。

脚步声靠近过来。从声音听来，大概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两人走到床前停下来。

“在睡觉啊。”女人小声说。

“吵醒他就不好了，回去吧。”男人小声说。

这时，蓝川醒了过来。

“呜哇！”

先是被床头的两人吓了一跳，接着又被正在同床共枕的我吓了一跳。我把食指放在唇边做出“嘘——”的手势。蓝川先生勉强点点头，又转向床头的二人那边。

“花田，小松风，你们怎么来了？”

花田先生我记得是蓝川先生的同僚，职位警部补。小松风小姐应该就是接了我的电话的那个女性。

男性——也就是花田先生回答说

“听说你病倒被送进H医院了嘛。出外勤顺便就来看看情况。”

“真是多谢。”

“于是呢？什么原因？”

“肾……肾虚”蓝川先生背过脸去回答。

“肾虚！”花田先生爆笑起来。“哈哈——是跟小葵干过头了吧”

“我跟葵早就分手了啊。”蓝川先生严肃地说。

“哎，蓝川先生，分手了吗？！”小松风从旁插嘴。

听她的口气我突然明白了。哈哈，这人喜欢蓝川先生啊。所以接了我的电话的时候样子很奇怪，应该是错把我当成蓝川先生的恋人了。请安心，我不是他的恋人或者别的人什么。啊，不过她应该更不愿看到喜欢的男人耽于和女子高中生的援交吧。

我心中突然充满了现在立即掀开被子实现一个冲击性的登场，想要看到时候小松风小姐的表情的冲动。虽然我是一个淑女所以并不会做那种事。

“别在意，你不是有交通科的交野小姐吗？”

听花田这么一说，蓝川先生露出讶异的表情：

“她只是之前在同一个署里，所以说过几句话，关系并没有那么好啊。”

“又来又来——你可骗不过我的。”

“不是啊，关系很一般啊。”

如果蓝川先生所言非虚的话，为何花田先生要如此硬推自己的看法呢。眼睛白长了吗，还是说有什么意图在里面……

这时，花田先生用“小凩”这种独特的昵称称呼了小松凩小姐。

这下就明白了。

花田先生喜欢小松凩小姐啊！所以要给她留下蓝川先生已经有下一个对象了的印象，从而试图让她死心吧。

虽然很想吐槽他们“你们都是学生吗”，不过从身边去寻找对象这种还是挺常见的。

花田先生喜欢小松凩小姐，小松凩小姐喜欢蓝川先生，蓝川先生喜欢我，我喜欢钱。乱成一团麻。

各怀鬼胎的谈笑持续了一会之后，花田先生和小松凩小姐回去了。

蓝川先生边用手背擦去额头上的汗边说：

“呼——吓死我了。”

然后探头责问被窝中的我

“你怎么还在？”

我做出满面笑容捏扁了蓝川先生的手。然后把悲鸣着的他扔在眼边，看了一眼表，过了 830 秒，所以去蓝川先生的钱包中取 830 元，不过里面没有零钱。于是我从中抽出一张千元钞，又放进去了 170 元的找零。

“再也不来了。”

我扔下这句话离开了病房。

离开医院时，我想起自己忘了一件重要的事。

说起来我是一个高中生，所以是必须去高中上学的。

恩——

嘛，无所谓了。今天就旷课吧。

回家路上，我在医院边上发现了一家水果店。明天买点苹果带给蓝川先生吧。

■ 五 户田 公平

放学后，我走出教室时，熊谷正和另一个同学在争论什么争得热火朝天。我凝神细听，听到似乎是关于安保法案的这啊那啊什么的。

真讨厌啊，我想。我讨厌这种人。讨厌这帮明明什么也不知道，明明没什么改变世界的力量，只是从听来的言论里混出几句肤浅的看法，就一副“我懂的”的样子的人。

他们必须明白自己不明白这件事。无知之知。这是我在伦理课上学到的一句话。

他们的议论和熊谷喜欢的花边新闻一样，里面没有真实。

另一方面，我和琦的谈话里存在着真实。我如此确信。

那天以后我和琦通过电话和邮件有过数次交流。和被她翻弄在掌心的初次见面时一样，谈话的主导权总是握在她手中。

话虽如此，她也并不是总是在说自己的事。虽然她曾经时不时地对逆井家住人与保镖做出一些犀利的人物评价，不过却近乎顽固地不去触及一般来说应该最先言及的一件事。

那就是她的社会立场——即她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是在进行新娘修行？还是个尼特族^[1]？我觉得她不去摆明这种基本事项，可能是有一些不愿说明的原因在里面，所以这边也很难主动开口去问。

当然我也没法直接地去问你几岁了什么的。女性的年龄是不可以问的，有人这么说过，而且如今仍常人有这么说。

可是从她那种大人的感觉来看，我觉得她无疑年龄在大学生以上。所以我一直保持使用敬语。

反过来，我倒是经常被各种质问攻击淹没。

“初次见面那天，你在听音乐吧。在听什么？”

“遗传迪迪之类的……”

“哎，遗传迪迪？我也喜欢啊——最喜欢的歌是应该是《自杀反对》了。”

我心中一动。期望着说不定她能看破那首歌的真谛，同时也怀疑她会与其他的粉丝一样只会做出一些肤浅的解释。

结果她这样说道：

“那首歌很有趣呢——开始还以为遗传迪迪怎么罕有地说出“放弃自杀

[1]编者注：指一类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参加就业辅导的社会族群，类似“御宅族”和“啃老族”，但与二者又有些差别。

吧”这种普通的话来，结果最后一下来个大逆转，像是在嘲笑那些空虚的话一样自杀去了。”

我感到心中的喜悦不断膨胀欢腾。

啊——，我一直在等着这个瞬间啊。这个能够和我互相理解、共感的人出现的瞬间。

“啊啊，是啊是啊，那首歌，就是那样的，最后一个大逆转，是啊！”

“不过好像大家都没怎么注意到呢。但是我就喜欢遗传迪迪这种难解，或者说只有注意到了人的才能更为乐在其中的地方啊。”

“我明白，超明白！”

就像这样，我们在其他的音乐和漫画等各种领域也是气味相投。

人类本来是男女合体的姿态。但是因为那种状态的人类实在是太完整强大，对此感到害怕的诸神将人类撕裂为男与女。从那以后，人类就开始寻找自己失却的半身了——希腊神话还是什么里这样说过。^[2]琦不就正是我的那个半身吗。

这种感情无疑就是恋爱。

而且幸运的是她那边向我表白了。可是实际上来说，我们算是在交往吗？我可以挺起胸膛说出生以来首次有了女朋友吗？

在交往啊——琦虽然这样对我说过，不过我无论如何也没什么实感。因为我们自从首次见面以来，一次也没有见过。这全部都是在琦外出时安插保镖的那个过度保护的父亲的错。

在这种住得很近的远距离恋爱持续了大概有半个月左右后的某日，她在电话里对我说：

“呐，要约会吗？”

“哎，好是好啊……”

“什么啊，那种回答，不怎么想去的样子。”

她的声音有些不满，我连忙辩解道：

“不，并不是不想去啊，其实说真的我也是超想去约会。”

“真的？真的想和我约会？”

她一转变成了开心的声音。我感觉自己被耍了，嘴上也模糊了起来

“那啥，嘛，是想去啊，可是琦小姐，你不是说因为保镖没有和我见面的机会吗”

[2]编者注：实际上出自柏拉图《会饮篇》的一则故事。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啊。下个周六——五月一日的中午你有空吗？”

在指定那天，我来到了P公园的公共厕所里。

进入男厕所，里面小便器和个室各有一个。看起来有些历史了，各处的污渍和损伤相当严重，氨臭味直刺我的鼻孔。里面没有人，不过有一只苍蝇在飞。

我进入了一个单间。里面有一个沾着残余粪渍的和式便器。没有卫生纸。不过我不是来办事的所以并不在意。

三合板材质的墙壁上大概在腰那么高的地方，有一个拳头能轻松通过大小的洞。从位置关系来看，对面应该是女厕所。从那边传来了声音。

“户田君？”

“在。”

“从洞那边看看。”

我蹲下透过洞看过去，琦也看了过来。

“哈喽哈喽。”

她说。时隔半月，她果然还是个时尚美人。依然是和上一次一样，是那种将编好的黑发立体式地盘起来的发型。

就算是保镖也无法跟进女厕所来。我也是不可能进女厕所里。所以可以通过这个洞说话，这就是琦的计划。

肮脏的公共厕所并不是最适合约会的场所，不过我们只有这种地方了。

“这个洞，是琦小姐开的吗？”

我问道，她生气了

“不是啊！什么啊，我看起来像是会做那种事的人？”

“不是，因为是个不安排理出牌的人，就觉得莫非……”

“真是失礼啊。只不过之前在散步途中偶尔进来过，然后发现了这个洞，就觉得用得上而已。不过这个洞是谁为了做什么开的呢——呐，户田君，你怎么看？”

连接着男厕所与女厕所单间的洞——无论如何都让人展开一些刻意的联想。她也是对此十分明白，用的是那种逗弄我的口气。

“像是进行毒品交易？”

我装傻道，她觉得我的回答不甚有趣。

“呵……毒品啊——恩——毒品。户田君，没有梦想啊。”

“毒品里也是有梦想的。”

我随便地回答。

“没有啊。”

她干脆地断言。

“那埼玉小姐怎么看呢？”

我回击。于是她回答说：

“我啊，是这样想的。世界中——不埼玉中的某地，也有我们这样的情侣，他们为了偷偷牵手所以才开了这个洞啊。所以户田君，我们也来牵手吧”

听到这段话的瞬间，一种酸甜交织的感情在我胸中扩散开来，我强烈地想要和她牵手。

“来，把手伸进洞里。”

我回应了她的要求。自己的右臂消失在了洞的那边。我就这样等着手被握住时，突然右手食指被一种温暖湿润的东西包围了。

“哇！”

我惊讶之下抽回了手。

“你中计了——”

她呵呵地笑着。

我的手指被咬了——

在注意到发生了什么的瞬间，存在于我下腹部的另一个心脏跳动了起来。我竟然勃起了。

自从春日部死去那天以来，一动不动的那根东西，如今竟恢复了坚挺。

如果是她的话，或许我能够改变。

她在诱惑我，即使是当时那个毫无女性经验的我也看得很明白了。剩下的就是我要怎么回应了。

“生气了？”

她表情有些担心地透过洞看过来。是因为我沉默了太久感到不安了吧。

我不想被她看到自己的表情，无言站起，向着墙壁说道

“埼玉小姐……通过这个洞，不止可以牵手，也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啊”

我的声音丢人地颤抖着。

这次变成了她陷入沉默。

最终她回答说：

“你想做……别的事吗？”

虽然感觉不出那声音中蕴含的感情，不过状况确实是向着一个方向在进行的。氨臭味增幅着这里淫靡的空气。

“想做。”

我为了控制自己的声音不颤抖，坚定地说。

又是一段沉默之后，她回答说

“可以啊。”

太好了——我还没高兴几分钟，她又用开朗得奇怪的口气补足道。

“可是，这里实在是太没情调了啊。”

“但是还有别的地方吗？”

我的声音听起来毫无尊严，让我感到害羞。节奏又一次回到了她的手中。

于是她再次问出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

“户田君，你擅长爬树吗？”

—— 六 上木 荔枝

五月一日，周六，下午6点半。

我穿上送来的那套女仆装束，到访写在信中的那个东京都的地址。到达的时候，天色已经开始发暗。我从约有自己三倍那么高的铁门中向宅内窥视，发出感慨：

“真是超大！”

灯光照射下的广阔庭院与豪华吊灯般辉煌灯光闪耀中的洋馆，在群青色的天空之下，释放着压倒性的存在感。那是一副感觉会出现在明信片之类的东西里的光景。

就连逆井这个门牌的位置都十分高。那下面有呼叫器，我按响了它。

稍过一会，有人应答。

“你好。”

是一个沉稳的男声。是管家之类的人吧。

“我是上木荔枝。为女仆的面试来的。”

说完，就是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沉默。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最终男人困惑地说：

“很抱歉，本宅目前并没有招聘女仆……”

果然！是情况B！那封信是个恶作剧，逆井东藏跟这件事完全无关。

不，等等。那封信上不是印有那个弯来拐去的印章吗。

我把那印章摆在呼叫器的摄像头前。

“但是，我收到了这封信。你看看这里，盖有印章的。你看，你看”

“KAMIKI小姐是从何处得到此信？”

“快递送来的，和这套女仆装一起。”

又一段漫长的沉默之后，男人说：

“我去确认一下，请在此稍候片刻。”

接着切断了通话。

数分钟后。

我正在被蝙蝠袭击，一个人从连接着洋馆与正门的石板路上走了过来。他身穿很管家风的黑色服装，头发黑中带白，表情淡然。这人打开门，为我赶走了蝙蝠后，恭敬地低头致意。

“我方的失误为您造成了不便，十分抱歉。KAMIKI小姐。我是佣人涉谷惠比寿。请进，这边走。”

于是，里面会发生什么呢？

我跟在涉谷先生后面，走在如同飞机跑道般两侧亮灯的石板路上。

随着距离缩短，洋馆的形态清晰了起来。这是一栋两层建筑，平屋顶。从中央的圆柱中数个扇形呈放射状散发出来。我现在可以看见的范围内就有5个扇形。从它们之间的间距来看，后侧应该也有扇形存在。如果那样的话，俯瞰图应该是像旭日图那样的形状。

耳中可以听到汨汨水声。稍前进一些，就可以看到有一条围绕着洋馆的小河在流动。不愧是有钱人，做的事就是不一样。

从桥越过小河，就到达了附着在正面的扇形前段的玄关门廊。走上短短一段台阶，来到气派的大门前。那门环上的狮子像是在说“下贱的家伙啊，离开吧”般瞪着我，于是我也瞪了回去。

涉谷先生打开门，向我说“请进”。我进入馆内。

进门不远处展示着一辆赤红的汽车，让我很是惊讶。说起来逆井重工的主力领域就是汽车。涉谷先生告诉了我车的名字。

这里是洋式风格，规矩上不必脱鞋，我们穿着鞋走了进去。

向深处走了一会，出现在面前的弯曲墙壁上有一扇门。

穿过那扇门就进入了一个圆形大厅。大厅墙上等间隔地排布着许多门，中心有一根很粗的圆柱，圆柱上也有很多门。圆形大厅自身应该就是从外面看时的那个圆柱，所以这是一个圆柱中套圆柱的构造。

从进来的门算起，逆时针2格处的门是开着的，四个年轻人从那里出来进入大厅。

一个是蘑菇头加微胖身材，让人联想到松露的青年。

一个是虽然长相不错，但是眼睛周围那天然的黑眼圈略微给人一种恶魔的印象的青年。

一个是金发倒竖，戴着一副很特别的以大量曲别针结成的耳环，耳环连着耳部和嘴唇，不管怎么看都是个混混的青年。

一个是一头缺乏打理满是开叉的黑发，长相普通略显土气的少女。

他们形象各异，看见我的反应却是可以完美地分成两类。

恶魔眼圈和曲别针是和那个送快递的年轻一样，“啊”地一惊。这没问题，只要不是自制心特别强的男人，面对我是不可能不“啊”的。

另一方面，松露和土妹子则没有做出那么热烈的反应。那绝不是毫不关心，而是虽然看着我，不过只是“这是谁”程度的视线而已。土妹子是个女的没什么办法，不过松露明明是个男的却是这种反应算是什么啊？是他自制心特别强吗？还是说——对女性没什么兴趣吗。女性前面或许要加上“现实”两个字，他看起来挺像个死宅的。

另外，要说从之前开始就一直保持着一副扑克脸的涉谷先生是自制心很强或者对女性没什么兴趣的话，那倒也不一定。因为他之前应该先是通过通话器的屏幕见过我的容貌了。十有八九那时候已经看呆过了。

我充满自信地这么想着，恶魔眼圈作为代表提出了问题：

“涉谷先生，这位是？”

“啊，是客人。”

涉谷先生没有多做介绍，而是打开逆时针一格的门，催促我进去。

那个房间应该是接待室。一位满头白发，面相柔和，刚进入老年期的男性坐在沙发上。正是网上可以找到照片的逆井东藏本人。

东藏一看见我，果然也是一副“啊”的表情站了起来。不过他不愧是大企业的社长，立即恢复了那张冷静的笑脸，用和长相不相符的稳重声调说：

“欢迎，请坐。”

我和东藏隔着玻璃桌在沙发上相对而坐。涉谷先生关上门，留在室内站在门边。

东藏背后的墙上装饰着一副风景画。那是和他一样有着柔和气场的水彩画。他可能是在有意识地给予对方这种印象。

这样的他以夸奖我为开端，开始了谈话。

“哎呀哎呀，你真是太美了。”

经常有人这么说——不，果然这么说就太那啥了。

“不不，并没有那么……”

我完美地谦虚了一下。东藏进一步为我送上称赞的话。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性能作为女仆在这里工作，我家也是蓬荜生辉啊。是吧，涉谷君？”

“正是。”

涉谷先生也随着他的话说。

从刚刚的发言可以确定东藏是打算雇佣我做女仆的。涉谷先生不知道此事，莫非单纯是因为忘记告诉他了吗？然后对我的美貌如此盛赞，是跟我想的一样，要走以女仆为伪装的情人路线？

我正这么想着，东藏一转用略带抱歉的口气说：

“那么为了确定是本人，可以请你出示一下我寄去的信件和身份证明吗？”

我先把信件递给他，心想信是他自己寄出的东西应该不会怎么仔细看，立即就要把学生证也递过去。可是东藏却眉头紧锁，盯着那封信一动不动。

这态度简直就像是第一次见这封信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在疑惑中想要先把学生证收回来时，东藏如梦初醒般抬起头来。

“啊，失礼了。那么接下来请把身份证明让我看一下。”

东藏放下信，从我这里接过学生证。

“噢，是T高啊。真厉害，这是才色兼备啊”

看来东藏是回到了原有的节奏中，又一次吐出称赞的话来。

“还好还好。”

“可是如果是高中生的话，果然工作日上班还是有点困难吧？”

“是的。白天自不必说，晚上也要‘打工’，所以实际上除了周末和法定节假日……”

“没问题的。保险起见我就确认一下，你在炊事洗濯打扫这方面……”

“完全没问题。”

我挺胸自信地回答。

“呵呵，那真是太可靠了。从今天开始就是五连休。那么就拜托你从今夜开始到五月五日晚上，住在这里帮忙家务了。五天四夜，三十万元，怎么样？”

要求住进来的话，果然这里面是包含有情人业务的吧。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收入都比认真“打工”的一晚5万元要好。不愧是大企业的社长，薪金优厚。

“我同意！”

我立即决定。

“哎呀，那真是帮大忙了。说起来，我在逆井重工这个企业里做社长，你听说过吗，那个‘境之机械’的广告？”

“当然。”

“那真是太好了。今年五月初忙得不可开交。这边的涉谷君是秘书兼司机兼管家兼家政兼厨师……总之就是一个什么事都推给他干了的状态。”

“好厉害。”

我说，涉谷先生轻轻点点头。

东藏继续说：

“这样下去他的负担就太大了。所以就决定雇佣一个能代替他做家务的人。”

“情况我明白了。不过，为什么选我呢？”

“我从认识的人那里听说了，你是一个炊事洗濯打扫全能，而且突然需要住宿在工作地的时候也能够应对的女高中生。”

果然是熟人的介绍吗。是谁呢，我脑中浮现出一个又一个客人的面容，不过东藏没有给出姓名，我也没有问。

“我要向家人说明一下你的事。请坐在这里稍等片刻。”

说着，东藏站了起来。不只是涉谷先生，就连对家人也没有说过我的事吗。

东藏走向门口，涉谷先生打开门——随着“哇”的一声，恶魔眼圈和曲别针猛跳开去。松露和土妹子则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

“怎么，在这儿偷听吗？”东藏有些困扰地说，接着转向我“一群不肖之辈，抱歉。”

恶魔眼圈又一次作为代表提出问题：

“但是这事很让人在意啊。穿着女仆装的漂亮女孩突然来访什么的，不会是要雇佣她吧？”

“正是啊。”

“哎哎？”恶魔眼圈惊呆了。“至今不都没雇过涉谷先生之外的用人吗？”

其他三人也都低声说着“怎么现在突然？”“没必要吧？”什么的，发现自己并不被需要，我感觉有点丧气。

“理由我现在告诉你们。”

说着，东藏关上门。

房内只剩我和涉谷先生两人。他如同守门人一般无言站在门前。我虽然对沉默并没有什么意见，不过只有我坐着却是有点于心不忍。

“一直站着也很累吧。不坐下吗？”

我啪啪拍拍自己边上，涉谷先生委婉地拒绝了。

“不，用人没有主人的许可是不能坐下的。”

“那我也站起来。”

我猛地站起来，涉谷瞬间呆了一下，立即苦笑着说：

“这样我也会挨骂的。”

“没问题。在门打开的瞬间我就会坐下了。别看我这样，反射神经可是好得很。”

“这样说的话，那请自便。”

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本质。涉谷先生看起来是一个思想上相当懂得变通的人。和他一起工作应该会比较轻松。

我站着向他问道：

“涉谷先生是逆井重工的员工吗？”

“不，我是直接受雇于逆井先生。”

“工作了很长时间了吗？”

“是啊，到如今已经有 20 年了。”

“哇，你们之间肯定是很强的信赖关系吧？”

“是啊。”

虽然涉谷先生这么说，但是我并没有忽略他回答之前的那一点点的
时间间隔。

嘛，就算没有信赖关系，工作一样可以做。

之后我在询问具体的工作内容时候，门开了，我慌忙坐下。

回来的东藏眨眨眼。

“上木小姐，你刚才是不是站着……”

“没有站，完全没有站起来啊。”

“是吗。嘛，那就没有吧。我已经向孩子们说明过了。大家现在都在食堂等着。平时涉谷君和我们是不在一个地方吃饭的，不过今天要介绍和欢迎上木小姐，大家就一起吃吧。”

我们来到大厅，转而进入另一扇门中。

里面就是餐厅。餐厅中有一张别说打乒乓球了，打网球都有希望的大餐桌，四个孩子就坐在桌边。除了我们进来的门，餐厅深处还有一扇门。

我感慨着左顾右盼，东藏说道：

“那么就请你完成第一件工作吧。帮助涉谷君，从隔壁厨房把饭菜端上来。”

“是。”

“这边走。”说着涉谷先生迈开步伐。

跟随他前往厨房的途中，恶魔眼圈对我说：

“刚才对不起了。事情实在是太突然，吓我一跳。不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女性，我是大欢迎哦。”

父子都是说点这种让人恶心的台词啊，我这么想着随便应付了两句。土妹子向我们投来冰冷的视线。

我和涉谷先生进入里面那扇门，餐厅和厨房通过那扇门直接相连。

厨房也是十分厉害。房中摆放着我见都没见过的法国料理。

“好厉害，您以前在饭店之类的地方工作过吗？”

我问向涉谷先生，他微微一笑：

“我自学的。”

“自学能到这种地步啊，哈……”

我感慨地叹出一口气，接着注意到了一件事。

“这么说来，明天就要轮到我做饭了。压力很大啊。”

我虽然姑且也算是有得到过职业料理人的指点。不过那至多也就是在家庭料理的范围内而已，做不出如此程度的料理来。

“没问题的。逆井家诸君也对我的料理感到厌倦了。我认为上木小姐的料理一定能为他们带去新鲜感的。”

“如果是那样就好了。”

我们二人开始上菜。涉谷先生准确娴熟地向我发出指示，让人感觉到他的优秀能力。

当我们最后的盘子也送上桌以后，大厅那一侧的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将栗色头发梳成双卷^[1]，哥特风的少女。是这家的第五个孩子吗？

我边这么想边仔细端详着她时，哥特女看向了我这边，看清我的容姿后，她双目圆睁。看来是还不知道我的事。

哥特女很快恢复了镇静，用听起来甚至有些傲岸的语气说：“她是？”

“是新雇的女仆上木小姐。”东藏回答。

“没听过这事啊。”

哥特女露骨地不满起来。险恶的空气开始流动——还以为会变成这样呢，东藏却如清风拂山岗般微笑着说：

“哎呀，我会说明的，坐下吧。涉谷君和上木小姐也坐，坐。”

哥特女气势被挫，坐了下来。我和涉谷先生也在空位上坐下。

“好，这下就全员到齐了。”

东藏的语气上来看似乎心情不错。

所谓全员到齐，即是说这家的住人是有我、涉谷先生、东藏、松露、恶魔眼圈、曲别针、土妹子、哥特女这8人了。没有夫人，是离婚或是死别了吗？说当然也是当然，一般也没有把情人叫到有夫人在的家里来的道理嘛。不过对孩子们无所顾忌也是有点那啥就是了。

我在想着这些的时候，东藏已经向哥特女说明完毕我的事。

“情况我明白了。不过这样的话，为什么不事先跟我说明呢？”

[1]译者注：原文作“ツインロール”，请自行搜索这种发型的图。

“事情定得比较急，抱歉啊。”

虽然东藏这么说，但是看她的样子并不接受这理由。其他的几个孩子也一副心中仍有芥蒂的样子。

看着这一群人，我也渐渐地觉得有些奇怪了。

我究竟是伪装的情人还是一般的女仆这个问题先放在一边，不管是哪边都一样是住宿在宅内的用人。雇佣这样一个用人却没有和任何家人说过，这可能吗？

没错，很可疑。即使是和家人沟通不佳，至少也会向涉谷先生说明此事。因为这是关系到他的工作量的问题。而且我在敲响门铃时，最有可能出来对应的也应该是涉谷先生。无法想象东藏会忘记告诉这样的涉谷先生关于我的事情。

而且东藏看信时的态度，那简直是——

今天首次知道有这封信，然后决定雇佣我。

但是，这种事有可能吗？如果信只是一场恶作剧的话，那么把我赶回去即可。东藏到底在策划着什么？

他那柔和的笑脸突然变得让人恐惧起来。

在我的这番思绪之外，东藏举起了倒有香槟的玻璃杯。

“那么欢迎上木小姐到来——干杯！”

餐桌本来也不是杯子能够相互碰到的距离，即使不算这个，这也是一场毫不热烈的干杯。包括我在内，多数人都只是谨慎地动了动杯子，哥特女等甚至是连杯子也不曾动过。

可是东藏对此毫不在意，喝了一口后，发出如下提案。

“现在这样上木小姐也搞不清楚谁是谁吧。我和涉谷君已经做过自我介绍了。你们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没必要吧。”哥特女泼上一盆冷水“之后让涉谷给她说明一下不就好了。”

“说说自己的名字和爱好之类的就可以了。”

“我才不会说明自己的爱好呢！名字也是……”

哥特女说道后半句就没了声。“名字也是”是什么意思呢？

东藏什么也不说，只是用沉稳的笑脸盯着她。她错开视线，然而最后还是屈服了。

“好吧好吧，我做还不行吗。”

她站起身来，自暴自弃地说：

“我是火风水，烈火的火，狂风的风，流水的水。读作 Hi fumi。”

这名字好厉害，三个属性全了。我正为她的名字折服，她瞪了我一眼：

“你是在想这名字很奇怪吧。”

“没有，怎么会……”

“不用装。给我起这么一个稀奇古怪名字的父母，我恨他们一辈子。”

看起来她是对自己的名字有自卑感。“名字也是”原来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知为何想到了阿加莎的《ABC 谋杀案》中登场的亚历山大·博纳伯特·卡斯特。他那个名字虽然寄托着双亲希望他成为像是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波拿巴那样的英雄的期望，然而对于做什么都不顺的他来说，这样一个雄壮的名字却让他感到内疚。然而火风水这个名字我却觉得很适合她这种强气的人。

话虽这么说，“给我起这么一个名字的父母”，我向东藏瞄了一眼，于是她做出了冲击性的发言：

“似乎你是有点误会，我先说清楚。我不是东藏的女儿，是他妻子。”

“哎哎，但是你太……”

察觉到这很失礼，我猛地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

太年轻了。火风水小姐就算往高了算，看起来也不就是 25 岁左右吧。跟近 60 岁的东藏年龄上差的太远，也不可能生下 4 个 20 岁左右的孩子。

是续弦吧，而且是忘年婚。

那没有和自己说一声就让年轻女性进家里来，自然会生气了。

如果妻子无事在家的话，那么我是作为情人而来一说也就变得不那么可靠了。

“哼！”

火风水小姐一脸不爽地坐回座位。

“按座位顺序说吧。下一个是一心，拜托了。啊，对了，不用站起来了。”东藏说。

“怎么我站起来的时候你就不说啊？！”火风水小姐愤怒的说。

“呵呵，好不容易你有那个兴致了，我也不好泼你的冷水啊。”

一般来说在妻子年轻这么多的情况下，年龄差距再加上觊觎财产的小心思，怎么都会是那种撒娇谄媚的人比较多。然而火风水小姐却是罕有的反抗精神很强的人。这样的烈马东藏却是对应如流，意外地，他们或许是一对很合适的夫妻。

那么如果按座位顺序来算的话，下一个就是坐在火风水小姐边上的松露了。

“我是长子一心。一心不乱的一心。”

他的声音非常低沉，直击我的肺腑。可是于他那强劲的声音相反，他自身却是低着头给人一种弱气的印象。

“哥哥，你有一心不乱地干过什么事吗。在大学里一心不乱地做研究了？”恶魔眼圈从旁揶揄。

“我就是说明一下名字。”

一心不满地说了这么一句，就沉默下去了。

“哥哥，这就说完了？”恶魔眼圈确认过后开始说：“那下一个轮到我了。我是次子二胡，不是にこにこのにこ^[2]，是乐器的那个——你知道吗？乐器的二胡。”

“恩，中国的弦乐器。”

“很厉害啊，上木小姐。跟我同年的人就没有知道二胡这东西的。我问我爸怎么给我起这么个名字，他说想不到里面有二有其他常用词了……”

“我觉得语感挺可爱的啊。”东藏说。

“我又不是女孩。”二胡对东藏说了一句，又转回我这边“恩。就是这样，我叫二胡。虽然不会拉二胡，不过我会弹吉他。大学里我组了一个乐队，另外我也喜欢钓鱼。”

连之前两人没有说的兴趣他也说了。我正觉得乐队和钓鱼这之间反差有点大，东藏高兴地说：

“我也很喜欢钓鱼啊。他是个假日里会陪我一起去钓鱼的孝子哦。”

“上木小姐的兴趣是什么呢？”二胡把问题扔向我。

我一时语塞。

我这人意外地没什么兴趣啊。唯一让我开心的是援交得到的五万元。而且也不是要用那钱去买什么。怎么办？说兴趣是工作吗？要是那么说倒也可以作为一种玩笑，不过那有可能让自己作为女仆的工作难度上升。“怎么了，上木小姐，还说工作是兴趣结果就只有这种水平吗？”“啊啊，原来如此。所谓工作是兴趣的意思是半玩半工作啊。”不知为何这些话开始以涉谷先生的声音在我脑中播放。恩——怎么办呢。啊，对了，我也有找到另一个感兴趣的事的。如果是那个的话，反响应该也会不错。好，就用它了。

我在深思熟虑之后，说出了那个兴趣：

[2]编者注：日文中二胡读作 niko，而后面的日语熟语にこにこ读作 nikoniko，笑嘻嘻的意思。

“侦探。”

我的想法是谈谈之前所解决的若干事件，炒热气氛。

然而，实际却引起了正相反的反应。

二胡的表情冻结了，甚至东藏也是一样。其他还有几个人，虽然不能确定是谁，但是也成了危险的空气的发生源。

侦探一词是敏感词吗？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摸不着头脑，于是总之先缓和一下气氛，讲了一句玩笑话：

“啊，说是侦探，我也不是因为侦探的目的潜入这家来的哦。”

可是空气却是越来越冷，越来越像是我失言了。

但是刚才这句玩笑话倒是让我脑中一闪。

东藏莫非就是这么考虑的？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出于侦探之类的目的，我也是在什么目标的驱使下伪造信件潜入进来的。于是他会不会是为了知道我的目的，故意引狼入室，放我进来活动的。比如说，如果我是商业间谍的话，过不多久就会开始翻箱倒柜了吧。他可以在那个时候抓住我，让我坦白谁是雇主。他打的不会就是这种算盘吧，感觉完全有可能。

可是——我将推理进一步发展开来。即使东藏是这么考虑的，事实上我并没有伪造信件。那么送到我那里的信件和女仆装是谁发出的呢。信上还盖有印章，就算再怎么想做得逼真，会有人特意去伪造印章吗。认为那个印章是真的应该比较自然。印下它的是谁呢？当然了，肯定是逆井家的人——在此的7人中的1个。

原来如此，东藏还同时想要引出那个伪造信件的内奸。只要让我活动，那么我肯定会与内奸接触的。

实际上我并不知道谁是内奸。所以也只能等待对方和我接触。此人是出于什么目的将我叫到这里来的呢……

我正思考着，东藏咳嗽一下说道：

“二胡，你的自我介绍结束了吗？”

“是……是的。”

“那么下一个，三世，到你了。”

但是曲别针只是挖着耳洞不予作答。

“三世。”

东藏催促下，曲别针吹飞了小拇指尖上的耳屎，嘲弄般地说：

“这种闹剧还是别再继续了吧。又不是小学班会”

可是那声音听起来像是在颤抖。那颤抖是出于什么感情呢？

“三世!”

东藏少有地加强了语气

“三世?”

我低声向边上的涉谷先生问。涉谷先生也低声回答道：

“就是鲁邦三世的三世。那是三男的名字。”

鲁邦啊。这个三世和那个三世完全不同，看起来倒像是三下^[3]。

三下——错了，是三世，硬是不肯开口。东藏也不知如何是好，拿他没辙的样子。

此时，有人发言了。

“不想说的人是没法硬要他开口的。”

是那个土妹子。

“父亲大人也叫了他的名字三次，上木小姐想必已经知道他的姓名了吧。下面就让我自我介绍一下结束吧。我是长女京，东京的京，读作 Miyako。和三世一样是高中生。好了，这下自我介绍时间就结束了。”

她迅速自行终结此事后，开始吃起凉菜。东藏张了张嘴，但是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京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在家里当主东藏的意思是一定要让她开口的情况下，独断决定中止此事。看来与那土气的外表相反，她是一个有着强大意志的人。

在京说完之后，没有人要求我重新做自我介绍。这种场合我本来应该率先向他们致意的。我不知为何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或许东藏不想让我开口说话。

因为输入情报量比较大，我暂且现在脑中整理了一下：

○哥特女……………火风水，妻子。

○松露……………一心，长子，研究生。

○恶魔眼圈……………二胡，次子，大学生。

○曲别针……………三世，三子，高中生。

○土妹子……………京，长女，高中生。

三个男孩的名字中均有汉字数字，京的名字里却没有。这是所谓女孩不算数的男尊女卑的那什么吗？

不，京也不能说不能算是数字。如果读成“ke-”的话，那就是比兆还要

[3]译者注：日文中三下即指底层小混混。

高一位了。^[4]如果为她取名时真有这种想法在里面的话，那小京就成了最强的。

我脑中想着这些无聊的事活跃得很，然而饭桌上却是一点活跃的气氛都没有，最终就这样结束了晚餐。

晚餐后，我和涉谷先生一起清洗碗碟。因为这是第一次，所以涉谷先生为我带路到厨房，顺便给我帮了帮忙，从明天开始从做饭到最后的收拾残局都必须由我一个人完成了。我与食材大眼瞪小眼，思考着明天早上做什么料理的时候，涉谷先生从旁递给我一本笔记本。

“觉得为难的话，可以参考这个。基本的菜谱都整理在里面了。”

我翻了翻，里面简单易懂地整理了种种料理的分量和需要注意的地方。

“哇，太感谢了，帮大忙了。”

因为逆井家诸人理所当然地先入浴，所以虽然说男浴室和女浴室是分开的，但是轮到我和涉谷先生还早得很。利用这段空闲时间，涉谷先生带我熟悉了一下这里。

这座洋馆是由2个有九个呈放射状向外凸出扇形的圆形重叠而成。无论前往哪个扇形，都必须经过一次圆形大厅。联通一楼及二楼的只有位于大厅中心的螺旋楼梯。螺旋楼梯不是暴露在外的，而是位于贯通洋馆中心的圆柱（以下称为楼梯间）内部。楼梯间在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上均设有门，从大厅的任何位置都可以很简单地进入楼梯间。楼梯间的1楼部分利用楼梯下的空间设置了杂物间。

把握了馆的全貌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这真的就是那种可以○^[5]的形状啊。为我这种联想背书的便是关于用来隔开二楼大厅和各房间的门有两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是门是两扇中间夹着或许可以称为前室的一个什么都没有空间的二重门，其二是门上没有把手，而是使用门上的洼陷进行开闭的形式。然而这种构造仅存在于二楼的大厅和各房间之间，其他所有地方都是普通的附有把手的单门。如果能○的话，要如何○呢？

“这座洋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构呢”

我试着问涉谷先生。

[4]编者注：京也是数量单位，1京=1万兆=1亿亿。

[5]编者注：此处为作者隐去的字，日本作品通常都用“○”来代替隐去的字，类似中国的“×”或“*”。

“建造这座馆的是前代家主，他的良苦用心我无法推测。”

他只是回答了这么一句话。

另外值得特别一说的就是位于一楼的调和室吧。这是火风水小姐用来调和化妆品的房间。她有一个虽然小却是完全自有的品牌，该品牌的商品全是她自己制作的，让我相当吃惊。

结束了洋馆的介绍后，我和涉谷先生在我房间的门前分开了。

分配给我的房间平时是用作客房的，比彩虹树的 707 号室要略微宽敞一点。但是唯有床是我家要更强。床之于妓女就好比高级车之于高级出租车公司，所以我选择的是最高级品。

对了，现在可不是睡倒的时候。必须决定每天早饭的食谱。

我从床上跳起来，打开从涉谷先生那里借来的笔记本。那里面内容充实得感觉可以以 1 万元的价格卖给刚开始自己生活的人。是不是要复制一本呢。托他的福，一个构想浮现在我脑中。不过，厨房里有那样食材吗……

我为了确认离开了房间。

通过二重门进入大厅，在那里我碰到二胡。

“哟，上木小姐，要去哪里啊？”

“去厨房。我想去确认一下是不是有明天早饭所必须的食材。”

“那真是热心啊。明天早上有得享受了。”

二胡回自己房间去了。

与他交替一般，火风水小姐从连接着女浴室的门里走了出来。可能是刚洗完澡吧，身上穿着浴袍，头发也放了下来。

“晚上好。”我向她打了个招呼边要从她身边走过。

可是在擦身而过的那一瞬间，她低声说了一句话。

那是我使用的香水的名字。

我吓了一跳，不只是她能说出香水名字，她能察觉到我使用了香水这一点本身就很让我惊讶。因为我只用了第一次上床的时候才能发现的隐香那种程度的量罢了。

“您竟然能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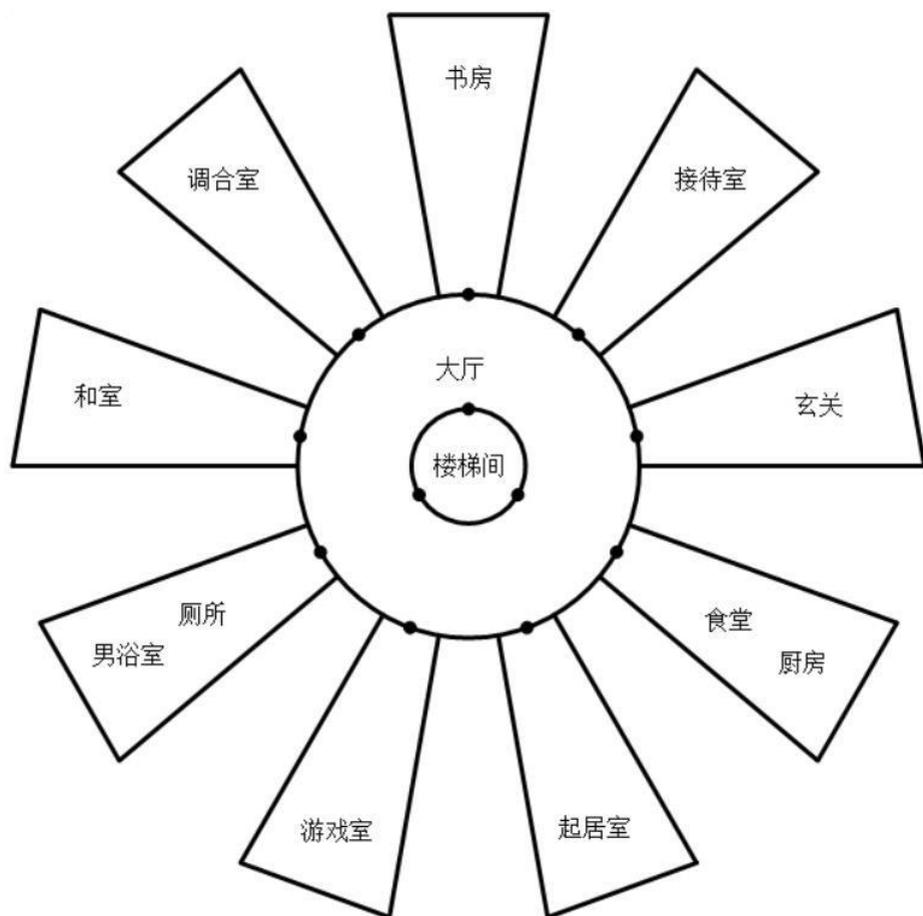
“因为我对化妆品很熟。”

这或许是一个接近她的机会。不愧是有自己品牌的人啊——我正想这么赞扬她，火风水小姐抢先一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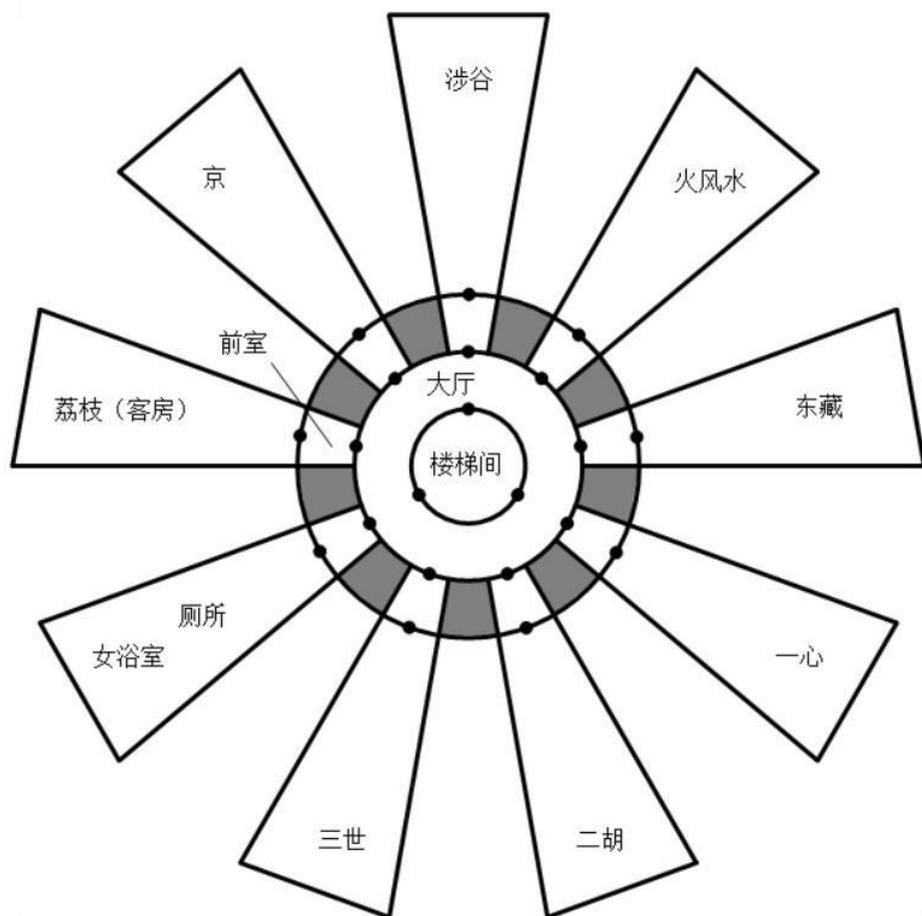
“品味倒是不错，不过那不是女仆该用的香水。”

热脸贴了冷屁股。

逆井东藏府邸一楼



逆井东藏府邸二楼



“……是。”

我感到出师不利，哎哎，在这家里的期间就不用香水算了。

我走下螺旋楼梯，前往厨房。

需要的食材并没有缺货，这样就能做出我想到的料理了。

我正在做料理的模拟练习，不知从哪传来一阵声音。

这种低沉的声音……，是一心。似乎是从开着的窗户那边传来的。

说起来他的房间就在厨房的正上方，所以才能听见他说话吗，也有他的声音穿透力特别强的原因吧。

虽然我并没有要偷听的意思，不过声音就这么飘进来我也没办法。我也是在厨房有事要做的。可是那说话的内容只能听到一些断片。

“今天……女仆……父亲……”

看起来是在说我的事。

能听到的只有一心的声音。是在电话吗？自言自语？或者仅仅是盖过了对方的声音？

接着，出现了这么一句发言：

“琦怎么看？”

那之后也听到了数次琦这个字。是对方的名字吗。

这馆内并没有一个叫琦的人，也没有有来宾的迹象，应该是电话吧。

我做出这种解释，此时厨房的门被粗暴地打开了。

我惊讶的回头看去，发现三世站在门口。

他的眼睛中闪着异常的光。

“原来在这种地方啊，找半天了。”

我一惊，反问他：

“找我有何事吗？”

“别装傻了。”

三世大步走近我，啪地把手撑在我身边的墙壁上。呀——壁咚。

“你的真正身份我清楚的很。事到如今你来做什么？说！”

“真正身份是哪个真正身份？”

他为何会说出这番话来我完全没有头绪，这人是嗑药了吗？

“不是告诉过你别装傻了吗？！”

三世抓向我，可是我非常擅长从男人手中逃脱，不断灵巧地从他胡乱伸过来的手中逃走。

“可恶！”

屡屡不得手的三世视线突然撇向一边，那里放着我刚才模拟练习时使用的菜刀。他向菜刀伸出手，啊，那可是犯规啊。他如果是那种打算的话，我也要拽他的曲别针了。

三世的手伸向菜刀，我的手要触摸到他的曲别针的那个瞬间——

“停手！”

三世的动作猛地停下了。

二胡站在门口，他又一次说：

“停手啊，三世。”

“但是，哥哥。”

“不要轻举妄动。”

还以为他是来救我的，但是会用“轻举妄动”这种词，看来这货也知道些什么。

“切，好吧。”

三世从我身边离开了。在去往门口的途中，他曾经回过头来一次，那时他脸上浮现出的不是愤怒，而是害怕。

三世离开了厨房，代之二胡走了过来。

“怎么样，没受伤吧？”

“姑且算是没事，不过差点就要出人命了。三世先生这到底是怎么了？”

“最近那货情绪有点不稳。”

不可能是这种理由吧。

“二胡先生，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我什么也不知道哦。上木小姐才是，你应该是知道些什么吧？”

他把手轻轻撑在我边上的墙上，直视我的眼睛。你们还真喜欢壁咚啊。

“什么意思？”

“三世不是叫了些什么吗，你心里有什么底吗？”

“并没有啊，我跟他今天也只是第一次见面”

“是吗，可是……”

二胡从我身边撤开，声音也突然变得开朗了起来。

“哎呀，真是对不起了。我替弟弟向你谢罪。说起来，上木小姐刚才说去确认食材？”

“是的，之后进行模拟练习的时候，听见一心先生打电话的声音……”
说完我才发现这样搞的我像是在偷听一样。可是二胡并没有抓住这一点。

“电话？啊，那肯定是堂妹了。会跟哥哥打电话的人也就只有她了。”

“堂妹？”

“是的，是住在埼玉县北部的玉之助叔父的独生女。我们四人里不知道为什么就哥哥得她的欢心，经常和她通电话。说真的，像一心那样的人到底哪里好了……”

最后那句话像是自言自语，不过明显能看出他其实是想有人对其做出反应的。

晚餐那时候他也说了一心不乱什么的。二胡看起来是对一心充满了对抗心理。这也是个大企业社长家，或许关系到继承人的问题吧。

我试着煽动他一下：

“二胡先生为什么会被讨厌呢？”

那一瞬间他的表情真是值得一看。人造笑脸的镀金片片剥落，现出了里面恶魔的面孔。哇，真好玩。

“因为她眼白长了啊！”

他转过眼去唾弃般地说完，又转回我的方向。

“上木小姐也是小心一点为好。这家里也是有各种各样事情的。恩，各种各样的……”

留下这近乎威胁的台词，二胡消失了。

我也选择回房去。

在二楼大厅我碰到了一心，打个招呼与他错身而过时，“那个……”他叫住了我。他的声音贯通了宽敞的大厅。

“有什么事吗？”

“你刚才说兴趣是侦探，那是什么意思？”

果然那个发言会招致混乱，我心下反省，向他做出解释。

“没有别的意思。我啊，经常被卷入事件里。于是就解决一下那些事件啊，就只是那样而已。”

一心沉默了一会。莫非是在怀疑我心中有鬼吗。可是他的下一句发言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好厉害，还真的有啊，侦探。实际上我想做推理作家。所以要是你真的是侦探的话，还请务必和我谈谈。”

一心经常会用一种省略语尾的独特方式说话。

“推理作家啊。有去投稿吗？”

“有的。不过屡屡不中……”

“这样啊。我的朋友里也有……”

刚想说有个推理作家，想想还是放弃了。对于追梦者而言，对那些已经达成梦想的人的故事只会觉得厌烦吧。

结果我这样接着说。

“也有个喜欢推理小说的。当然我也喜欢。”

虽然这话接的有些不自然，不过他看起来完全没有在意。

“那真是太好了。如果不介意的话，来我房间谈谈吧。”

“不介意哦。”

我前往他的房间。

“哇，好多书。”

书架上摆满了古今东西的推理小说，甚是壮观。

“还差得远，比这厉害的人多了去了。”

我在他所劝的椅子上坐下。

窗户似乎是开着的，窗帘随风飘动。刚才电话的时候窗户也是这么开着的吧。这馆的隔音性能看起来不错，如果只是厨房的窗户开着，多半是听不见他的声音的。

墙上有一面表针与表盘直接附着在墙壁上的时钟。我房中的时钟也是这种样式，或许在全居室内都有这个。

“那，先从小笠原诸岛那边遭遇的连续杀人事件开始说吧……”^[6]

在听我讲述的时候，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双眼放光。当进入解决篇的时候，他“啊”地大声叫了出来。

“没想到聚集在岛上的那些人竟然有那样的秘密……”

他震惊成这样，我也算是没白讲。我在得意中结束了这个故事。

他像是感叹般叹了一口气。

“该有的地方还真有啊，解决杀人事件的侦探。”

“我也以为只存在于侦探小说里的，没想到解决了那个事件。”

“天才吗，我也想要才能啊。”

他像是自言自语般说，然后从桌子上取过一叠复印纸递给我。那是一份打印出来的小说，第一行写着标题《雨男的证明》和笔名榊(shén)有心。

“猜犯人的小说。你能看看吗？想听听你的感想。”

A4纸十几张，并不是什么很大的分量，看来很快就能看完。

[6]. 编者注：参见同系列作品《○○○○○○○○杀人事件》

“乐意之极。”

“非常感谢。”

一心很有礼貌地低下了蘑菇头。

在阅读后不久，有人敲响了房门。一心打开一看，是东藏。他的白发虽然完全干燥了，但是皮肤还带着水汽，可以看出是刚洗过澡。

东藏看见我，挑起了眉毛。

“哎呀，上木小姐，这么快就打成一片了啊。”

他的话听起来别有深意。是不是在怀疑一心是伪造信件的内奸呢。

“因为上木小姐好像也喜欢推理小说，所以就跟她谈谈那方面的事。”

一心尴尬地回答说。东藏呵呵一笑。

“那是不错。另外，洗澡水热了。”

“啊……让二胡先洗吧。”

“好的。”

东藏离开房间之后，一心说

“我以成为推理作家为目标这件事对家里人是保密的，所以上木小姐也请保密。”

“我明白了。”

“父亲似乎是想让我这个长子继承公司，不过二胡更适合吧。也并不是什么都必须按年纪来，父亲不也是……”

那位二胡像是对一心抱有很强的对抗心理。陪父亲钓鱼可能也是讨他开心的一环。这两人出生的顺序如果调转一下就好了。

“总之先进逆井重工来，虽然他这么跟我说过，不过现在的状况是我在读研究生来拖时间。”

“原来如此。”

大学就像是交通工具，我突然这么想。不管哪个都是在拿钱买时间。

我的目光回到原稿上。

《雨男的证明》是在只要参加旅行或活动必会下雨的‘雨男’这种体质实际存在的世界观下，推测一起出门旅行的四人中谁是雨男的小说。虽然文章有些部分比较稚嫩，不过设定有趣，读起来感觉很开心。

“这只是问题篇吧。”

“是的，另有解答篇，怎么样，明白雨男是谁了吗？”

“是这个人吧。”

“根……根据呢？”

“有三个，首先……”

“……好厉害，完全正确。我自认为这个还是有难度的，真正的侦探果然就是不一样啊。那么请看解答篇。”

一心将几张复印纸追加递过来。我看完后，他问道：

“感觉怎么样？”

很难回答啊。我寻找着那种能让希望成为作家的人高兴，适当表扬他几句却又让他听不出来随便的话。

“果然这个标题和设定很不错啊，很吸引人。但是只是为了限定犯人所做的设定有些多，感觉略微欠缺一些技巧。比如说“从自宅算起半径 50km 以上的移动就称为旅行”啊、“高校入学考属于活动但是模拟考不算”啊。但是雨男前往沙漠旅行的那最后一幕十分赞。读后感觉像是雨过天晴一般。”

“缺乏技巧吗。设定系的侦探小说怎么写都会有设定过多的倾向，不过我自己也觉得确实有些太多了。”

他似乎是只听到了批判的部分一样，所以我又送上一句赞赏的话：“但是我觉得这是一部传达了一心先生对本格的爱的作品啊。”

“是的，我喜欢本格。怎么说呢，被规则所紧紧束缚这方面很好。作者和读者有着公平竞技的契约所以可以安心。”

说着说着，一心的视线不断下降，声音也变小了。人在这样的時候，就是差不多要说出自己的核心了。因为核心为人所知的害羞与对被否定的恐惧，就会低下头轻轻地说。会挺胸抬头说出来的话语多半都是准备好的场面话。我凝神细听。

“本格经常被人说是非人类性的，冷彻的等等，但是我不那么认为。认真决定规则，然后在规则内堂堂正正，不要花招，这不是非常人类性的行为吗？不如说现实的人类才让人感觉不是人类性的，那是无秩序的，动物性的。”

“意思是说严格制定的规则才是人类性的吗？”

“是……是的，正是如此”

“跟我想的完全一样。我一直心存这点做出行动。”

我微微一笑，他的脸红了。

我提出问题：

“你去参赛的也是这种直球解谜式作品吗？”

“基本上就是这种。可是下次我想要尝试一下挑战新的方向。那就是本格和社会派的融合——这种新形式。”

重视解谜而变得现实感过于稀薄的本格与通过犯罪去描绘现实社会的社

会派虽然被认为是相反的两个方向，然而从以前开始就有人尝试将这两个流派融合在一期。他是想从那个方向上吹来一股清新的风吗。

“过去高唱融合的作品中，也有几乎全篇都是极为硬派的诡计小说，只在动机上硬做得比较像是社会派。这样一来诡计的部分更是凸显，我觉得这样反而只会强调出本格与社会派的乖离。所以我想写出一部让本格的规则侵蚀现实社会的规则，从而让两者浑然一体的作品来。”

“挺有意思的啊，请加油”

这时我想到了一件事

“对了，像是一心先生这样的本格控的话肯定曾经想过吧，这座馆莫非会○什么的。”

他笨拙地翘起了嘴角。

“不愧是上木小姐，果然懂的。但是很遗憾，并没听过有这种事。这个家是父亲从祖父哪里继承来的，如果有人知道相关的秘密的话，也就是祖父了。”

“是这样吗。我是觉得从形状上看肯定是会○的啦。”

“○馆算是象征着讲谈社小说和梅菲斯特赏作家的新本格的‘规则’啊”

“从那时期以后内含机关的馆一下子就急速增加了啊。○馆也是其中之一吗？”

“是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分类的。但是更早以前就有人使用○馆诡计，比如说甲贺三郎在昭和五年发表的短篇中就有用过。^[6]”

“昭和五年，那么久以前！”

“因为甲贺是首次使用‘本格’一词的推理作家。所以或许可以说○馆是本格的‘规则’之‘起源’。”

“哎呀，真是学到了。”

之后我又对他讲述了两三起我所解决的事件之后，离开了他的房间。

有件事忘了问一心了。嘛，算了，下次有机会再问吧。

我边走在大厅里边这样想着，突然有人从背后叫我。

“上木小姐。”

回头一看，是京。

[6]. 编者注：昭和五年即公元1930年，但编者未查询到这里所说的短篇小说究竟指哪一篇。

“您好，有什么事吗？”

“浴室现在没人，请使用吧。你知道浴室在哪吗？”

“刚才涉谷先生带我去过了，谢谢您的关心。”

真是个亲切的人，就算问她一些问题，她也不会断然拒绝吧。我把那个忘记问一心了的问题拿出来问她试试。

“说起来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您的诸位兄弟正从书房出来呢，在那里有什么安排吗？”

“周六晚饭前，父亲会在书房里为我们上帝王的课程。”

“帝王学？”

虽然见过这几个字，不过实际听到这个词这还是第一次。

“像是经营者的心态啊，部下的使用方法啊，就是这类东西。有时不止会笔试，也会让我们做演讲或者小组讨论。父亲曾说会以那个成绩为基础选择后继者，也不知道那话里有多少是认真的……虽然二胡他们是鼓足了干劲。”

“京小姐对社长的宝座没有什么期许吗？”

我半开玩笑地问。她自嘲一般回答说：

“父亲让我参加那个课程只不过是闹着玩罢了。实际上完全没有我成为社长的可能性的”

为什么呢。虽然她外形不怎么显眼所以可能没啥领导力，不过我觉得她比三世要适任的多了。

“果然还是因为是女性而且年龄比较小吗……？”

“也有那方面的因素。”

也就是说也有其他的理由吗。可是她看起来并不打算说明其他因素是指什么。

我将问题转回正题。

“这么说我到达这座大宅的时候，大家都在家？”

“是的，铃响以后，涉谷先生进书房来在父亲耳边说了什么，然后父亲就中断课程和涉谷先生出去了，我们还在那说是出了什么事了。接着出来大厅一看，就见到上木小姐你了。”

“他之前没有对你说过我的事啊。那肯定吓了你一跳吧？”

“那是。我最开始还以为是跟二胡和三世有关的客人呢。因为上木小姐进入接待室几分钟后，父亲从接待室出来，带着二胡和三世进了书房。”

“哦，带着二胡先生和三世先生啊。”

“是啊，不过之后从书房出来的父亲就对我们宣布你是黄金周限定的女

仆了。”

那是，东藏对我说要对家人说明我的事而离开了接待室。然而他却首先去和二胡及三世进行密谈，果然那二人和此事有什么关联。

“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么，我要去入浴，就先告辞了。”

“我家的浴室很大，洗起来很舒服的哦。”

京微笑着说。

我带着洗浴用品，走过女浴室所在扇形的二重门，里面是一道前廊，进入前廊以后我面前与右手边各有一道门，前者是卫生间，后者就是洗面所和大浴场了。在广阔浴室中享受一番，除去一天的疲劳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东藏并没有叫我去他的寝室，也没有找上这边的门来。此时我已经不觉得自己是作为情人被招进来的了。

那么是谁出于什么理由叫我来的呢。今天那人并没有来和我进行接触。如果说可疑人物的话倒是有几个。首先二胡和三世肯定是可疑的，然后一心也需要注意。他可能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个侦探，想要让我做些什么。

我关掉电灯，钻进被窝。感觉逆井邸的黑暗比我在彩虹树 707 号室的要深邃得多。

—— 七 户田 公平

在公共厕所和琦见面的那个五月一日（周六）的晚饭后。

正在玄关穿鞋子，父亲叫住了我：

“听说你要去朋友家开学习会，晚上需要留宿？”

父亲心情如此好，肯定不只是因为晚饭时喝的酒，里面也有听到学习这个关键字的原因。

“恩，是啊。”

我边系着鞋带边说，这是谎言，实际上我是去和琦见面。我不忍欺骗对我抱有过度期待的父亲，所以只和母亲说了学习会的那个谎言，可是那个不中用的母亲看起来是把这事说出去了。

“这样啊，努力吧。”

父亲的笑脸让我心痛。

“我走了。”

我对父亲的面容避而不见离开了家。

目的地很近，骑自行车可能反而会造成麻烦，我选择了徒步。像往常一样，那个看起来装满了教科书的背包我也带在身上。

我先去便利店买了纯净水和安全套。我完全不知道便利店有卖安全套，直到琦告诉我。去结账的时候我有些紧张，不过那个年轻的茶发男性店员完全没有在意。

离开便利店后我也没有立即前往目的地，而是在附近的漫画咖啡店消磨了一下时间。因为对方指定的时间很晚，是凌晨1点。

在12点半的时候，我离开漫画咖啡店，前往目的地。白天我曾经去踩过点，所以走夜路也不会迷路。

很快我走到了高高的围墙边，开始沿着围墙前进。那围墙很长，不过走了一会，一座木门就在街灯和自动贩卖机的灯光照耀下显现出来。门边上有一根电线杆，上面写有从琦那里听来的她在埼玉县的住所。

得到琦发来的信息暗号后，我就会穿过这道后门，侵入围墙的另一边——也就是我的目的地，逆井邸的庭院。

没错，我被邀请到了琦的自家来，不过是以对家人保密的形式。要在那个公共厕所以外的地方亲热的话，别无他法。

因为有这家其中一个住户的同意，所以应该不算犯住宅侵入罪，不过这仍是一个非常识的行为。但是我胸中的声音会如此响亮，并不是因为犯罪意识。从根本上说，先做错的是她的父亲对她的束缚。我感到一种从魔王那里救出公主的勇者一般的高扬感。

刚好凌晨 1 点，琦发来的信息让我的手机震动起来。这表示家中全员都睡着了。作战实行。

我打开后门，琦事先就已经为我打开了门锁。

正如全员都睡着了这情报所言，宅内几乎是一片黑暗。可是凝神看去，有许多光点在地面上构成了一条平缓的曲线，这是琦用荧光涂料画成的路标。

这些镶嵌在一片漆黑的庭院中的路标让人联想起闪烁在夜空中的星星，我像是在描绘星座一般行走在点与点之间。

走了一会就可以看到有一座建筑物。黑暗中我无法抓住它的全貌，不过可以视认到那日本风格建筑的土壁。

最后的两个光点，一个在屋子边上那棵大树的根部，另一个在其正上方，二楼窗边。

我回想起她的说明。

——深夜的时候保安系统是启动的。这种时候如果打开一楼的门或者窗户的话就会触发警报。所以我没法带你从 1 楼进来或者事先给你打开门。你这一副那要怎么做的表情呢。这里就到爬树这个技能出场的时候了啊！我家边上有一棵大树，你爬上那棵树，从二楼的窗户进来吧，我在那里等你。

竟然是爬树！看来男性为了得到意中的女性，爬个树还是必要的。我从不知道恋爱是这么难的事情。

琦曾经问我擅不擅长爬树。别说擅长了，我连爬都没爬过。所以今天下午我在 P 公园看准没人的时候练习了好几次。

努力没有辜负我，上脚非常顺利。

我边刷刷往上爬，边想着最近和遥远未来的事情。认为今晚我可以和琦结合，这想法应该不算自恋。与此同时，我将从春日部的死中解放，然后与琦一起携手前进在光辉的生者之路上。今晚，是一个故事的结束，也是新的故事的开始……

我想着未来——不，是下一根树枝伸出手。

但是因为黑暗，我估错了距离，没有抓到。

“啊！”

我难堪的叫声和枝叶摇动的声音残留在空中，我掉了下去，屁股上传来钝痛。

“唔……”

我边揉着屁股边站起来。

幸运的是并没受到多少伤害。虽然差点没抓住未来这事不太吉祥……

不，比起这些抽象的东西，有更需要我担心的现实的事情。那就是因为刚才的骚动，会不会有人惊醒过来查看。

我没有立即再次挑战，而是暂且屏息躲在树的阴影里。

很快，不远处2楼一间房间亮起了电灯。

果然有谁起来了吗，还是琦听见刚才的声音，出于担心而打开了点灯呢。

我藏在树的阴影下，监视着那个窗户。

过了一会，窗帘拉开，一个穿着睡衣的女性探出脸来。

哎？

我不由得睁大了眼镜。

从窗户那边向下看着庭院的人，梳着麻花辫，戴着眼镜——是春日部。

为什么春日部会在这里——！

在强烈的惊愕贯穿了我的全身时，窗帘拉上了，春日部也随之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

花了很长时间，我才回过神来。

……刚才的那人是谁？

当然了，是春日部。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她已经死了。

我能想到的可能性大体上有两个。

其一是看错了，错觉，幻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将春日部逐入死地的自己现在却这样幸福起来的罪恶感所产生的亡灵。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也太过栩栩如生太有实感了。比如说，我从未见过春日部穿睡衣的样子，但是刚才的女性却是穿着睡衣的。然后那个样子现在也深深的烙印在我脑海里。完全不像是幻觉之类。她确实是存在于那里的。

其二，那是一个有血缘关系或者只是上天造化使然，非常像春日部的女性的可能性。如果有血缘关系的话那相似也是当然的，即使是完全无关系的人，也有有三个和自己相似的人这种说法存在。所以存在和春日部非常相似的女性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可是那是附有“世上某处”这么个前提的。在我将从名为春日部的过去中脱却，抓住名为琦的未来的此时此刻，与春日部一般无二的女性出现了。这可以被称为偶然吗。我从这里面感觉到有人为的气息。但是这是谁又为了什么这么做的？

无论如何，此时我是没有折返这个选择的。摆在我面前的琦这个饵，实在是太有魅力了。

我深呼吸一下，擦掉手汗，再次开始爬树。

这次就爬得特别艰难。

即使如此我也努力往上爬，达到了和涂有荧光涂料的窗户相等的高度。

然后，来到窗户近旁。

我按照当初所约定的，敲敲窗户。

窗户打开，现出琦的脸。虽然没有开点灯，不过她拿着打开了闪光灯的
手机，可以确认是她本人。她梳着和往常一样的发型，穿着黑色的睡裙。

“晚上好。”我压低声音说。

“晚上好，没问题吗？能过来把？”她也小声回答我。

“没问题，你往后退一下。”

我慎重的伸出手脚移动到窗框那边。然后注意着不发出声音，落入窗
户内侧。

这里是厕所。我们跟厕所还真是有缘。虽然说这个厕所和那个不同，十
分清洁。

“慢慢走，不要发出脚步声。当然，把鞋也脱了。”

她脚上穿的是袜子。确实在家里是不能穿鞋的，我脱下鞋，拿在手上。

我们离开厕所，只靠着手机闪光灯的亮光，蹑手蹑脚的走在寂静的大宅
内。最终到达了她的房间。

那房间就和爽快的她一样，收拾得十分利落，完全没有女孩子气的小玩
意或者偶像海报这类东西。也不见属于我们共同的爱好的音乐 CD 和漫画，不
过这些可能是以数字版的形式保存的。桌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在这样一番光景中，整齐铺设的被褥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让我挪不开
眼神。

“辛苦了。恩，坐啊。”

她坐在被子上，拍拍自己旁边。我将背包放在地上，注意着不要弄脏地
面，将鞋子放在其上。然后坐在她的身边。

“注意不要弄醒家里人了，小声点吧。”

“好的。”

话虽如此，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要做的事情应该只有一件的。可是，
要如何才能到达那里呢。

你懂的吧，让我干啊。

要是能这样说的话那该有多轻松啊。

在这沉默中，被她掌握了先机。

“别的事情是？”

“哎？”

我不自觉的说。

“今天早上，你不是在公共厕所说了吗，想和我做其他的事情，什么是其他的事情呢？”

她脸上浮现出恶作剧般的笑容。

“饶了我吧，埼小姐。我已经到极限了，求你了。”

“不行哦，要求人的话，就要好好说清楚。”

“做……做爱啊，请让我和你做爱。”

我自暴自弃地说。从没想过在女性面前说出做爱这个单词会是如此让人害羞。

可是，她并不买账

“哎～怎么做呢？”

“不要吧，我不是好好说了吗？”

“你不知道搭讪这种文化吗？只是一句‘想做爱’，可打动不了女孩子的心哦。不温柔甜美地低声说些情话的话……”

温柔甜美的情话——

我的感觉就像是第一次去书法教室，然后老师说今天我们来写一下蔷薇这两个字。

我思考着，最后决定就把自己初次真的感到自己喜欢她的那个瞬间的感情原原本本地传达给她：

“埼小姐曾说自己最喜欢的遗传迪迪的歌是‘自杀反对’……实际上那也是我喜欢的歌曲。我和埼小姐一样，把这首歌解释为对那些廉价的‘自杀反对’的讥讽，然而无论我的周围还是网上，没有一个人是这么想的。所以当埼小姐说出和我一样的意见时，我非常高兴……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方面跟我气味相投，那感觉就好像碰到了一直寻找的自己的半身一样。所以我请求你，和我合为一体吧。”

她一直面无表情地听着。在我说完以后也保持沉默了一段时间。是不是失败了，当我开始感到不安时，她开口了。

“50分。”

50分——

绝对算不上是一个好分数。果然失败了吗……

可是她的表情缓和下来，这样继续说

“嘛，因为是第一次嘛，也没办法。到下次之前可要好好练习哦”

“那……”

“这次看你可怜，就和你做吧。”

“真的吗！”

“高兴过头了”

她笑着，那是接近于嗤笑的笑法。然后她说：

“那，脱吧。”

“哎？”

“哎什么啊。不脱就没法做爱吧。”

这话说得倒是没错，于是我就站起来要脱衣服。可是心理抵抗是十分严重。这里既不是浴室也不是更衣室，更别说是在女性面前，脱了真的好吗，我能感到大脑不断地在叫停。

但是正如她所说，不脱就没法开始。我的手伸向衣服，然而这次我突然觉得像乌龟那样缩起头和手脚，从头脱下的脱法甚不好看。于是就开始摸索其他的方法，仔细一想，并不存在什么其他的方法，我兴奋得连这种事也不明白了。

在我脱衣服的时候，她也没有任何要脱的样子。我一片困惑，不过还是脱到了只剩一条四角裤。

“脱完了”

“说什么呢，不是还剩内裤吗”

她依然面带微笑，毫不留情地指出。我没办法，只好脱了。因为觉得挡住前面的话一样也很奇怪，所以只好展示出自己的一切。我已经勃起了。

她仔细扫视着我的身体之后说

“很瘦啊——你说过自己没加入过俱乐部吧。平时不玩什么运动吗？”

“是的……”

我感到自己贫弱的体格被取笑，有点凄惨的感觉。

“嘛，重要的东西还算是及格，也行。”

她露骨地说，那口气像是见过不知道多少阴茎了。早就有点这种感觉了，果然她是经验丰富的人吧。嫉妒的火舌一下一下地舔着我的心。

“第一次做爱？”

“是的……”

“自慰呢？”

一直没能勃起过所以当然没做过，不过我不想说那种事，回答了她“普

通程度”。

“一般都看着什么东西做的？”

最后一次是看着春日部被侵犯做的，当然不能这么说。

“随便在网上找点……”

“哼。”

她似是不满地撅起嘴，终于脱下了睡裙放在枕边。穿着黑色内衣的她说道：

“那开始吧。用欲望的那块来侵犯我吧。”

“侵犯这话说得……”

“漂亮话就免了吧。做爱就是斗争。来吧，让我们互相抢夺吧。”

侵犯这个词让废工厂那一幕在我脑中苏醒。

被激烈侵犯的春日部。

不想那样做爱。

说谎。其实一直想像那样做爱。

在强烈的性冲动——至今为止的人生中最强的性冲动的驱使下，我晃悠悠地靠近琦。

突然，她粗暴地抓住我的阴茎，直接把我拽了过去，我扑倒在她身上，两人一起倒在床上。

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没必要详细描写了吧。大概来说，被侵犯的是我这边。她就像狂潮一般激烈，我也是在最初还抵抗一下，但是很快就精疲力尽，唯有随她去了。最后我被导向快乐的海边——我还以为会是这样，然而立即又被潮水逆卷回海中。那就像潮起潮落一般不断交替重复，消减着我的意识。

你在数着天花板上的斑点的时候就结束了哦——这是经验丰富的男人对处女所说的古老定型句。不知为何回想起这句话的我，在她跨坐在我身上猛烈地摇动腰部的这期间，朦胧地数着天花板上的斑点。

乳交与69这些我还以为只存在于色情幻想世界里的前戏我们也做了，我如同汤水一般射精了。我带来的安全套用光了，故而不得不连她准备好的安全套也用上。使用过的安全套在系住口以后，放进了也是她准备好的塑料袋中。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甚至连买安全套时我也因为觉得麻烦没有要塑料袋。仔细想想，不可能把用过的安全套扔进这家里的垃圾箱中。她从头到尾都准备得十分周到。

那是很长很长的一夜。

即使如此，离别的时间也到来了。

“怎么样？”

她向起不了身的我问道：

“好厉害。”

“缩了？”

那是怎么可能会缩的充满自信的口气。实际上，我已经完全沉醉于她，甚至说进入了没有她就活不下去的心境中。

“没有那种事。非常，赞。那个……还……”

想做，我想要这么说。但是她遮住了我的话。

“你看，已经五点了哦。必须在家里人起来之前回去。”

她淡淡地说。是没有得到满足吗。虽然看起来像是高潮了好几次，但是那或许只是演戏。我对还能否和她做爱感到不安，可是却无法说出口。

我们默默穿上衣服，我背起背包，拿着装有使用过的安全套袋子和鞋子。

“来，出来吧。”

在她的催促下走出房间。

我们走回和来时相同的路线上。

在走到厕所前的时候，事件发生了。

厕所门打开，从里面走出了个秃头的刚步入老年的男性。

我吓了一跳，不过对方也是十分惊讶般地睁圆了眼镜。但是立即带着嫌弃的表情向我怒吼起来：

“谁啊，你小子？”

在突然劈头盖脸而来的怒吼声的冲击下，我一时间答不出话来。琦代我回答说：

“爸爸，这个人是我的朋友……”

琦的父亲不等她说完：

“琦，你又……”他一瞬间把话咽了回去，然后又重新说。“没有许可就带男人回来这没什么可说的！绝对不能原谅！”

这下麻烦了，我想。话虽如此，在这个阶段我还以为只要挨顿训就可以了。

可是，他却说出了不得了的话来。

“我去报警，你在这等着。”

报警？我呆住了。

琦的父亲大概是要走向电话那边吧，沿着走廊大步走去。琦上去抱住他的手臂。

“别这样，报警什么的。”

“烦死了，一边去”

他甩开了女儿，琦跌坐在地上。

那个瞬间，我脑中出现了一副将女儿五花大绑的父亲的结构图。保镖那事不也是一样吗，我出言相助，感觉自己像个英雄。

“请等等。我们有做了什么吗。相爱的两个人相会算是犯罪吗？”

虽然在琦的面前使用“相爱的两个人”一句需要勇气，但是我还是说了出来。这里面也有以这种做法吹飞自己心中“她对自己的爱是否冷却了”的不安的理由。

“不对我说就带你进来这不对。”——如果他这么说，我打算以“是你先把她束缚起来禁止自由外出不对”来反驳。

但是反击却来自意料之外的方向上。琦的父亲秃头如同煮章鱼般泛红。

“你说算不算犯罪？当然是犯罪。我女儿才17岁。你就不知道对尚未有分辨能力的未成年少女实行淫秽行为是被条例禁止的吗？！”

17岁？这么像大人的她，比18岁的我还小？

我看着她。

坐在地上发抖的她第一次看起来像是比我年纪小。

在这期间，琦的父亲离开了。

或许这是一个逃走的机会，但是一想到被抛下的琦会怎么样，我就无法做出那种事。

我向她问道：

“琦小姐，是17岁啊？”

一发现对方年龄小就停止使用敬语也太露骨，所以我仍用一直以来的语气对她说话。

“恩。”

她回答的声音低得好像蚊子叫一样，直到刚才那个强气的她已经消失无踪。我从中推查到她父亲的强权做法，心中怒火更胜一层。

“也就是说高中……”

“二年级。户田君，对不起。”

“为什么要道歉呢？”

并不是她伪造了年龄，只是我没有问罢了。有谁会去问女性的年龄呢。

“因为和17岁的做了的话就变成违反条例了。”

她回答说。

她的父亲也说了同样的话。我虽然朦胧知道有这么一个条例存在，但是做梦也没想到会与自己扯上关系。至今我都和女性无缘，而且我自己也是个高中生。不觉得高三和高二的做爱算是犯罪。也就是被警察口头警告一下就算了吧。

“没关系的。因为我们什么坏事也没做。”

我这样说，试图让她安心。

可是我对这世界一无所知。

说话间那个保镖穿着睡衣现身了。可能他也是住宿在此的用人吧。他也没有什么没有说，但是看起来是被琦的父亲叫起来派到这里来的，用那双冷淡的眼眸看着我。我失去了逃走的机会。

过了 20 或者 30 分钟，琦的父亲随着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官回到了这里。那是一个看起来脾气挺好的年轻男人，所以我略微感到一些安心。

两人对着警官展开的一张纸议论着什么。

琦的父亲指着纸上的一点主张说：

“……所以说，从刚才我不就说了好几遍了，这部分是这样的啊！”

琦的父亲对警官也是盛气凌人。他如此热心地在主张些什么呢。我所想象出的是，面对惊讶于“这种程度的事算是奸淫未成年人吗”的警官，琦的父亲把打印出的条文展示在他的面前力图说服他的图景。连警官也会感到困过，果然这不是算不上什么大事吗——事后想来，那时还真是乐观的不得了，他俩实际上是在争论另外一个问题。

无论如何，警察最后被说服了。

“啊啊，这样啊，是这么一回事啊，失礼了。看来确实是我们这些人的工作啊。”

警察把纸还给了琦的父亲。琦的父亲边将它塞进口袋里边说。

“哼，终于明白了嘛。先说好啊，你们那的署长可是我的朋友。你们认真点啊。”

署长？这种滥用权力的做法让我想吐。警察会为有力者帮忙——虚构故事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节。我想要相信实际上警察不会那样公私混同，然而还是感到了一丝不安。

这位警官倒是并不回答他，只是看向我，然后向琦的父亲问道：

“是他吗？”

“就是他，给我好好整他一顿。”

警察来到我近前：

“你能把姓名和年龄告诉我吗？”

对我没有使用敬语。要说当然也是当然，不过却让我心里略有些疙瘩，我回答说：

“户田公平，18岁。”

“唔，18岁啊。带着学生证之类的东西吗？”

“啊，带了。”

我从背包中取出钱包，把学生证交给警察。警察盯着它看了一会，还给了我。

“你和这里的小姐之间发生关系了吗？”

“是的，但是那是……”

我想要再次主张我们是相爱的，但是被挡下了。

“啊，详细的情况以后会问你的。”

此时警察注意到了我脚边的塑料袋。

“这个袋子是？”

“啊，那是……”

因为害羞而无法立即做出回答，所以警察把手伸向袋子，我慌忙回答

“安……安全套……用过的。”

“你小子！”

琦的父亲的怒声飞来。

“冷静冷静。”

警察边安抚着他，边从袋口往里面看去，我感到非常羞耻。

“那么，这个作为证据就由我们押收了。”

证据，押收——

警察对我说：

“那，走吧。”

我不由得问：

“走？去哪？”

警察的表情闪过一丝不耐烦。

“肯定是警察局啊，你现在因为违反埼玉县条例被逮捕了。”

逮捕——

我现在才注意到，面前的警官体格健壮得让人恐惧。

我回头看向琦的方向。

她用空虚的双眼看着我。

—— 八 上木 荔枝

五月二日，周日。

因为逆井家的早饭是在8点开始，所以我把闹钟设置在7点。曾几何时我曾经在某宗教设施里因为睡过头而失败过，不过这边是工作我会好好起来的。另外学校并不算在工作范围内。

在我打开房内侧的门的的同时，大厅一侧的门也打开了，涉谷先生从中出现。

“啊，上木小姐，早上好。已经起来了吗？”

“早上好。莫非是打算来叫我起床的吗？”

“哈哈，不，只是以防万一。准备好了的话，我们一起去厨房吧。”

“哎？”

“因为你是刚开始做，我会给你帮忙的。”

没关系的，您也是有很多工作的吧，请优先那边——我想要如此拒绝，不过从涉谷先生的立场上考虑了一下，应该是对新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来感到不安吧。

“多谢您了。那么我去整理一下自己，请稍候。”

我从洗手间回来后，看见涉谷先生打开写真吊坠的盖子，正在看向其中。注意到我来了以后就把它收回到了口袋里。

里面是夫人或者恋人的照片吗。啊，不过他是住宿在这馆内的，也就是说单身？

在短暂犹豫了一下涉入他人隐私是不是不太好之后，我还是试着问了一下。

“涉谷先生结婚了吗？”

“没有，我是单身，住宿在这里。哦，你是对那个吊坠的内容感兴趣吧”他脑筋转得很快。

“恩，啊，是。”

“那算是以前我心中的人吧”

以前心中的人，也就是如今已经断了吗。不，那样的话就不会随身带着照片了。或许有可能是那个人已经去世了。

这番想象终结了对话。

我们前往厨房，我制作了昨天模拟练习的料理。

“身手不凡啊。”

“不，多亏您借我的笔记。”

“不不，这不正是照我的菜谱做，还加入了你自己的东西。原来如此，

还能这么做啊。下次就请让我借用一下这种做法了哦。”

被涉谷先生表扬我也很高兴。

他帮助我上菜。我们两人在把菜上桌的期间，逆井家的人们也一个个地断断续续地下来到了餐厅。火风水小姐一大早就洛丽塔装，还真喜欢啊。

“早上好。”我问候道，火风水小姐盯着我说：

“那个香水，你不再用了？”

“是的。”

因为被你说了啊。

“呵——，恩。”

她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一句就入座了。她倒是从早上开始就有化妆，空气中飘荡着她那似乎价格不菲的香水的气味。

昨天的事似乎二胡还心存芥蒂，无视了我的问候。我无意中注意到他双眼下的黑眼圈更为深重，比昨天更像恶魔了。

另一个处于漩涡中心的人，三世，迟迟没有下来。

渐渐地除了三世，其他人都到齐了。

“三世这是睡懒觉了啊。”东藏说。

“虽然是连休，这也太放松了。”二胡接着说。

“嘛，估计差不多到时候就起来了。先吃吧。”

东藏说着，开始吃早饭。

“我们去厨房吃吧。”涉谷先生低声说。

东藏也曾经说过平时是分桌吃的。我点点头，前往厨房。

自卖自夸虽然有点那个，不过我的料理是很美味的。逆井家诸君现在也在品味能雇到我的幸福吧。

我边这么想边吃着，厨房的门被推开，东藏探出头来。他抱歉地说道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用餐了。三世还没有下来，你们能去看看他的情况吗？”

“好的。”

说着涉谷先生就要站起来，我连忙制止：

“我去看。”

作为底层不好好干活可不行。

啊，不过从昨晚的情况来看，我去叫他起床的话，他肯定没好气吧。

想虽然是这么想，不过事到如今也不能打退堂鼓。

我离开厨房，来到三世的房间前。

这座洋馆内房间的上锁方式有些奇怪，仅在二重门中大厅侧的那扇门上有锁，可以从前室那边锁上。三世房间的门没有锁上，所以我进入前室，敲了敲直接连接三世房间那扇门。但是敲门数次也没有人回答。

是还在睡觉吗，我打开门一看，三世倒在房间中央的绒毯上，周围没有杂物。

“哎呀，麻烦了。”

我慌忙跑过去，他的脖子上缠着一条绳子，是那种一拉就会绞紧的缠法。三世表情安稳，但是面部因为淤血而肿胀。他穿着睡衣，没有带那串曲别针。可能是被勒住脖子的时候失禁了，一股氨臭味直冲我的鼻子。

我一时迷惑于是应该先给他把脉呢，还是先把绳子解开。如果他还活着，那就应该尽早解开绳子，反之如果他已经死了，那么解开绳子就违背了保存现场的原则。可是从三世身上完全不能感受到一丁半点的生命气息，所以我先给他把了把脉，果然已经死了。

自己绞杀自己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应该是他杀。

以受过法医各种各样教诲的我的看法，死亡推定时间约为凌晨 2 点到 4 点之间。被绞死者一般会呈现苦闷的表情，但是三世表情安稳。室内没有打斗的痕迹，床有人睡过。是在睡着的时候被杀了嘛——不，被人勒住脖子的时候他就应该起来了，犯人有可能用了安眠药。

我想着犯罪的情景。在凌晨 2 点到 4 点之间，犯人到访三世的房间。犯人劝三世吃下含有安眠药的食物或饮料。吃下后三世倒在床上。犯人取出藏在身上的绳子勒紧三世的脖子——

我扫视着现场，没有饮食的痕迹，有可能是犯人已经清理过了。

有几个窗户开着，但是犯人从那里出入的可能性很低。因为窗外没有可以被绳勾利用的阳台或者可攀爬的雨水管。基本肯定是内部犯没错了。

我用带着的手机拍下现场照片。也没有更多可以做的事情了，于是返回餐厅。

在下到一楼大厅时，涉谷先生从食堂的门中走了出来。可能是感觉我去得太久就来看看情况吧，我告诉他三世的死讯后，他脸色大变。

“你说什么？！”

“这得告诉其他人啊。”

“……不，保险起见请让我先去确认一下。是在三世的房间吧。”

我点点头，涉谷先生跑了过去。事关重大，他也觉得不能全盘接受我的说法就这么向东藏报告吧。我也不能无视他的判断就这么直接向东藏报告，

所以我也先回了一趟现场。

我进入三世的房间后，看到涉谷先生正在解开缠在尸体脖子上的绳索。我不由得责备他说：

“这可不能啊，必须保存现场。”

涉谷先生甩了我一眼，然后无视我的话继续解绳子。

“上木小姐说得很对。我也把过脉了，但是从我的立场上来说，必须这么做啊。”

也就是说必须展示出试图施救的姿态吗。确实没有习惯于案件的人来看，我这种就那么放着绳子不管的做法可能是很冷酷的。

接受了涉谷先生的想法，我默默地看着他工作。涉谷先生解开绳子之后，站起身回过头来说：

“那么，这得告诉其他人啊。”

他的表情非常疲惫。

之后就是毫无悬念的大混乱了。

和我一起来到餐厅的涉谷先生先是到东藏身边耳语几句，东藏大声叫了出来。

“什么？你说三世死了！”

房间中的视线集中在了东藏身上。

“什么情况？”

火风水小姐尖声质问。涉谷先生说明了情况之后，室内一片骚然。

全员立即上楼到三世的房间中，然后看到尸体以后全惊呆了。

“夫人！”

回头一看，涉谷先生支撑着火风水小姐的身体，看来是失去意识了。

“先送她回房间。”

东藏苍白着脸吩咐说。涉谷先生点点头，把火风水小姐搬了出去。

东藏、火风水小姐、一心、二胡、京、涉谷先生，全都像是被晴天霹雳击中一般。但是犯人应该就在这些人当中。

等着警察来的这段时间很闲，我就去把碗碟洗了，正洗着涉谷先生来到厨房。

“上木小姐，有空吗？”

他把我带到了书房。房中没有开灯，仅有自然光照射的室内有些昏暗。

东藏坐在放有电脑等东西的红木质地桌边，旁边的圆凳上坐着二胡。他

们背后的书架上整齐排列着看起来很贵的书，不过和一心房中不同的是这里的书基本没什么读过的痕迹。

和面试的时候一样，涉谷先生留在了门口。

“坐。”

东藏声音僵硬，指着桌子正面的长椅说。我在那里落座。四个孩子在接受帝王学课程的时候，应该也是坐在这里的吧。

东藏像是在犹豫不定该怎么开口。在发生这种事以后，应该不会再有让新来的人住在家里的打算了。果然是要辞退我吗，那样的话，钱要怎么算啊。

我正在想着这些事，他终于开腔了。

“我听二胡说了。昨天晚上，你和三世有什么不快吧。那时候你对二胡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能发誓那时候说的是真的吗，敢发誓你和案件完全没有关系吗？”

他没有使用敬语。看来对我的印象是已经变得相当差了。我来的第二天就发生了杀人事件，会被怀疑也在情理之中。

“我能发誓。”

我看着东藏的眼睛回答道。他盯着我的眼看了回来，接着说：

“昨天晚上你在一心的房间里，跟他在说些什么？”

“正如那时一心先生说的，在讨论推理小说的话题。”

“推理小说啊。”

看样子他完全不相信。果然是在怀疑一心是伪造信件，将我引入馆内的内奸吧。

东藏面露难色沉默了一段时间，最终开口说：

“我有三个请求。”

“恩。”

“第一，希望你直到约定的五月五日晚上为止都住在这里继续进行工作。”意外的要求。别说辞退了，竟然还要我继续住在这里。

“第二，关于你昨天晚上和三世的口角一事，希望你对警察保持沉默。”

这又是为什么？不过作为我来说，倒是也不希望被警察怀疑，尽量不想去谈起此事。

“第三，就是我雇用你的契机。如你所知，是我直接寄信给你请你来到这里的，但是希望你对警察不要这么说。代之可以告诉他们你本来就是二胡的朋友，是经他介绍仅在黄金周期间来这里帮忙家务。我希望你这样对警察说明此事。二胡和你就是音乐上的……恩——怎么说呢……”

东藏看看二胡，二胡对我说：

“是我乐队的粉丝，跟我在展演馆认识的，就先说是这样吧。”

我提出了合理的疑问：

“能继续在这里工作自然是很好，不过为什么要藏下口角和信的事呢？”

“关于口角，对你来说也是没那么想跟警察说这事吧。”

东藏虽然这么说，但是这并不能算是回答。我想知道的不是我而是他那边想要隐藏此事的理由。

“关于信，怎么说呢，总之就是对于雇佣女仆来说，直接寄信给对方实在算不上是什么普通的方法，我不想让警察有什么多余的怀疑。”

这说得也是含混不清。

“逆井先生，你一开始就没寄过什么信吧？”

我发动奇袭。

“不不，当然寄了。”

东藏还是要耍滑头到底，然而那一瞬间的狼狈已经朗声道出了真相。

“薪水涨到四十万。你能遵守这三个约定吗？”

“恩——但是我这人，嘴上没把门的啊。我真是非常非常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下子说漏了嘴——”

东藏脸上恶魔之父的面相一掠而过。

“……五十万。”

“明白了，我会遵守。”

好棒，临时收入！

“那么你就按我上面说的跟警察说吧。”

“我是可以啊。但是要是家里其他人提出了矛盾的证言怎么办。就单从昨天的自我介绍来看，也很难说我和二胡本来就是朋友吧？”

“这方面我会预先跟他们说好，你不用担心。你只要注意好自己的证言就行了。安全起见，你能把那三个约定的内容复述一遍吗？”

做事非常彻底啊。不辞退我可能也是不想为此引起警察的注意。做到这等地步，他到底想要隐藏什么？如果按昨天晚饭时我想到的“抓商业间谍现行和引蛇出洞找出内奸说”的话，只要对警察照直说就好了。这里面有什么更为深刻的内情。

在复述完离开房间的时候，我姑且还是警告了他们一下：

“但是逆井先生——总是在试图隐藏，可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哦。”

昏暗的房中，东藏看起来就像一尊沉默的诅咒雕像，十分可怕，于是我

迅速关上了门。

一段时间之后警方的初动调查员到了。我曾经遇上过数次刑事案件，不过感觉这次来的人似乎比往常多了一倍，是因为现场在大企业社长的私宅里吗。不过可能是去周边进行询问调查了吧，那只大军人数很快减少到了和往常一样的水平。他们之后，和蓝川先生一样带着警视厅搜查一课徽章的人们也到达了。

我们顺次单独被叫到接待室中接受询问。

轮到我了。进入接待室后，一男一女两个刑警迎接了我。男性大概 40 岁左右，面带销售员般的社交性微笑。女性较为娇小，如同高中生般稚嫩——似乎在哪里见过。你看，我不是不记得人的长相嘛。

她一看见我就惊吓的叫出来

“你……你是——”

看来果然是见过。跟我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刑警只有一个人。

“我是小松风。”随着报上姓名，她的身份也就确定了。“在 L 商务社长秘书杀人事件那时候，我拜访过您的公寓。”

“好久不见。”

还真能记住只见过一次（虽然算上梦里的话就是两次）的人。我边赞叹边回礼。

她的表情变得更为惊讶。这人怎么这么忙，有什么需要这么惊讶的吗。

难道说——她注意到了？

注意到了电话告知他们蓝川先生病倒的人是我？

那只是通过电话谈过两句而已，而且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声音做了伪装，她没理由会察觉到。但是即使只有一点点，如果她对此抱有违和感的话——

对她必须小心。一点点失误就有可能招致我和蓝川先生的关系败露。说起来在梦中她也是很敏锐。

我警戒起来。男刑警问小松风小姐：

“这是哪起事件的关系者？”

“是 L 商务村崎社长的——”小松风小姐打住了话头。是在要说出情人二字的时候注意到了那是一个失礼的称呼吧。不过她很好地糊弄了过去。

“——不在场证明证人上木荔枝小姐。”

“啊啊，是那个。”男人也听过我，不过看来只限于名字。“那时候劳烦您的帮助。我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的花田。”

这人就是花田先生啊。他报上名来我才明白他就是在医院床上偷听到的声音之一。果然一般来说只靠声音是认不出人的。

看起来蓝川先生的班组负责这起案件，不过听说那人自身还在入院中。他知道我的推理能力，所以曾经私下告诉我调查情报，让我帮忙解开案件过。可是本次事件却是指望不住。嘛，也不用每一次每一次都要我去做侦探嘛。我的职业是妓女，侦探只不过是我的兴趣罢了。

“请坐。”

我们在沙发上对面而坐。正面那副风景画现在看起来也是一副煞风景的样子。

“恩，确实上木小姐是高中生吧？”花田先生问，“也有在做女仆吗？”

“只是黄金周限定的打工。”

“哦，这样啊。那么是怎么到这家来的呢？”

我说出了东藏指示我说出的内容。对警察虽然有些抱歉，不过拿了钱的我嘴可是很严的。

花田先生似乎也没感到有什么异常，很简单地跳转到了下一个问题。

“关于去世的三世先生，他和家人间有什么矛盾，或者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对不起，我是昨天晚上才来的，什么都不知道。”

很遗憾，从现在的我这里是得不到什么情报的。

“不，我也觉得是这样。说起来，凶器是绳子，你在这家里见过绳子吗？”

“没有。”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今天凌晨2点到4点之间，上木小姐在哪里做什么呢？问是这么问，我是觉得可能就是在自己房间里休息吧？”

凌晨2点到4点，好极了，我的死亡推定时间正中靶心。

“是啊，睡得沉极了。所以没注意到有案件发生。”

“果然吗。感谢您的协助。案件询问就到此为止。您可以回房间了。”

“调查请加油！”

我装傻充愣，而小松风小姐一脸认真地回答说：

“好，我会加油！”

花田先生只是苦笑。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要离开接待室时，感觉到了一丝违和感——欠缺感。恩？有什么不够……？

“怎么了？”

可能觉得站在门口不动的我有些奇怪，花田先生问。

是怎么回事呢？

我稍微想了一下，但是仍不明白缺了什么，于是回答说“没什么”离开了房间。

我打算回自己房间，于是来到二楼大厅。众多刑警和鉴证人员忙碌地出入于三世的房间。有一个人在远处一直观察着他们，是一心。

莫非是打算作为自己作品的参考吗。或许即使是在家人被杀的情况下，艺术家这种生物也是会产生那种想法的。

这时，火风水小姐从房间走了出来。她看来是恢复了意识，她拖着好像还在梦中的脚步靠近三世的房间。

“母亲！”

一心跑到她旁边。

“三世……三世哪去了……那孩子怎么样了？”

火风水小姐呟语着。

“很遗憾……没有救回来。”

一心错开眼睛回答。

“假的吧，告诉我是假的。”

“不是假的。不是假的啊。”

“怎么会……”

火风水小姐扑在一心的胸口哭泣。那悲伤的样子就像是自己所生的孩子死去一样。一心轻拍着号泣的她的背后，大大叹了一口气。

上午在一片忙乱中结束了。

我打算去厨房做午饭，涉谷先生制止了我。

“经过这么多事，上木小姐也累了吧。我去做。”

“不必在意，涉谷先生才是忙坏了吧。”

“不不，我没问题。”

他的话听起来像是在关心我，但是那里面隐藏着不容置辩的强硬。从此我察觉到，这是不想让我做料理啊。因为新来的我有可能在里面下毒。嘛，与其说是认真的有这种想法，不如说是出于可能有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存在的考虑吧。我领会精神，从料理人之路上下退了下来。

即使如此，最终大家还是几乎没有碰午饭。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那个……”

正收拾着餐具，一心从旁搭话：

“一会能来我的房间一趟吗？”

洗完要洗的东西之后我前往他的房间。进入前室后我敲敲门，然而很长时间都没有反应。正想再敲一次，门终于开了。

“对不起，刚刚在和表妹说话。”一心边把手机塞进口袋边说，“她家在埼玉县北部，不过好像警察还特地跑到那边去做情况询问了。果然警察这种职业就是不什么都确认一下就无法善罢甘休吧。”

他语带笑意，然而看起来却像是在虚张声势。

我们坐在椅子上。他垂着眼睛，像是自言自语般说了起来：

“我虽然曾经想过一生中想要碰上一次杀人事件，没想到竟然是家里人被杀啊。这是遭了天谴吗？”

低沉的声音断断续续：

“那家伙，决不能算是什么好人吧。不如说该分类在坏人里。在这片是个有名的不良少年，似乎坏事也是做了不少。如果没有父亲的力量，可能早就进了少管所……但是他也是有很多优点的。人类不就是这样吗。然而他却被那样悲惨地被杀了。混蛋，到底是谁……”

他抱住自己的头。我什么也没有说。最后他抬起脸，看着我：

“上木小姐，如果是你的话，应该能解决这起案件的。拜托你，抓住杀害我弟弟的犯人。”

“我的委托价格是五十万元，你能支付吗？”

我试着说。他僵硬了一瞬，立即回答说：

“我会支付。即使离开研究生院进入父亲的公司”

要放弃为实现梦想而作的延期支付吗，真是个好入。

“骗你的，我不收委托费。”

我的职业是妓女，侦探只是我的兴趣罢了。

“也就是说，你接受了！”

“是的。虽然是在家务闲暇的时候才能调查。”

“当然那也可以！”

“但是我认为这是你们内部的犯行。可能因为我的调查，你的某个家人会被判明为杀人犯，你已经有这个觉悟了吗？”

他在膝上握紧了拳头。

“我已有觉悟。我也认为可能是内部犯。”

“那好吧。于是事不宜迟，现在就让我作为侦探向你提出一些问题。”

“问什么都可以。”

“你从东藏那里有收到过关于我的事该如何说明的指示吗？”

“是的，就是那个二胡的朋友什么的吧。所以姑且我是跟警察这么说的……但是上木小姐和二胡昨天才第一次……”

“是的，第一次见面。”

“为什么父亲要这么做？”

我把“抓商业间谍现行和引蛇出洞找出内奸说”的推理告诉他，问他不知道有谁有动机把我叫到这馆内来。同时，我也在一直观察着一心的表情，他看起来纯粹是被吓了一跳。

“哎，那么一封信。确实这事该说是奇怪还是怎么呢……但是叫来上木小姐的理由我也是……如果上木小姐是杀害对象的话倒是还能理解，然而又不是。”

推理作家志愿者轻易说出了可怕的事。可是看起来他没有考虑到连续杀人的可能性。我不是也有可能在下一次就被杀了吗——嘛，如果是我的话，也会先杀掉目标吧。如果先杀掉三世，我可能就会逃回去。

本来和逆井家人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也没有被杀的理由。

不，当真如此吗？三世和二胡昨天晚上不就找些奇怪的理由缠上我了嘛。或许我和逆井家之间是有联系的，只是我不知道（或者忘记了）而已。也有可能是对方错认为我们之间有联系。

“说起来昨天晚上……”

我说出三世和二胡缠上我的事，寻求一心的意见。

“有这种事……上木小姐真的和三世跟二胡……”

“完全不认识。”

“就算不是上木小姐自己，有没有家里人或者朋友最近被不良少年打了，或者被抢了钱。那不良实际上是三世，他错认为上木小姐是来报仇的？”

“也没有那种事啊。”

“那可能是三世看错人了。不管是哪样，把上木小姐叫来馆内的人物是想要让上木小姐和三世见面的。想要以上木小姐为催化剂，让三世发生什么化学反应。”

我心中一动。感觉一心这番话中隐藏有什么真相。我被招来馆中一事和三世被杀一事，可能是以这种方式联系起来的。

“你知道有谁在恨三世先生吗？”

“家以外的话，倒是听到过各种各样的恶评，不过具体的事情就不知道了。重要的家里就……说真的不知道。那人也不会在家里使用暴力”

“下面是万全起见的问题：今天凌晨2点到4点之间，你在哪里？做什么？”

“‘万全起见’，问不在场证明时的常套句啊。”一心虚弱地笑笑“可是你看那个时间点上嘛，就是普通的在自己房间睡觉。”

“我也是。”

“对警察我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时间带就是死亡推定时间吗？”

“多半就是了。”

我说去试试其他人，离开了他的房间。

其他人……感觉可能知道些什么的就是今早在书房里的东藏、二胡、涉谷先生这三个人。这里面能简单攻下的应该就是二胡了吧。

看了眼腕表，十三点二十分。放手玩一段午后情缘吧。

我正要前往二胡的房间，从楼梯柱那边转出花田先生和小松风小姐。最好还是不要让别人发现我前往二胡的房间。等二人消失在三世的房间里之后，我试图打开二胡的房门。

可是二重门中大厅那一侧的门锁上了，唯有敲门。

登陆一会，门战战兢兢地开了。

看见是我，他不满意得皱起了眉头：

“什么啊，原来是上木小姐啊。有什么事吗？”

“你和你父亲，还有涉谷先生，你们在隐藏着什么对吧？”

“什么也没藏啊。”

“骗人。昨天纠缠我的三世先生，今天就被发现成了尸体。这绝对不是偶然。昨天你的举动来看，像是也知道什么呢。希望你能告诉我，如果你肯说的话……”

我的手指轻抚他大腿内侧，没有男人能抵挡这一招——本应如此。

可是，他却拍开了我的手。

“别这样啊。”

! ? ! ? ! ? ! ? ! ?

“我可不吃美人计啊。你这种水平的女人，我上过好几个了”

“这种水平的女人……”

“哦，受伤了？要说也是。一直以来对那些底层男人都有效的办法对我

失效了嘛。趁这个机会让你明白一点，像我这样一流的男人是不会被什么女人左右的。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回去干你自己去。^[1]”

门板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不，是二胡关上了门。

我陷入哑然、呆然、愕然——一切的一切都……

我的美人计失效了……

而且最后还被称为“你这种程度的女人”……

这是为什么……

世界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

之后我像是丢了魂一样，忘我地投入到家务中。

“我是女仆/精致的定制女仆/扫除、洗濯、浇水、工作好多/没什么空去做侦探”^[2]

哼着歌，用软管给庭院的花坛浇水时，有人从背后对我说：

“上木小姐，你查到什么了吗？”

是一心。我慌忙停止哼歌。在发生杀人事件之后哼歌这本身就不太好，而且那个内容也是个问题。所幸委托人似乎并没有在意。

“抱歉，家务实在太忙……”

这是谎话。时间要多少都有，但是我很害怕。害怕东藏和涉谷先生也拒绝我的美人计。那样的结果就是上木荔枝的身份特性的崩坏。我只是一个胆小鬼。

然而一心仍然亲切地向我说道：

“是我硬拜托你的，你道歉也是。如果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请尽管说。”
罪恶感。

有效地使用委托人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

“那么，就有劳你了。能帮我问问家里的各位在死亡推定时间期间的不在场证明，以及关于杀死三世先生的动机大家有没有线索吗。多半你去问的话，会比我这个新来的去问回答率要好。”

“交给我吧。”一心满身干劲地出发展开调查。

晚饭后，一心的房间里，我得知了调查结果。全员证言都一样，凌晨2点

[1]译者注：此处原文为英语“Know yourself, And go fuck yourself.”

[2]作者注：作词作曲：上木荔枝。

到4点在自己房间里睡觉，所以没察觉到案件的发生，动机上除了不良少年的对抗之外想不到别的。基本都是这样。

“什么忙也没帮上，真是抱歉。”

“不，麻烦你了。”

我也必须要回应他的心情。

“现在我要再次对现场进行调查。”

刑警们在下午收工了。现在三世的房间处于只贴了禁止进入的胶带的状态中。

我站起身，一心小心翼翼地：

“那个，我可以一起去吗？”

“当然可以哦。那请准备好手套，最好也能戴上帽子。虽然我觉得鉴证调查已经结束了，不过以防万一还是不要留下指纹和毛发。”

我先回了一趟自己的房间，从侦探七种道具套装中取出透明手套。侦探七种道具套装是我在冲动之下从网上以19800元买来的。不过毫无悬念变成了吃灰专用，所以我时不时会带着寻找使用的机会。这个套装里也有指纹检出道具，不过这次已经有专业的鉴证人员在进行调查了，我也没必要专门重新再去采集。如果在致命的地方留有指纹的话，犯人早就被逮捕了吧。不是那种地方的话，可以说都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会留下点指纹很正常。

回到大厅中，一心已经装备上了毛线手套和带有帽舌的帽子。

“抱歉，我没有带帽子过来。”

我姑且解释了两句，不过并没有觉得这是多大的问题。

我们注意着不要切断胶带，进入了三世的房间。

打开电灯，模拟尸体姿势的绳子就跳入了我的眼中。旁边传来了一心吸气的声音。

尸体自身已经被搬走了。多半是要进行司法解剖。

位于尸体股间部分的地毯上有一块污渍，应该是失禁的痕迹。

“凶器是绳子。这房中有绳子吗？”

“警察也问了这个问题，抱歉，我不清楚。在楼梯下面的杂物间之类的地方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是涉谷先生的话……”

“说的也是，回头去问问看。”

书架上杂然陈列着不良漫画和机车杂志。学习桌边靠着电吉他。

“二胡先生倒是说过他在玩乐队，三世先生也在玩音乐吗？”

“在二胡影响下随着玩玩，不过好像很快就扔一边去了。那人不管做什

么都没耐心……”

一心回忆着说。确实，吉他上蒙着一层空虚的尘埃。

我开始对房中进行调查。跟在我后面的一心双眼发光，气息混乱。看起来是在死命地压制着自己心中的兴奋。和侦探一起对杀人现场进行调查对于推理作者志愿者来说应该是求之不得的经验吧，然而另一方面被杀的是自己的家人。他心中可能就在纠结着这一点。

可是并没有找到什么可以作为推理小说参考的大发现。这也是当然的，如果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的话，早就被警察拿走了吧。

硬说的话，就是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失禁的痕迹这一点了吧。因为没有见到尸斑之类的地方无法确证，不过尸体被移动过的可能性较低。

另外，发现尸体时开着的窗户现在已经关上了。这件事本身可能只是有刑警因为觉得就那么开着窗不太好，所以就把它关上了。不过发现尸体时窗户是开着的这一点却是有令人深思的余地的。

“三世先生很怕热吗？”

“说不来啊。那很重要吗？”

“是的。发现尸体时窗户是开着的。那么是三世打开的呢，还是凶手打开的。根据这一点事情就不一样了。”

“哦哦。昨天晚上有点热，可能是三世自己打开的。”

是吗？我觉得是个挺舒爽的晚上啊。说起来一心昨天晚上也开着窗户。这人有点胖，可能比别人更怕热吧。

一心无从得知我的胡猜乱想，继续说：

“反之如果是犯人打开的，那就是为了从那里逃走……？啊，但是内部犯的话就没有从窗户逃走的必要了。”

“或者说是因为什么理由必须进行换气。”

“换气？使用了煤气的诡计之类的吗？”

我不由得笑出声来：

“真是非常有推理狂热者感觉的飞跃性思维呢。我想说的是犯人想要消除残香之类的，比如说香水。”

“香水……上木小姐，莫非对母亲……”

昨天晚上和刚洗完澡出来的火风水小姐擦肩而过的时候并没有闻到香味。不过也有那之后使用了香水的可能性。洗完澡以后喷香水的女性意外地挺多。

“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而且啊，不止火风水小姐，京小姐也有用香水

吧？”

一心有些难说出口：

“不，京感觉不太像是用香水的那种人。”

确实作为那个年龄段的女性来说，她是少见地没有化妆，所以对香水没兴趣也是可以接受。可是一心话说得遮遮掩掩的令我在意。我静等着以为下面会有什么补足说明，然而他改变了话题。

“然后说起臭味的话，就是失禁的氨臭味了吧？”

“但是冲淡那种臭味又有什么意义呢？”

“恩……犯人杀人后还有暂时留在现场的必要，无法忍耐那股臭气所以……嘛，却是完全想不到为什么有必要留在现场啊。”

结果最后也没能得出结论，我们就这样离开了房间。

分开的时候一心说：

“再次拜托了，请绝对要抓到杀死弟弟的犯人。”

“好的……”

为此就有必要诱惑东藏，向他问出情报来。但是如果再次被拒绝的话……那时我没有自信自己还能保持正常了。

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试着不加入情色要素直接攻击了一下涉谷先生。你是不是在隐藏着什么？什么也没有隐藏。当然不可能说啊。我是白痴吗。

顺便也问了一下绳子的事。绳子在杂物间里有，不过有多少就没有把握到了。也就是说不知道在这次的犯罪中有没有人拿出来过。

就这么在磨磨蹭蹭中，到就寝时间了。

东藏在睡前把大家都集中在起居室。火风水小姐眼睛周围通红，像是哭肿了，二胡看起来困得要死。

东藏语气沉重：

“刚才警察打电话来了。”

“犯人抓住了吗？”火风水小姐的质问很是尖锐。

“不，并没有。是一些例如遗体需要进行司法解剖所以晚一点才能还给我们之类的事务性联系。所以守夜也需要相应地推迟……”

东藏露出难以说下去的表情，然后语带苦味继续道：

“警察不知怎么地，好像以为是内部犯”

“什么，是说我们中有犯人吗？！”火风水小姐说。

“无稽之谈。虽然是无稽之谈……但是姑且还是需要有所警戒。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务必锁上房门。然后深夜中无论谁来拜访也不要开门，知道了吗？”

我们无言地点点头。

我在洗脸间刷着牙，京走了进来。我们以眼神行礼之后，她站在我旁边开始刷牙。刷牙期间无法说话，所以我们只是默默地刷。

我若无其事地通过镜子观察着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是了，她的头发蓬乱，分叉很多，发质受伤很是厉害。做一下头发护理多好——虽然这不是作为用人的我该说的。火风水小姐的头发很顺滑，教教她多好。

先洗漱完毕，我正要离开洗面所，京擦着手叫住了我。

“你跟一心哥哥关系很好嘛。”

“恩，在推理小说方面很合得来。”

“啊，是因为那个啊。那个人不太会说话，声音也比较低沉，似乎经常被误解。但是实际上是个很温柔的人，所以能有你这个朋友真是太好了。”

“京小姐和一心先生的关系也很好啊。”

从她的口气上就可以看出来。她害羞地说：

“这么直接地说出来，不知为何有点羞耻啊。。”

“是吗？”

“兄妹之间关系很好什么的不觉得有点羞耻吗？不过，恩，不坏。”

“跟三世先生之间呢？”

她的眼中蕴含着一丝挑战之光。

“这就是你的侦探兴趣吗？”

“若是让你生气了，我道歉。”

“无所谓啊。嘛，他那副堕落样你也见过，要说跟他关系很好那也是在说谎。正确地说，算是相互不干涉吧。”

“谢谢。”

回到自己房间，确认着闹钟，有人敲响了房门。打开一看，是涉谷先生。

“请锁门。”他说，“你知道怎么锁吗？”

“啊，对不起。刚刚就正想去锁呢。您是在一间房一间房地逐个确认吗？”

“是的。这是东藏的指示。请注意不要忘了窗户也要上锁。”

动真格的啊。但是多注意些总是好的。

间隔开大厅和各房间的二重门唯有位于大厅那一侧的可以上锁。没有把手，代之以门上的凹陷进行开闭，那个凹陷中有上锁按钮。按下按钮之后随着咔嚓一声，房门就无法打开了。涉谷先生也在外面咔嚓咔嚓地确认了房门

已经锁上之后离开了。

我确认了窗户的半月锁也已经锁上之后，关掉点灯钻进被窝。果然这所房子中的黑暗十分深邃。

—— 九 户田 公平

五月二日，周日，清晨。

在保镖的目送下，我和警官从后门出来。后门外停着一辆印有埼玉县警察字样的巡逻车。此时已经五点过了好久，周围变得相当明亮了。清晨的住宅街区一片寂静，能听到的只有时不时远方传来的汽车引擎声。明明已经是五月了，外面却让我觉得特别冷。

警察对保镖说：

“之后就由我们这边适当进行处理。请代我向逆井先生问好。”

适当的处理。感觉自己就像是变成了需要特殊废弃手续的垃圾。

保镖无言低头一礼，关上了后门。

警察取下肩头的无线电对讲机，和谁进行着通信。

“嫌疑人已经控制。现在前往警署”

嫌疑人。在警察剧里听过这个词，没想到有一天居然会用在我身上。

我重新认识到自己已经被作为犯罪者对待了，心中一凛。

说起来，当时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即使有这方面额定知识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的余裕，不过像这次案件这样，没有逮捕令也可以逮捕吗？这回多半是不需要逮捕令的现行犯逮捕吧。严格来说，不是在犯行中，而是在刚犯罪完成即被目击到的准现行犯。使用过的安全套也会被当做准现行犯要素之一的“犯罪的显著证据”来解释吧。现行犯逮捕不适用于轻微罪行，不过很遗憾，青少年淫行不属于轻微罪行。

警察通信完成后，打开了巡逻车的后门。

“上车吧。”

我如他所言。

“伸出双手来。”

我如他所言——咔嚓。

“哎？”

我的双手手腕上戴上了手铐。

“你要是在后排闹起来了也不好处理啊。到署里就给你解开”

环绕在手腕上的冰冷沉重的金属犹如发射着强力的重力一般吸引着我的意识。

不知何时汽车已经发动，我注意到的时候已经奔行在不认识的街道上了。

最近的警察署距离我那里有些远，我一次也没有去过那边。

到达之前基本没什么交流，不过在等信号灯的时候警察曾问过我一次。

“第一次碰到这种事？”

我不清楚他指的是做爱还是因青少年淫行被逮捕，不过不管指的是哪方面，我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是第一次。”

“是吗。不过违反条例就是违反条例啊。”

“那个，我会怎么样呢？”

“怎么样是指？”

“会有什么处罚呢？”

“说不来。那是法官决定的事。”

“啊，竟然需要审判吗？”

逮捕，然后审判。难以置信的事情一件挨一件降临，简直就像是在做恶梦一样。

“不，这里面很多道道的。”警察语气有些慌乱“负责人会给你详细说明的，在这说也没什么意义。”

渐渐地，警察署到了，那是一栋老旧粗糙的建筑。

警察将车停在建筑后面，从后门带我进去。

地板和墙壁都是那种蒙尘的灰色，这里充满了其他公共设施没有的独特的阴气。

上到二楼，警官打开一扇门，解开了我的手铐。

“里面坐，稍等。”

门上附有窗户。那是一个位于门板高出的有铁栏杆的小窗。无谓的巨大镜子（多半是用于认人的单向镜子）。中央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电灯。墙角另有一张放着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的书桌。完全跟警察剧里出现的审问室一模一样，接下来如果能出现牛排盖饭的话就完美了——我正这么想着，肚子叫了起来。说起来，我刚经过一整晚的激烈活动，现在还没吃任何东西。

警察从外面锁上门，握着把手咔嚓咔嚓晃晃确认锁好了。我也试了一下那个把手，果然转不动。这也是我第一次被别人关起来。

我如他所言坐着等待。可是要坐哪个椅子呢。那个警察只告诉我“坐在里面稍等”。

椅子总共有三把。隔着中间的桌子放着两把，墙角的书桌边有一把。其中主桌边那一边肯定是供辅助的刑警使用的，他要坐在那边听供述并编写相关文件。我和刑警应该会坐在中间的桌子两边，不过两把椅子我该坐哪一把呢？

这是，我想起接近入口的地方为下座的规矩。嫌疑人不可能比刑警高贵，

我该坐下座。在这种判断下，我坐在靠近门的椅子上。

椅子咔嚓咔嚓抖动着。地震——不对。震源是我本身。

难以置信的事情不断累积。本以为终于和最爱的埼有了初体验，却被她父亲痛骂，最终遭到逮捕，以后会怎么样呢。在无法预见将来发展的恐怖中，我抖个不停。

大概一分钟以后，门开了。

进来的是两个男人。下巴上都是胡渣，穿着皱巴巴西装的中年男子。另一个是脸上的配件如同豆粒一样小，同样穿着西装的青年男子。

中年人一见到我就怒吼起来。

“滚开，那是我的座位！”

“啊，我还以为这边是下座。”

我连忙站起来。

“下座？别跟我扯那些俗世的常识。审问室里嫌疑人就要坐在里面，这是怕你们逃走啊。”

“抱歉，我不知道这个。”

“就算不知道用脑子想想不就明白了。白痴。”

白痴？怎么白痴了。谁会知道警察署里那些规矩啊。有这种规矩的话，刚才的那个警察跟我说明一下不就好了……虽然我想要这样顶回去，然而对方不愧是刑警，而且因为一见面就立即对我怒吼起来，让我完全畏缩了。千言万语都被堵在喉咙里变为了“唔”的一声。

无奈中我移坐到里面的那个椅子上。

然而中年男人这次却这样说：

“啊，等等，别坐。”

“啊？”

此时我已经坐好了。

“啊……白痴。连那边的椅子你也想污染吗？”

中年人叹着气。“污染”是什么意思啊。我完全跟不上他的发言，中年人摸着我才坐的那个靠门侧椅子的椅面说：

“喂……果然是温的啊。犯罪者的屁股碰过的椅子，这还能坐？”

我这才明白了“污染”的含义。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欺凌啊。啊——○○的椅子上有○○菌……

这种货竟然是刑警吗。这种货来决定我的命运吗。

在我愕然之间，中年人把那把椅子和墙角书桌边的椅子坐了交换。

“喂，底下的。你先忍忍坐这个”

青年心中不满嘟嘟囔囔说着什么，坐在墙角的书桌边，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中年坐在抢来的椅子上，翘起双腿往后一靠，向我这边伸出右手。

“好，那请你开始自夸吧。”

“自——夸？”

“就是你怎么进去的，又怎么出来的，那些故事啊。”

中年人脸上浮现出下流的笑容，右手食指在左手做成的圈中进进出出。这无论如何也超出了我忍耐的界限。

“我说啊，能别开玩笑了吗？”

我抬起腰，双手敲着桌子。

“啊？”

中年人也起来，抓住我了的胸前，然后脸贴得极限地近。

“开玩笑的是你才对吧。”

中年人面无表情，但是那反而让人觉得有一种威压感。

“……为什么要说我在开玩笑？”

中年人放开我的胸前，再次靠在椅子上。然后语气突然演戏一般变得客气了起来。

“国会议员因为和在网上认识的 17 岁人士有不正当关系而遭到逮捕。你对此怎么看？”

我没有回答，但是这位刑警想说的我已经明白了。可是我觉得那个例子和这回的事件情况完全不同。我也坐在椅子上反驳道：

“我觉得国会议员这种有社会地位的人必须更注意一些，而且本来他们和这次我们的事件相比，年龄上的差距大得多……”

“啥？想说你小子这样社会地位低的人的话，做出同样的事就可以被原谅吗？”

“不，不是这么说……”

“而且刚才你说了年龄差距吧，然而 18 岁也好 50 岁也好，都是一样的。跟未满 18 岁的做了都同样是违法。”

我找不到反驳的话，中年人继续说：

“说的就是这个啊。我说你在开玩笑就是你这种思想啊。你啊，完全一点也没感觉自己做了什么坏事吧。一看你那表情我就知道了。但是实际上你

做的事是违反条例的，我就让你明白这一点。”

这种高压地说话方式让我重燃怒火

“那就请让我明白啊。为何不能和不满 18 岁的人做啊。”

“未满 18 岁的青少年缺乏判断力，会被坏大人欺骗，所以必须以法来保护他们。”

这是说琦是没有判断力的幼儿，我是坏大人吗。我反驳道：

“你难道想说从 17 岁到 18 岁突然就会拥有判断力了吗？”

“法条上就是这么写的。”

中年人坏笑着说。那样子看来是一点都不信自己说出来的话是真的。全部都是形式上的东西。

我紧咬不放：

“这和杀人强盗不同。没有受害者。完全没有人因此而受伤害不是吗？”

“啊？你是超能力者吗？你怎么知道对方那个女孩子没有受伤的？”

“因为那是双方都同意的基础上……”

“即使在当时同意，之后也会有人觉得‘哎呀被骗了’的。女性的话，还有身体上的负担。”

琦不可能那么想——我想要这么相信，然而却无法断言。身体的负担这句话我感到了不少责任感。当时有戴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实际上，18 岁和 17 岁之间的性爱不是到处都是吗。高二的时候，班上就有女生传言和高三的前辈做爱了。那也是违法吗。为何只有我必须被逮捕呢，我控诉着这种不讲理：

“大家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呵呵，大家啊。你这么说看来是周围也有这么干的家伙。把他的名字告诉我，那些人我也会去调查。是啊，只有自己被逮捕肯定不爽啊。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多捎上一个是一个啊。”

我无言以对。中年人也并没有真对我的回答有什么期待，他立即接着说

“我以前在交通科干过。出违章处罚单的时候常有人跟我这么说啊。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怎么就罚我一个……恩，确实可能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不过啊……”他指着我，“你也干了。所以就从你开始抓起。就是这么简单。”

我什么也无法回答。确实中年人所说的是正论。

可是他的说法让我不满。为了说明刚才那些内容，有必要用如此挑衅的方式吗。会不会仅仅是嫉妒顺利和女孩做了的我而故意找茬？

“于是，就请从头说起吧。”

所以我依然保持沉默，中年人哼地一笑：

“呵，沉默啊。对了对了，这个必须要说，你有沉默权。所以也可以这样一直沉默。但是没用。我有物证。泛着乌贼臭味的物证啊。”

是说用过的安全套。看不到那个塑料袋，应该是没有拿来这间屋子里。

“如果从内侧检测出你的，外侧检出少女的 DNA 的话，就确定了。先不说这个，6 次也做过头了吧。有那么爽吗？”

从耳朵到脖子都不快地发热起来：

“我明白了，我说就好了吧。”

“没错，说就对了。”

我从和琦的相会开始逐一说起。同时，青年也啪嚓啪嚓开始敲起笔记本电脑的键盘。

当我说到判明琦的 SOS 是为了接近我而演的一出戏时，中年人呵呵一笑：“哈——真是青春啊。”我感觉和琦的回忆被玷污了，心里很不爽。

一切说完后，中年人问：

“这么说你是不知道她的年龄了。”

在这句确认中，我感觉自己看到了一线光明，于是猛扑上去。

“是，就是这样。我不知道。看起来很成熟我觉得她肯定比我大。这样的话也算是违反法律吗？”

中年人吹飞挖出的耳屎，对我说：

“首先要明确一件事，这次你违反的不是法律，是条例。”

“条例……？”

“你不会连法律和条例的区别都不知道吧？”

“我怎么可能知道。请不要把专门知识当常识一样好吗？”

“你是白痴吗，这可是一般常识啊。你这也算是高中生吗？是你无能呢，还是学校教育不行？”

“区别在哪呢？”

“……真是的，没想到要给高中生上社会课啊。所谓法律，是国家规定的。相对地，所谓条例是都道府县各自规定的。区别就在这里。”

可是都道府县说到底也是国家的一部分，所以不也没什么大的差别吗。这些琐碎的不同真的是一般常识吗。我觉得就算把班上的人问一遍，也基本没人能答上来吧。

“条例根据犯罪实行的场所而确定是否适用。你做出犯行的事在埼玉县，所以适用的是埼玉县青少年健全育成条例——通称淫行条例。”

“那就是说我在埼玉县以外的地方做的话就没问题了吗？”

“那怎么可能啊笨蛋。其他的都道府县也都有那边的条例的，到时候就会根据那边的条例去惩罚而已。那么，说回来，你的主张是‘因为不知道对方不满18岁所以不算违反’吧？”

“是的。她要是穿着水手服或者西装夹克的话，那可能我也有没做到的地方，然而实际上我只见过她穿大人气的私服。当然就以为她是大学生以上了。也不可能去问女性的年龄吧。”

“那可不一定。喂，底下的，出张条文。”

青年没有回答，也没有回头，生气一般地猛击回车键。打印机开始吐出纸来。在纸基本已经出来，但是打印机工作的声音仍然没有结束的时候，中年人等不及了一样把纸拽了出来。青年啊了一声，不过中年人毫不介意。他把印有密密麻麻文字的纸拍在桌子上。

“读读这个三十一条。”

埼玉县青少年健全育成条例

……

第三十一条 违反第十一条第三项、第十二条第三项或第四项、第十六条第二项、第十七条之二、第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项、第十八条之二、第十八条之三、第十九条第一项或第二项、第十九条之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项或第二十一条之二第一项者，不能以不清楚该青少年的年龄为理由，免去第二十八条至第二十九条所规定的处罚。但是当在不清楚该青少年的年龄一事上没有过失时不在此限。

……

几条几项太多了看不明白……我这么想着，中年人补充说道：

“这里面的第十九条第一项就是青少年淫行。违反此条的处罚也写在上面了。”

不能以不清楚该青少年的年龄为理由，免去第二十八条至第二十九条所规定的处罚——

“不，等等。最后不是有一句‘当在不清楚该青少年的年龄一事上没有过失时不在此限’吗。‘不在此限’指的就是不在‘不能免除处罚’的限制内吧。这条怎么样？”

中年人微微一笑：

“很遗憾啊。所谓‘没有过失’，指的是你为了知晓她的年龄已经做了最大努力，然而依然存在误解她是十八岁以上的因素存在时才适用的。具体情况才适用这条法官也在争论，不过连她的年龄都没问的你明显是不适用的。所以说跟年轻女人做的时候一定要去确认身份证和出生年月日啊。”

“这我真不知道……”

大家不是异口同声这么说吗，不可以去问女性的年龄。那又算是什么啊。

我正这么想，中年人唾弃般说道：

“两大常用句啊。‘大家都这么做为啥就抓我’，然而另一句就是这个了，‘不知道’。不知道只不过喝了四罐无酒精啤酒就算是酒驾，不知道有标志，不知道这样就会死……自己是一个什么难懂的都不知道，只是守着做人的道理活下来，弱小善良的市民。然而却要被欺压吗？错的不是我，是没有把那些教给我的学校、政府……简直要吐了。对自己的无知自豪也要有点限度。”

违和感和愤怒在我心中螺旋上升。对自己的无知自豪是什么。我根本没在自豪什么。

但是——

虽然可能有些偏离中年人的发言意图，不过对自己的无知自豪这句话却让我有所触动。看见熊谷他们在一起争论安保法案，我内心嘲讽他们不懂装懂。然而那实际上不就仅仅是喊着“无知的知”，感觉与这些东西保持距离的自己像是脱离低级趣味一样很帅气而已吗。即使只有学舌来的皮毛知识，多了解一点是一点的他们比什么也不懂的我不是厉害多了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也不去努力了解。下一步发展的事也是，安保法案也是，淫行条例的事也是一样。

结果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境地。

这虽然不是直接的那种因果关系，但是在根底里是互相联系的。

在理解这一点后，我第一次对自己被逮捕涌出了真正的实感。

零落的泪水在裤子上产生了一片湿渍。

在这期间，青年印刷着什么。之后中年人把打印机吐出的纸放在我的面前。

“这是口供。你看看，没错的话在这里填上姓名和地址，然后按个拇指印。嘛，这都是仅仅把你说的东西简单整理了一下，应该不可能出错。”

我注意着哪里有什么陷阱，擦亮眼睛读了一遍，但是上面所写的全部都是事实本身。我不情不愿地签上名按了手印。

结束后，中年人说：

“所以我现在要跟你双亲联络，把你家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这可不好。我是撒谎要去朋友家开学习会出来的。特别是父亲，他对于我去开学习会这个谎言很高兴。若是被知道了我实际上是去跑去约会，最后还因为淫行而被逮捕了，他们会有多失望呢。

“等等，这方面能不能通融一下。”

“啊？你觉得你有可以这么说的立场吗？本来这事还得通知学校的，只跟你家人联络已经是在通融了。”

要是他给学校打了电话那就太惨了。被学校知道我被逮捕了这档子事可能会被退学。那样的话就别谈什么大学考试了。

然而和家人联络问题也是很大。

陷入进退两难的我又受到进一步追击。

“这一段时间里你不能回家，所以不管怎么样联络是必须的。”

“不能回家……是什么意思？”

“恩？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我们这边放人为止，你都要在笼子里生活了。”

中年人获胜般对着愕然的我说：

“怎么样，这就是所谓的犯下罪行啊。”

我今后的日程表如下所述：

今天（五月二日）——进入留置室。今天以后可以请值班律师来，机会只有1次。

明天（五月三日）——去埼玉地检（地方检察厅）接受检察官询问。根据其结果决定是否要进行审判。如果检察官判断有必要，法院也承认的话，我将进一步被居留10至20天。进入羁押状态后开始可以家人见面。

那个生活安全科的中年刑警浦和，虽然无疑是个令人不快的男人，但是不得不承认他的说明倒是简单易懂。

审讯结束后，浦和把我带到了四楼。那一层整个都是留置室及其关联设施。在那里浦和把我移交给了制服警察。

在进入牢笼前还有一些工作要做。除了拍照、体测、采取指纹之外，还用棉棒从我口中取了DNA，并以只穿内裤的形式进行了身体检查。

之后警察淡淡向我说明了留置室的规矩。留置室内只允许带入必要最低限度的东西，故而我的背包和其中的私人物品全部暂时被收走了。（唯一例外的是手机。手机在审讯时被浦和押收了。是要根据我和琦的邮件内容去判断

我们的关系吧。)

我不必替换为囚犯服，就穿着来时那身衣服入狱。但是腰带和鞋子被收走了。腰带是防止上吊自杀，鞋子是防止逃走。代之他们配发了拖鞋。

然后我被带到书架前，告诉我可以选三本书在留置室里读。竟然有这种服务让我颇为惊讶。书架上除了文库本和漫画之外，还放有好几本六法全书。六法全书损害最为严重，果然想要知道自己被逮捕的根据的人还是很多的吧。我选了两本漫画和六法全书。

心想如果可以看书的话莫非也可以听音乐，就不抱期望地试着问了问能不能带音乐播放器，果然不被许可。

一切结束之后，警察把我带到牢房前。在站立时眼睛的高度上有一块不透明隔板，大概是考虑到不让一下子就能看清牢房内的一切设置的吧。但是板子的上下都是纵向栏杆，只要有心什么都可以看到。

里面已经有 2 个人。我不知道为何想象中牢房是个人房间，没想到是多人房，很失望。我没有可以和其他的嫌疑人好好相处下去的自信。

警察打开门上的挂锁。这是一个有点脏的房间，没有窗户，地上铺着 6 张榻榻米。

榻榻米上坐着的两个人同时转头看向我这边。两人都是少年，这可能是一个少年专用房间。

我还胆战心惊地想要是有黑社会在里面要怎么办才好，若是只有少年人的话就安心了——不，其中一个不管怎么看都是不良，明显一副要找碴的样子。反正肯定不是因为什么好事被逮捕的，是和我绝对不能相容的人种。

另一个是戴着眼镜，看起来有些老实的少年，感觉像是我这边的人。他是犯了什么罪呢。

“新来了，多关照啊。”警察说。

“啊，请多关照。”我也低下头。

眼镜无言地打了个招呼，不良则是没有任何反应。

“那个隔断后面是厕所。”警察指着房间深处的隔断说。

说是隔断，只有那种程度的话，不是声音啊气味啊全都传到同居人那里去了吗……

经常有人说即使被逮捕，直到被判为有罪都只是嫌疑人，不是犯人。看来实际上从被逮捕的那一刻起，大部分的人权就被剥夺了。

警察从外面锁上门。我在他们二人距离的中点位置靠墙坐下。

不良咋了下舌。这人鬼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纠缠让来，让我心神不宁。

可是很意外，先过来接触的是戴着眼镜的那个。

“那个，你是做了什么被逮捕的啊？”他小声跟我搭话。

他的口气让人感觉不像是单纯出于好奇，而是有某种切实的意味。可能是觉得这次入狱的我不同于那个不良少年，是一个值得一谈的人吧。另外在留置室内只要不要太吵，私下谈话并不被禁止。

可是我并不想说明自己被逮捕的理由，先前的警察也说过没有告诉他们的必要。我注意着尽量不要让自己的口气过于严厉说：

“对不起，我不想说。”

眼镜像是明白了什么：

“啊，是啊，说的也是。对不起。我没注意到。”

“不必在意。”

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我正想说点什么来缓和一下，眼镜却和我同时开口了：

“但是我说说我被逮捕的理由是没有问题的吧。”

也不等我回答，他径自说了起来。看来是很想让别人听听吧。

“我是美大学生。因为制作课题，昨天回去得比较晚。然后走在夜路上，突然就有经常上来进行职务询问。警察怎么那么牛逼呢。我就很生气，就顶了一句‘职务询问？你们想问就问啊？’径自想要离开。然后警察就用无线电呼叫支援了，瞬间5个人把我围了起来，半强制地检查了我带的东西。他们发现了一字螺丝刀，我就因为这个被逮捕了啊。”

有两个疑问。

“为什么会因为一字螺丝刀被逮捕啊”

“是吧，果然都会这么想吧！说是闯空门用来开窗户的。最近这附近好像是发生了好几起闯空门事件，我觉得因此我就被怀疑上了。”

“原来如此。闯空门啊。但是你为什么要带着一字螺丝刀什么的呢？”

“在画新画的时候，需要拔掉固定画布和木框的钉子，一字螺丝刀就是用来干这个的。当然美大里是有专门的拔钉器的，但是最近不知道被谁拿走找不到了。所以我就从自己家带了这一个字螺丝刀过来。我也不知道这是违反法律的啊。不，当然不会知道啊。这么重要的事，国家不更广泛地宣传怎么行，这简直是钓鱼执法啊。”

浦和刑警所说的那句为自己的无知自豪闪过我的脑中。如果他知道这一点的话，可能就会自己去买个拔钉器，在接受职务询问的时候也可能会处理得更为圆滑吧。

“啊，这以后会怎么样呢？”眼镜叹道，“那个年轻刑警倒是说过‘你有权请律师’，但是我又认识律师，一介穷学生也付不起咨询费啊。”

“啊，我听说即使不认识律师，也可以免费请一次值班律师来啊。”

“那是真的吗？”

“是的，负责的刑警对我说的。”

“不是吧——我这边可完全不是这么说的。负责你那边的人还真是亲切啊。”

亲切？这个真没有。

眼镜说：

“呐，不一起去试试叫那个值班律师来吗？”

在浦和向我说明的时候我还完全没有叫律师来的意思——不如说是对请律师这件事完全没有有什么实感。但是现在眼镜这么跟我一说，我就觉得那就试试看请律师吧。

很快看守过来，从带有门的小窗那边送早饭进来。说起来已经是吃早饭的时间了。

于是我们开始吃早饭。早饭是白米饭和一点菜，还有味噌(cōng)汁。监狱的饭经常被表现为“臭饭”，不过留置室的饭的味道和气味都很普通。可是菜很少，白饭就剩下了一些，我用味噌汁拌着这些白饭吃了下去。

之后就要求我们打扫房间。不良少年非常明显地在偷懒，我也比较犹豫要不要向看守报告，最后无奈之下我和眼镜两个人把工作做完了。

上午10点的时候，看守来了。

“值班律师来了。你们谁先去见面？”

眼镜看向我。

“怎么办？情报是你提供的，你想先去也好……”

“不，是你提出的叫律师来，你先吧。”

我谦让道。试毒也好斥候也罢，总之这里面是有一些想让他先去看看情况的意思。

“好的，那我先去。”

眼镜走出牢房，看守跟了上去。

在等待中，我想了解一下导致自己被逮捕的淫行条例，就打开了六法全书。但是上面没有，可能是跟浦和所说的法律和条例的区别有关系吧。

无奈之下我只能看漫画来杀时间。

大概二十分钟后，眼镜回来了。

“怎么样？”

我问，他带着无法释然的表情说

“他说基本肯定是误抓，所以一起奋斗吧……但是那人不知为何感觉比较微妙，我暂且回答他请让我考虑一下。”

“微妙？怎么个微妙法？”

“恩——一言难尽啊。请你自己去确认一下吧。”

拒绝垂下地狱的那一根蜘蛛丝什么的^[1]，这肯定不是什么小问题吧。我变得不安起来。

和眼镜替换，我走出牢房，在看守跟随下我进入了位于同一层的面会间。

在设有可以传声的蜂窝状孔洞的厚玻璃另一边，站着一个头发蓬乱，步入老年的小个子男人。穿着和浦和一样皱巴巴的西装，肩口处沾着脑油，作为律师标志的向日葵徽章上一部分镀金已经剥落。

我明白了眼镜所说的微妙的含义。说起律师，印象里就是西装革履的样子，但是眼前这个男人的形象却是正好相反。

可是，也有可能越是这种人物水平越是厉害。我心中残有一线希望，坐在他的面前。

为我和律师互相引见之后，看守出去了。看来是不用听我们在谈什么吧。后来我才知道，在嫌疑人和律师见面时，警察是不可以作为第三方在场的。律师这个名号就是如此深得信任，虽然我觉得坏律师也是存在的。

看守消失之后，律师立即开始说“我是律师与野，请多关照。这是我的名片。啊，这里有隔断玻璃没法直接交给你，所以我先靠在这里，之后会通过留置室的人交给你，请不必担心。”

他声音尖锐，靠在玻璃上的名片像是被洗过了一样，皱巴巴的。

我在越来越严重的不安中进行了自我介绍。

“是户田公平先生啊。呵呵，这名字有点像是户田公园呢。”

与野说着无关紧要的话，我也姑且随着他的节奏走

“经常有人这么说……”

可是与野却打断了我的话直接进入正题。

“那么户田先生，我们赶紧谈谈您的情况吧，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深呼吸后讲述了事情经过。

[1]编者注：典故详见芥川龙之介的《蜘蛛丝》。

与野频频点头，然后说：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户田先生，这下你是抽到乌龟牌了啊。”

“乌龟牌？”

“是的，乌龟牌啊，鬼牌啊。^[2]青少年淫行可不好办啊。非常难办。你想想，虽然说与不满 18 岁的人做爱是不行的，但是女性可是 16 岁开始就能结婚了。那么和 16 岁的夫人做爱算是犯罪吗？”

“啊，确实是啊，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

“这方面啊，当然不算犯罪。要算的话条例就跟民法抵触，那就麻烦了。结婚或者以其为前提地认真交往的话，就不算是淫行。”

“我也是认真的啊，虽然确实是还没考虑到结婚那么远……”

“你当然是这么说。但是法院是否认同就是难点所在了啊。一般情况来看，如果是青少年双亲认同的关系的话，那就没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灰色，灰色地带啊。2007 年，在名古屋简裁（简易法院），某 32 岁男性，而且是已婚男性哦，和一个不是他夫人的 17 岁女子高中生做了。即使如此最终也被认定为‘纯爱’，判为无罪了。”

“啊，那样都行的话，我这种不是很随意吗？”

“可是啊，2015 年，在大津简裁，同样一对 32 岁和 17 岁的组合就被处以罚款 50 万元的简易命令。重点就是，逮捕也好有罪也好，都取决于司法处理的分寸把握而已。”

“好过分，国家也能认同这种随便的做法吗？”

“所谓法，说到底就是这种东西啊。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才能有办法吃饱肚子。”

我泄气起来——的空闲也没有，与野快嘴快舌继续说。

“那么就来谈谈让我能有饭吃的问题吧。怎么样，因为事情其实都取决于司法处理的分寸把握，所以在初期阶段就让我加入共同战线的话肯定比较有利。但是我比较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啊，一旦进入审判程序——当然进入审判程序之前就被无罪释放是最好的，这个事我也不敢随便说死，不过有大概率这次会进入审判程序——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花钱自然不必说，同时也是要花费很多时间的。你必须向学校请几天假，结果来说，有可能会

[2]编者注：此处是指日本流行的扑克游戏“抽乌龟”，游戏使用成对的数字牌和 1 张鬼牌，玩家在摸完牌后按顺序从其他玩家手中抽牌，手中有对子的可以打出，最后手中剩下鬼牌的一方为输家。

让这次事件向学校败露。”

“那就麻烦了。”

“对吧。我觉得比起那样，接受检方的简易程序^[3]是不是比较合适呢。啊，所谓简易程序啊，就是‘你只要愿意，就可以不走审判手续只罚款就可以结案’。从我的经验来说，检方十有八九会这样提案。虽然我没法断言金额多大，不过也就是10万到20万的水平吧。这话我来说有点那啥，不过要雇佣律师可不止这点钱啊。所以你如果想把损失控制在最少，那就舍去骄傲交罚款完结这事。我觉得也是有这么一条路是可以走的，啊，当然最终的决定权在你。”

“这个交罚款，也就是说会变成有前科吧。”

“会的。但是只要你不说，一般也就不会露陷”

在这种年龄上就已经是有前科的吗……

当然会因此有所踌躇，但是比这更严重的是观念上的问题。

如果接受那个什么简易程序的话，也就是自己承认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了。是自己否定自己对埼的心意。我绝对不想那样。

但是与野所举出的风险也必须考虑。审判的拘留期，对学校败露的危险，还有金钱负担。罚款的10到20万已经让我感觉很高了，律师费比这个还要高。这部分钱自己无法支付，只能请家里代为支付，但是说到底家里人会认同我这么做吗。双亲都是那种“要听上面的人的话”那种人，而且可能因为学习会的谎言在生我的气。被逮捕后还没有和家里通过话，所以不清楚双亲现在是怎么想的，这让我变得不安。

然后，就算说要雇佣律师，要不要雇佣与野也是个问题。他没有不论三七二十一总之先让我签下契约，而是说明了请律师与不请的优势和劣势这种姿态让我感觉他是诚实的，但是无奈这也赶得太急了……

要的东西堆成山，让我的脑中变得白茫茫一片。

看透了我的情况的与野取回了靠在玻璃上的名片。

“嘛，请慢慢考虑。你应该也有很多时间可以用于考虑。这个名片将通过留置室的人交给你，如果打算雇佣我的话，请电话联系。”

“啊，恩。”

“啊，对了，作为参考，能告诉你负责你的刑警先生的名字吗”

“是浦和。”

“呼哈！”

[3]译者注：原文为略式手续，简易程序是中国的类似程序。

与野突然发出怪声，我吓了一跳：

“怎……怎么了么？”

“不是，就是觉得要是那个浦和先生的话，还真是辛苦了啊。”

“那个人那么臭名昭著吗？”

理所当然。

“嘛，确实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人。不过是个公平的人哦。”

意外的正面评价让我困惑。

“公平？”

“是的，普通的警察都不怎么愿意触碰法律方面的事，因为怕被人紧抓不放找到漏洞。但是那个男人不同，他是把根据条文和判例这些手牌都排列在你面前，然后有本事就来吧。这种做法唯有对自己，还有对法的正确性确信不疑才能做得出来。你也被他用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教育了不少吧。他是打算对犯罪者进行启蒙哦”

那像是在谈论调皮学生时的快乐语调，让我产生了违和感和些许的不快感。不会仅仅是大家都穿皱巴巴的西装所以产了亲近感吧。我试着反驳道：

“确实他给人的感觉是对自己的正确性确信不疑啊。但是坚信法的正确性就两说了。比如说，在未满 18 岁是否有判断力这个问题上，浦和刑警就有一种自身明明是觉得‘有’，但是因为条例上认为是‘没有’，于是就以其为大义名分玩弄着我的感觉。这不是只把法作为道具使用，一点也没有认为‘它是正确的’的做法吗？”

“啊，不，你搞错了。那无疑正是我所说的‘确信法的正确性’的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我至今仍鲜明地记得与野律师说出的下一句话：

“意思就是，无论内容如何，‘法’这个事实本身就好比‘什么都能证明它’要正确。”

当时我这么回答说：

“不明白你的意思……”

“是吗？也很正常。但是如果你置身于法的世界的话，肯定也会同样这么想的。这可能是傲慢，但是这事难以动摇的事实。”

“我明白的就只是浦和很傲慢而已。”

“是的，是的，你会讨厌他也是当然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这么一个统计数据。我作为值班律师到这里来时，基本所有的人都会跟我吐露对浦和先生的不满。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浦和是个让人讨厌的家伙吧。”

“那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在大多数刑警不愿有律师介入的情况下，唯有他好好说明了值班律师的制度。”

“啊——”

“那么，我就先失礼了。愿我们还有再次见面的机会。”

与野慌慌张张地离开了房间。

我思考着他的话的含义，回到了牢中。

“怎么样，很微妙吧？”眼镜问。

“是啊，很微妙。”我的语气中别有深意。

十三点，吃完午饭后，我被叫到审讯室。和今天早上一样，浦和及那个脸上部件都很小的青年等在里面。

浦和一开口就满嘴的挖苦。

“你上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个了不起的家族的大小姐啊。刚才她父亲都把‘希望严惩’的电话打到署长那去了。”

“等等，浦和先生，这不好吧？”

青年刑警这么说，但是浦和充耳不闻，继续说：

“说起逆井氏，那就是本地，不，日本的名士。那家伙在地检好像也有点门道，这下越来越命悬一线了啊。”

“是说被害者是有权人家的女儿就会严格调查吗？”

“哈？不管谁是被害者都会严格调查啊。”

浦和大言不惭。这就是与野所谓的公道吗。虽然此人令人不快导致不太想要接受他说的，但是确实是又得到了一项情报。

不过本来即使得到这个情报也没什么用。埼玉的父亲就像把埼玉关在精神的牢笼里一样，想要把我关在物理的牢笼里吗。我感觉无可抗争的巨大力量在渐渐包围着我。

在我被绝望感追逐时，浦和像是将其一刀两断般说：

“对了，我不是为了说这种废话而叫你来的。警视厅搜查一课的精英们想要问你话。”

“警视厅？那是东京都的警察吧。而且搜查一课确实是管理杀人之类的……他们找我做什么？”

“那在我管辖之外了。去问他们自己。”

浦和吐出这么一句，和青年刑警出去了。代之，一个带着销售员一样笑

容的 30 多岁男性及一个有种特别放松的感的年轻女性走进来。前者自称是花田，后者是小松风。他们比浦和要有礼得多，而且西装革履。跟埼玉的乡下刑警果然不一样啊，我想。

花田向我讲述了一个名为逆井三世的高中生被杀的案件，并说明因为是东京都内发生的事件所以由他们来询问。我非常震惊。自己只是被逮捕已经是很不得了了，现在更上一层楼，竟然又要接受杀人事件的询问什么的。

“那么希望向你询问一些事情。我们明白你基本和被害人毫无关系，但是我们的工作就确认一切可以确认的事情。”

“明……明白了。”

“那么，我要先问一个失礼的问题：”

在这句铺垫下，他发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天早上之前我和埼玉真的一直同床吗，特别是凌晨 2 点到 4 点（应该是死亡推定时间吧）这期间是不是确定在同床。虽然在年轻女刑警面前承认这点很是羞耻。不过我还是回答说是的。花田可能是考虑到我的感受，事务性地说了一句这样啊，就立即转入下一个问题。

问题以埼玉为中心。关于三世她有没有说什么，她昨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举动……我问他们是不是在怀疑埼玉，收到的是仅是做一下确认这种套话般的台词。我回答他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也让我感觉并没有特别怀疑埼玉，真的仅仅是在做确认而已。

“问题就是这些了。多谢您的协助。嘛，你看起来也是惹了大麻烦，加油吧。”

花田鼓励了一下我，就站起身来。两名刑警离开了房间。

杀人事件——

确实那是可怕的事。但是再怎么被杀的事逆井一族的一员，此事都跟我和埼玉无关吧。如今我还是只考虑怎么赶走自己头上的苍蝇吧。

留置室的空闲时间很漫长，所幸这让我有了许多可用于思考的时间。各种各样的人说过的话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然后在晚上九点，迎来了实在过早的熄灯时刻时，我决定了自己的想法。

熄灯之前，眼镜的眼镜被没收，不再是眼镜了。因为怕他用镜片自杀，本来是要一开始就没收的，但是因为没有眼镜会产生不便，所以许可他仅在白天可以保留眼镜。

在黑暗中，大概是在说梦话吧，不良沉吟着女人的名字。

我也在心中沉吟着。

琦小姐……

琦小姐。

我，喜欢你。因为喜欢你所以和你结合。无论怎么想我也不认为这行为是错误的。

所以我要战斗。

战斗，然后胜利。

然后下次，我要谁也不必忌惮，堂堂正正地和你相会。

所以请为我加油吧。

有谁能够裁罚一个什么错事也没有做的人呢？

没有——我，无可裁罚！

■ 十 上木 荔枝

五月三日，周一。

因为已经可以不用去做早饭了，所以我在7点半起床。

“恩——睡得好饱。”

来到厨房，涉谷先生做了早饭。

我将其送往餐厅，逆井家的住人们也依次下来了。

可是——二胡却迟迟不见人影。

不稳的空气飘荡着。

“我去看看情况”涉谷先生说。

“等等，我也去。”

“还有我！”

东藏和火风水小姐相继说。结果大家一起去了。

二胡的房间没有上锁。

“昨天晚上这里确实是有上锁的吧？”我问涉谷先生。

“是的，我认真确认了。”

“也就是说他已经起来了吗？”

可是全员进入房间后，就明白了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二胡正在沉睡。

永远地。

他倒伏在房间入口处不远的床上。他的后脑一片稀烂，尸体边上掉着一把侧面沾血的铁锤。是在迎入深夜的来访者时，被从后面狠狠一击干掉了吧。我姑且还是给他把了一些脉，结果如眼所见已经死了。

背后沐浴在火风水小姐的尖声高叫中，我心中涌起强烈的后悔。

这是我的错。都是因为我拘泥于无聊的自尊才导致产生了第二个牺牲者。今天，今天一定要成功色诱！

目标是东藏或者涉谷先生，二者择其一。那么果然是应该找准正主东藏吗？

在这之前，当然在现场鉴证方面也不能偷懒。

我整理心情，再次开始观察。

翻过尸体，立即可见额上有一处红肿。既像是虫子叮的，也像是印度教徒的额印，但是我对它另有解释。

因为我也经常用所以很清楚，这不是电击枪的痕迹吗？

犯人用电击枪麻痹二胡之后将其砸死？

但是如果是那样，就产生了另外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攻击额头这么一个难以击中的地方。电击枪透过衣服也能发挥作用，打在身体的任何地方都能一击导致全身麻痹，所以一般都会攻击躯干。

我想象着实际状况。二胡打开门，犯人拿着藏在身上的电击枪发动奇袭——恩，果然没打额头。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在额头上留下电击枪的痕迹呢？

想了一会，但是没能立即得出结论。

我离开尸体，对宽敞的房间内粗略调查一番。

和三世那时候一样，有几个窗户是开着的。

床边放有一个装着什么东西的塑料袋。里面是看起来就像是小学生做了一半的美工作品一样的东西，里面有两个空的2升的塑料瓶，每个上面收口那部分都被切掉了，切口贴有塑料胶带。“加工过的塑料瓶？”一心走到我旁边低声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我已经心中有数，但是仍然处于假说的范围，而且也不想嫌疑人在围绕的情况下摆明手里的所有牌，于是默默地摇摇头。

在等待警察的时候，我和一心在他的房间谈了一会。

当然，他比昨天更为憔悴。他猛挠着蓬乱的蘑菇头，就像是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一样吐出：

“那家伙，为什么要让犯人进房间里来啊……”

“对这一点我也感觉不可思议。昨天，二胡先生警戒意识很强，甚至从白天开始就锁上门然后缩在房间里不出来。然而却让深夜的来访者进入房间，这太……”

“正如上木小姐所说，昨天的那家伙明显怕了。就像是明白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一样。果然父亲隐藏的秘密……”

一心沉默了一下，最终下定决心说：

“我果然还是看不下去了。而且父亲想要封住我们的嘴也是很奇怪，我要把信的事，还有厨房里三世纠缠上木小姐的事全部对警察说出来。上木小姐，你能站在我这边吗？”

我想起了钱的事。嘛，也该收手了。额外的20万元就放弃吧。

“那么，警察来了以后可以和我一起去吗？”

就这样交给警察也好，但是我要自己从东藏那里榨出情报来，这是自己对这事要做的最低限的了断。

“就以此为手段攻击他们的秘密试试看。那么更为一般的动机方面你怎么看，像是后继者啊，遗产方面的啊。”

我问。

“恩……不管选后继者还是继承遗产，都是还早的事啊。现在来说这些会不会太急了？”

“确实如此啊。”

我表面上表示赞同，内心中却并不这么想。

说起来，下个被杀的要是东藏呢？

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什么遗言的话，遗产的一半会分给火风水小姐，另一半由孩子们均分。如果四个孩子减少两个，那能分得的钱就是二倍。

有二就有三。杀人未必会就此停止。

东藏大概是得到了搜查一课的直通电话，警察来得比昨天迅速。

听到门铃，我将他们迎入宅邸内。走到玄关时，东藏也迎了出来。

一个看起来很不好对付的老头，一个看起来很稳重的老头，这正相反的两个昨天一直在此负责现场指挥，他们向东藏投以不甘的话语。前者自称鱼户，后者自称田手，这两人的名字我都从蓝川先生那里听到过。两人都是蓝川先生的上司，鱼户先生是管理官，警衔警视，田手先生是系长，警衔警部。蓝川先生曾说，他讨厌鱼户因为他很严格，喜欢田手先生因为他较为温和。这人是小孩子吗？

这些先不说，像管理官和系长这种等级的人，不待在搜查本部而是常驻现场这很罕见。这里面可能有本案是发生在大企业社长家中的杀人事件的考虑。现在新闻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即使如此还是出现了第二个受害者，他们肯定也是因此胃痛得不得了吧。东藏领着鱼户先生和田手先生到了接待室。

我从散布宅中的刑警中找出花田先生和小松风小姐，小声说：

“那个，我和一心先生想在私下里提供一些情报。”

他们面面相觑，花田先生小声回答我：

“那过 10 分钟左右我们到上木小姐的房间去，请和一心在那里等候。”

“好的。”

10 分钟后，他们遵守约定到访我的房间。我和一心毫无保留地把一切说了出来。

花田先生一本正经地沉默着。我还以为他会生气为什么昨天没有告诉他，

他却转回了营业笑容。

“多谢你能向我们提供这些情报。之后预定还要像昨天那样一个人一个人的询问，到时候我会隐下二位的名字向东藏先生问问看。您二位到时也需要进行个别询问，还请多多协助。”

两位刑警离开以后，一心叹了口气，随之说：

“这样做真的好吗？”

“恩，之后就交给警察吧。”

当然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因为出现了第二个死者，警察也开始动真格的了。在等待案件询问的时候，他们对全员所持的物品进行了检查。

小松风小姐和穿制服的女警对我的行李和房间进行了调查。嘛，我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所以并没有什么好怕的，然而正在我自信十足地这么想着的时候。

“这……这是什么？”

正在调查我的提包的小松风小姐脸色大变转过头来，她的手里握着侦探七种道具套装。说起来那个套装里别说透明手套了，连瑞士军刀都有，不管怎么看都很可疑。

“啊，那个是侦探七种道具，侦探是我的兴趣……”

我慌张张地辩解着。小松风小姐却是一点也没有接受的样子：

“总……总之先由警方代为保管。”

“回头绝对要还给我哦，那套东西花了我 19800 元呢。”

我对小松风小姐紧抓不放的时候，一个男性警官走进来，告知轮到我进行案件询问了。

来到接待室，对方是田手先生和花田先生二人。两人脸上各自带着不同的笑容。如果说花田先生的是销售员的营业笑容的话，那么田手先生的就是佛的拈花一笑。据蓝川先生说，田手先生因为擅长以亲密的接待引对方自白，所以人称“佛之田手”。

我在沙发上入座后，花田先生说：

“多谢你之前提供的宝贵证言。我们立即向东藏询问此事，他是这么说的：‘确实我并没有招聘女仆的打算，也没有寄出那封信。但是上木小姐所持的信件上印有我的印章，所以我认为可能是家里某人出于某种目的偷用我的印章，试图将她招入我家来。我为了找出这个人，才让她在家里活动。很抱歉对警察隐瞒了此事。但是那是因为害怕万一我的印章被偷偷使用了一事传

开，那么我个人和公司的信用都将受到打击。’上木小姐你怎么看他的这番话？”

“恩——关于三世先生和二胡先生的可疑举动他没有言及吗？”

“是啊。一说到这点他立即就含糊起来。只是说些‘我什么也不知道。二胡和三世看错人了，或者单纯是上木小姐想多了吧。’”

也就是说对一部分进行否认啊。果然还是需要我在背后活跃起来。

“并不是我想多了。三世和二胡先生真的是知道些什么的样子。”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花田先生顺着我的话说，“说起来，上木小姐你对是谁寄出的那封信心里有底吗？”

这回把矛头对准了我。

“没有。”

“也不是和三世及二胡先生原本就认识？”

“当然。”

“我能插一句吗？”

至今一直沉默的田手先生插嘴。他面带佛之微笑说：

“上木小姐。失礼了。你是在进行卖春吗？”

这个问题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是蓝川先生走漏了消息吗？然而并非如此。

“我听L商务的村崎社长说过。”

啊，这样啊。仔细想想，从那边就能简单地打听到了。

田手先生继续说：

“关于卖春本身，这次就不追究了。”

因为会招致反感所以我没有说，但是不止这次，从来都是不追究的。个人卖春虽然是违法的，但是没有罚则。在这背后，有着所谓认为这是对贫苦女性的救助这种潜规则存在。

“在这之上我想请问。你这次到这家来，是想要向逆井家的某人卖春——是不是这样呢？”

“不，并非如此。一开始，我也觉得是东藏先生是要让我做他的情人而叫我来的，但是不是这样。无论是东藏还是其他人，全都没有向我提起过这方面的事。”

“一心先生也没有吗？”

我不由得笑了。

“他对推理小说以外的东西没有兴趣哦。”

“原来如此，多有失礼请多包涵。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看起来警察对我是抱有相当程度的怀疑。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自己来看自己也是可疑得不行。

之后，和昨天一样，花田先生问了一些关于凶器和不在场证明的那种定例问题，不过我并没能提供什么有用的答案。

另外，从他的问题里我推测出二胡的死亡推定时间和三世一样，是凌晨2点到4点。

离开接待室的时候，和昨天一样，一种欠缺感向我袭来。这到底是什么啊，到底缺少了什么。

这次我也没能抓住这个问题的答案。

回到自己的房间，物品检查已经结束了。小松風那家伙，有在小心对待我的侦探七种道具就好了……

那么现在就去收服东藏吧。

但是进入大厅后，发现一心、京、涩谷先生三人正在说话。要造访东藏的房间，必须在大厅里没有耳目的时候才行。我将作战中止，但是一看见他们立即缩回房间也会引人怀疑，我就去了一趟厕所。

途中，不知从哪传来了门打开的声音，我没有在意继续走在大厅里，背后却传来一股急速接近的气息。回头一看，是火风水小姐，她如鬼般狰狞，突然抓住了我：

“是你吧！是你杀的吧！”

“啊？不是的。”

“说谎！你来了以后立即就有两个人死了。除了你之外还有别人可能是犯人吗！把二胡和三世还给我！”

火风水小姐猛地打过来，可是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被卷入修罗场，躲避女性的攻击方面也是高手。在我翩然闪过对方爪牙的时候，一心他们也跑了过来。

京按住火风水小姐的胳膊说：

“别这样。”

“闭嘴，别碍事！”

火风水小姐一把将京推在一边，京跌坐在地上，我心中啊地一惊。

“还是说你就是犯人！把我的儿子们还给我！”

火风水小姐这回要去抓住京。

“妈妈，冷静点！”

一心从背后抱住火风水小姐。

“京小姐，没事吗？”

涉谷先生向京伸出手，但是她并没有接受，而是自己站了起来，然后咬着嘴唇离开了。她消失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上木小姐，这里就交给我们。”

涉谷先生说，我点点头，比起没有后路的厕所，前往一楼避难更为合适，于是我跑进楼梯柱。从后面追来的只有火风水小姐的骂声。

杀人事件什么的，就因为会有这些事我才会讨厌啊。

午饭后，在我洗完盘子要走出餐厅时，门铃响了。在前去接通向玄关那一侧的门上的应答器时，一心从楼梯柱里走了出来。

“是从妹，我去接。”

他这样说，所以我就先交给他，想先回自己房间。

可是那个埼既是从妹，也是和案件有关系的人。而且和三世及二胡关系也不太好。我就想看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在大厅里毫无意义地转来转去等着他们到来。

通向玄关的门打开，一心和一个年轻女性走了进来。作为丧服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连衣裙，面向美艳如花，但是在两名从兄弟被杀的如今，她面上到底是带着些阴影。

“虽然爸爸跟我说会给人家添麻烦，叫我不来，但是我无论如何都很担心一心先生——”

她正在和一心说话，但是途中注意到我，就暂且中断向我低头施礼。恩，第一印象不错。我也低头行礼。

两人走进楼梯柱，我也跟在后面慢慢沿着螺旋楼梯上升。从上面传来两人的对话。

“电话里你说有什么烦心事？”一心说。

“哦？不，确实是有说过啊。说是说过，一心先生现在不必考虑我这些事。”埼说。

我来到二楼大厅时，正是他们两人要进入一心的房间的时候。这就真没法再继续跟下去了。

“关系好得很啊。”

我沉吟着。嘛，一心跟谁关系好也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有必要和另外一个人搞好关系。如今，大厅里没有任何人，正是色诱

的机会。

我前往东藏的房间，所幸没有上锁，我滑入前室，锁上了大厅一侧的门。敲了敲室内一侧的门，东藏面带警戒现身了。

“有什么事吗？”

“我听警察说了，逆井先生，你果然没有寄出那封信啊。”

东藏脸色沉了下来。

“跟警察透信的果然是你吗？”

“都已经有两个牺牲者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我没有提一心的事，“当然封口费那 20 万元我就放弃了。”

“当然。你就想说这个吗？”

“不不，现在才要进入正题呢”

我娇声说。

“逆井先生，你还有什么藏着没说吧。能把它告诉我吗，我会当做只存在于我们之间的秘密的……”

我依偎在东藏身上。

然而，又一次——

“请不要这样。”

我被东藏推在一边，被推在一边了啊。

我越发地混乱起来。

“为什么，为什么，对我有什么不满吗？”

“不说不满不不满……现在这种时候我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虽然是正论，但是，一直以来的我都是有打破这种正论的能量的。

他所隐藏的事是这等深刻吗。要带进坟墓的秘密，是不会带上床的吗。即使如此，面对我的肉体，他内心至少也会产生些许纠结才对，连纠结都没有这实在太奇怪了。

“啊，对了，是认为我是杀人犯吧。我可是清白的哦。衣服下面什么凶器都没有带。”

我开始脱女仆装，但是被他制止了。

“我知道你不是犯人。不，应该说至少不是杀害三世的犯人”

“那是什么意思？”

“你来的第一天，我以为你会和伪造信件的人会面，所以让二胡监视着你。即使大家都睡着的时候，二胡也整晚都藏身在你的床下。但是你一次也没有离开过房间。所以你不可能杀害三世的犯人。如果没有这项不在场证

明的话，早就把你赶出去了。”

这就是我在第一天总是遭遇二胡的原因吗。寻找食材前往厨房那时候也是，被三世缠上时，他赶得那么巧出现也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在监视我。

然后是深夜。这座洋馆内的所有床上的床单都是直落地面，所以床下可以藏人，二胡就藏在那里……

所以二胡昨天眼下的黑眼圈才越发浓厚，而且一副很瞌睡的样子啊。昨天可能也是防备着真正犯人的袭击想要彻夜不睡，但是前天通宵监视压垮了他，最终还是睡着了。

但是这种重劳动为啥不交给用人而是交给儿子呢——想到这里我注意到，肯定是不想让涉谷先生听到我和内奸的通话内容。从立场上来说，涉谷先生应该是知道“为了揪出伪造信件的人而让我自由活动”，但是更多的情况他就不清楚了。

然后三世又不是可以委以这种重任的人（更别说他甚至暴走起来跟我接触了），所以此事唯有拜托二胡。嘛，这位二胡也因为三世被杀而彻底怯懦起来，完全顾不上监视了……

也就是说知道核心的就是东藏、二胡、三世这三个人。其中二人已经死了。所以接下来唯有成功色诱东藏这一条路了。

然而——

“你说你兴趣是侦探什么的啊。我劝你最好别晃来晃去到处嗅。世上也有不知道为好的事的。”

“是不让人知道为好吧？”

“不管是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明白了的话赶紧出去，请吧”

我被赶出了门。

……

……

……看起来

我变得毫无性的魅力了呢。没有性的魅力的上木荔枝有什么价值呢。这可没法做了。结束了。上木荔枝系列，就此腰斩。感谢诸君陪伴至今。

新连载《无人关注》第一话

这是一座广阔宅邸里的美丽庭院。小河河畔，一组男女正在谈话。男人是长年侍奉该邸主人的用人。女人是瞳孔中带着忧郁的年轻大小姐。

男人说：

“刚才真是一场灾难啊”

“我和那个人真是致命地难以共存。果然一个屋顶下不能存在两个没有血缘的女人呢。特别是最近，完全不行。看起来好像是对我长得像死去的母亲而不满。父亲好像也觉得我像母亲，最近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你明白什么是怪怪的眼神吗？就是在把我当做一个女人在看啊。”

“小姐，这一点就真不太……”

“不，没错的。你是男人可能不太明白，但是被那种眼神看着的话，女人可是很清楚的。真是的，我是附身于这一家上的亡灵啊”

“小姐……”

“对了，你知道母亲的长相吧。你觉得我像母亲吗？”

“恩恩，您出落得十分动人……”

女人紧盯着男人的眼，然后说

“你也一样啊。看的不是我，而是母亲。”

“不，没有那种事。”

“谁也没在看我。”

女人——京跑开了。男人——涉谷先生紧紧握住从口袋中掏出的挂坠。我从灌木丛里偷偷看到了这一切。

不不不，让这种配角们夺走主角的宝座这怎么能忍。

变化球无效的话那就以直球决胜负吧。

可是无论我作为侦探再怎么优秀，如果没有警察的调查情报流入的话，也是无可奈何。这种时候如果蓝川先生在就好了，但是不在的人想他也是没用。找花田先生试试吧。

傍晚，当警察们开始出现收工的气氛时，我在一楼大厅抓住花田先生，试图从他那里问出点情报。可是跟他那平淡的态度相反，这人嘴上十分牢，什么也不告诉我。要是平时的话，就把他拖进暗处直接问他的身体了，但是如今的我是不能的吧。

困扰中，接待室的门开了，首先是东藏，接着鱼户先生和田手先生也走了出来。

鱼户先生对着东藏的背后说：

“为什么深夜中不能在馆内配置警察？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东藏转过身去回答说：

“就是这点啊，我就是对你们这种怀疑的态度不满。你们从一开始就想

要确定这是内部犯所为。你们有检讨过外部犯的可能性吗？”

东藏说的话像是要吵架，但是他并没有热血上头的样子，冷静得很。

“外部犯要如何不留痕迹的连着侵入馆内两次完成杀人。”

“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你们的工作。”

“防范于未然也是我们的工作。”

“难道说内部犯会犯下第三件杀人案吗？哼，愚蠢之极。警备请设置在围墙外吧。本来就已经很疲劳了，如果有警察在家里的话更是让人无法安心休息。”

说着东藏就要离去。

这时。

“请等一下。”

是小松风小姐。待在大厅的她跑到东藏身边，深深地低下头。

“拜托了，请让我们在家中布置警备。这关系到人命的。人死不能复生，所以……”

“小风！”花田先生连忙跑过去。

“小松风！”

飞来鱼户先生斥责一般额定声音。但是听他后面接着说出的话，就明白他实际上是在责备东藏。

“你没有必要低头。我们有职权。逆井先生，如果你不同意在馆内布置警备的话，我也可以按妨碍公务逮捕你的。”

东藏面无表情沉默了一会，最终说：

“随你喜欢吧。”

然后就消失在了楼梯柱中。

刑警们收队之后，两名制服警察留在了二楼的大厅中。他们带着食品进来，要整晚监视大厅。

所以这就无法调查二胡的房间了，真让人烦恼。

晚饭后，我前往一心的房间。告诉他东藏拒绝在馆内布置警备后，他浮现出疑惑不解的表情。

“父亲到底在想什么呢？这样简直就像父亲是……”

他的话断在这里。接下来的词应该是“犯人”吧。

确实东藏很可以。但是也有别的解释。

“可能东藏先生对犯人的正体和动机已经心中有数了吧。然后此事和封住我们的嘴，不想向警察吐露的秘密有关。所以他可能想要以自己的手抓住

犯人。”

刚才的东藏，看起来就像是在悬崖边上跳舞，想要试探以为为数不多的手牌到底能让自己任性到何种地步一样。

“原来如此——等等，但是那样很危险啊。”

“是的，非常危险。”

“不去制止他的话……”

“他像是会听人制止的人吗？”

一心猛挠着头。

“父亲如你所见，很顽固啊。但是不去制止不行，我现在去找父亲谈谈。上木小姐也一起——不，或许不要来比较好。”

“是的，我也这么想。”

尽管有三世杀人案的不在场证明，但是作为可疑人物的我和他一起去的话，警戒起我是不是对一心吹了什么风的东藏，恐怕不会老实听话的。

我们进入大厅，看着一心访问东藏的房间，我回到了自己房中。

那之后都没有和一心说话的机会，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成功说服东藏。从和昨天一样，就寝时大家在起居室集合时一心那不开心的表情来看，应该是不顺利吧。

那时东藏仍不懈地警告我们锁上房门，这次不是涉谷先生，而是由警察来确认是否已经上锁。今晚有警察在场，这下不该再会出什么事了吧——我虽然想要如此相信，但是怎么也无法拭去心中的不安。

—— 十一 户田 公平

五月三日，周一。

这天行程和事前通知我的一样，送检——也就是将我护送到埼玉地检，接受检察官的调查。

我和眼镜、不良三人吃过早饭后立即被戴上手铐，然后和其他房间的数人一起，用一根腰绳连成一条蜈蚣。蜈蚣被警察带出警署后门，坐上护送大巴。

护送大巴在埼玉县内的各警察署巡回，拉上各地的送检人员。也就是说随着时间增长车内的人口密度也随之增加，无论从物理上还是精神上都不断酿成令人讨厌的空气。留置室的入浴是一周2次，所以周围的体臭十分严重。昨天不是入浴日，我也没有洗澡，所以可能也很臭。这会不会给检察官留下不好的印象呢，在送检前一天不是入浴日真是不利，我想。

我脑中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播放《多纳多纳》，不过并不是那首著名的民歌，而是遗传迪迪原创的同名歌曲《多纳多纳》。

在巡回3周之后，终于到达了埼玉地检。

我们十人一组分配到几个等待室中，等着轮到自己。从早到晚，仅有一次会叫到自己进去接受调查，其余的时间就只是坐在硬邦邦的长椅上等待。这里和留置室不同，手铐不会解开，禁止私下谈话，也没有书可以看。厕所就在这个房间内一个高度仅及腰的隔断后面。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像对待家畜一样。果然从被逮捕开始，人就不再是人了。

午饭也是在这里吃的，只有那时被解开了惯用手的手铐。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警察叫了我的名字。

“户田公平。”

“在。”

“跟我来。”

我被带到了有一个百叶窗关得严严的房间里。正面的桌子边坐着一个长得像老猫头鹰一样，步入晚年的男性检察官。然后在摆成L字型的桌子边，坐着一个化妆化得双颊红艳的40岁左右女性事务官。

我坐在检察官正面，警察站在一边。

检察官的问题和浦和基本一样，只是问的口气更为高雅。事务官将我的回答录入进笔记本电脑里。问答毫无迟滞地进行着。

最后，检察官说：

“嘛，户田君虽然说这次结果上是做了坏事，但是仍然是个高中生，而

且看起来已经充分反省过了，这次我想进行简易程序。所谓简易程序就是……”

“啊，请等等。”我举起手。

我不会让任何人否定我的行为，我的心念。

“我完全没有反省。也不打算同意简易程序。请进行正式审判。”

简易程序必须要取得嫌疑人的同意才能成立。

老猫头鹰眨巴眨巴眼，事务官也停止了敲击键盘。

斜上方警察的怒吼倾泻而下：

“你这家伙，注意言辞！”

检察官安抚他说：

“别这样，你，要原原本本地，嫌疑人的话要原原本本地听啊。”

“是，失礼了。”警察收住了气势。

检察官又转向我：

“那么户田君，你刚才的话是认真的吗。所谓不要简易程序，让我送你去审判。”

“当然是认真的。”

“为什么啊！说到底啊，你知道简易程序是什么意思吗？”

我将与野所说的现学现卖说了一遍，检察官叹了口气。

“这是被律师吹了奇怪的风啊。户田君，你可不能被骗啊。他们也是在做工作。之所以希望你不走简易程序而选择审判，是因为那样他们更赚啊。”

“不，律师反而是推荐我走简易程序的。选择审判的是我的意志。”

“呵，这真是……那就更别说了啊。检察官和律师，立场相反的两个专业人员都推荐你走简易程序。当然是支付 30 万罚款就这样结束为好。”

30 万，比与野估计还要高。

“30 万太高了，0 元比较合适。因为我没有错。”

“但是进入审判程序，要雇佣律师的话更贵。这钱打算让谁支付呢？作为高中生你能支付吗？是让双亲支付吧。”

“将来我会工作还给他们。”

“但是这也就是说你现在没有钱。”

检察官对着同一点死缠不放。我也自觉对于还没有请求双亲代为负担这笔钱的我来说，此处是最大的弱点。所以至少行为上我要表现得光明磊落。

“是的。”

“哼。”

一瞬默考之后，检察官改变了论点。

“但是啊，你虽然说什么无罪，但是和所谓的……恩——冤罪是完全不同的哦。你确实和 17 岁的少女发生了关系。然后这是为条例所禁止的。怎么看你都不可能无罪。”

“是这样吗。我听说也有 32 岁已婚男性和 17 岁女高中生发生关系，最终被判无罪的判例。32 岁已婚都无罪，为什么 18 岁单身的我会有罪呢。”

检察官面露苦色。

“那个啊，是经过诸多要素综合判断……”

“比如说？”

“……你的情况下，在没有得到少女之外家人的允许的情况下进入她家，这已经被视为问题。另外还有就是少女的监护人十分生气。”

“所以，逆井就到处‘严惩他’地施加压力吗？”

“你……你说什么……”

浦和的情报派上了用场，检察官很明显地狼狽起来。现在就是机会，一鼓作气！

“原来如此。我说怎么刚才开始就一直推荐我走简易程序。如果走简易程序，那么就是绝对有罪，而且逆井虽然是普通人但是是有力人士，你们也可以赶紧完结有他在其中干预的这件麻烦事了。但是一旦进入审判程序，这件事就会继续纠缠下去，而且最终可能无罪。你就是在怕这点。”

检察官单手猛击桌子。

“不可能无罪！这件事，可不是什么冤……冤罪！”

对检察官来说，冤罪这个词看来是非常忌讳的。他在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必定会口吃。

他在激动之下说：

“很好。你敢说到这种地步，那我们就上法庭试试吧。我就在那里教给你社会的严酷。”

好极了，他上钩了！这样就可以战斗了。

下一步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吧——骰子扔出去了，已经不能回头了。

傍晚，我们被送检者和上午一样，又坐着护送大巴回到了各警察署。

我回到留置室以后立即拜托看守和与野律师通了电话。我向他报告了前因后果，委托他为我辩护。他本来也是推荐我走简易程序，所以我老实说很不安他会做什么反应。

他的语速一如既往地快：

“原来如此，这样啊。选择战斗了吗。那是最好的。”

“啊，但是你昨天不是说简易手续更好……”

“是的，是的，我是那么说过，但是即使如此你依然选择了审判。也就是说这是你自己的意志。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是最好的。”

“与野先生……”

这句话比什么都直抵我心。

“那么，既然这么决定了那就要忙起来了。我现在就过去你那边。”

与野很快来了。

我按他所说，写下了选择与野为辩护人的律师委托书和给家人的信。我在信中先是关于学习的谎言进行谢罪，然后向家人诉说了她是我即使撒谎也想要相会的重要的人，为了守护对她的心念，我想要在法庭上战斗。

“那么我现在就去和你的家人谈谈。”

与野急急忙忙出去了。

现在是黄金周中，所以双亲应该在家中。虽然最好是我、与野、双亲一起进行四者面谈，但是直到明天下达拘留决定为止我都被禁止和家人见面，所以也没办法。我祈祷家人不要以第一印象去判断与野。

回到牢中，眼镜向我搭话。

“到底还是雇了那个律师吗，没问题吧？”

“跟他好好谈谈感觉还是个不错的人。你怎么样？”

“今天检察官跟我提出那种叫简易程序的只要付罚款就是完事的方案。我已经烦够了所以就打算接受那个了结。哎呀，我也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没必要付什么罚款啊。但是说到底一个小国民还是没办法违抗上面的人啊”

眼镜虚无地笑着。

我感到了失去同志的寂寞。果然我的选择是错误的吗？

——不，事到如今怎么能够回头看。不管周围怎么样，我都只是沿着自己的路前进罢了。

■ 十二 上木 荔枝

我在梦中进行了推理。

额头上有电击枪痕迹的理由——我终于明白了。二胡倒在进入房间后不远的床上。但是实际上，应该是钻进被窝里以后中了电击枪的。那种只露了一个头在外面的状态的话，会选择那里也是自然的。只有这种状况能合理说明为什么会特意选择难以攻击的额头下手。

因为这个发现，至今我所想象的案件情况就彻底改变了。

即是说，二胡并非是迎入了深夜的来访者。而且我也不觉得他会在迎入来访者后，在其面前钻进被窝。

严密来说，如果来访者是性爱伙伴（候补也就只有我了）的场合下，这种事或许也有可能。嘛，即使是在那种场合，要问他会不会自己一个人钻进被窝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的话，也还是要打个问号。

那么，犯人是怎么侵入二胡的房間的呢？

普通来说，就是等二胡去厕所这种他会离开房间的机会潜入，然后藏身在房中某处，等到返回的他睡着了之后进行杀害吧。

但是，事实让我很难这么想。

床边放着的那个加工过的塑料瓶，那个多半是尿瓶。切除上面收口的部分当然是为了扩宽开口，在切口上贴上胶带是为了防止锐利的切断面割伤性器。除了在灾害时期，这种东西对网游和即时竞技游戏用户这种需要长时间坐在画面前的人来说也是重要道具。因为是在塑料瓶里进行小便，所以还有“塑尿瓶”这种昵称。

昨天，二胡害怕得从白天就把自己锁在自己房间里。这应该是预感到了三世之后，下一个被盯上的就是自己了。所以为了晚上也不用跑去厕所，就准备了尿瓶。

所以我不认为二胡晚上曾经出过房间。当然如果判断为大便到底是没法在塑料瓶中解决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塑料瓶有两个2L的。人一天的尿量大概是1.5L左右，所以如果只考虑小便的话一个应该就够了。有两个塑料瓶存在，也就是说还是要考虑大使用和小使用他都准备的可能性。

如果这个假说是正确的话，警戒到如此程度的人，更不可能因为上厕所之外的事离开房间了。

如果不从房间外出的话，那么也不会解除上锁。

也就是说，房间是个密室。

犯人是如何侵入的呢？

难道说是密道？

不，还是那个更可能。

我从一开始就一直觉得啊，这个馆，真的就一副可能会○——转动的样子。如果不是可能会转动，而是真的会转动呢？

二楼大厅和各房间之间以二重门和前室隔开。这就是大厅或者各房间其中之一可以转动的旁证。如果是单重门和单重墙的话，一方如果进行转动，另一方的门和墙也会转动，就会令另一方察觉到转动了。为了不让人注意到转动，所以才有二重门和前室的吧。二重门上不设把手，就是为了防止在回转过程中卡住。

这样的话，是哪边进行转动的呢。没有窗户的大厅转动的话，建筑商的趣味就少了一些，果然转动的是那些房间吗。

如果是那样，犯人就有可能侵入上锁的房间中了。

二重门中只有大厅那一侧的门可以上锁。犯人等大家都熟睡之后，来到自己的前室中，然后以遥控器之类的东西让各房间开始转动，使自己所在的前室和二胡的房间连接。因为房间一侧的门不能上锁，所以此人就可以毫无障碍地侵入二胡的房间了。

犯人悄声接近因为第一天的通宵盯梢而睡熟的二胡，以电击枪攻击了他的头部。二胡在电击下虽然醒来，但是代之却全身麻痹了。那个犯人随之击杀了二胡——

可是，留有血迹的并非那个床上，而是入口处的地板。犯人是把麻痹了的二胡从床上搬运到门口，然后才击杀了他。

犯人为何要移动二胡。

可能是因为觉得如果在床上杀死二胡，那么从那种就好像有人在他睡着的时候侵入了一样的状况中，可能有人会想到使用了房屋旋转的诡计。所以为了伪装成受到深夜来访的人的意外攻击，而把他搬到了门口。没有带走塑料瓶，可能是因为没想到推理竟然会在那里发展开来，也可能单纯是因为压根没能认识到那是干什么用的。

如果以上的推理是正确的，他们犯人就是知道馆能够旋转的人物，且不想让别人知道此事的人物。建设这座馆的是前代家主，继承这个秘密最合适的人选，正如一心所说，果然就是现家主东藏了。

是东藏杀害了两个儿子吗？

还是说另有知晓房屋旋转一事的家人存在吗？

东藏、火风水小姐、一心、京、涉谷先生。这五个剩下的嫌疑人的面容

在我脑中浮现。他们如同走马灯一般，咕噜咕噜回转起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这时我醒来了。

看看枕边的手机，才刚早上6点50。真起的真是相当早，感觉亏了。早起就是亏三文。

房间里已经一片亮堂。我站在窗边，打开窗帘。

看习惯了的庭院——没有展现在我面前。

不，庭院是能看见的。那是我曾看过的东藏邸的庭院，但是从我的房间本来是看不见那个区域的。

能想到的只有一个。

馆真的转动了，然后停在了和以往不同的位置上。

当然，这应该不只是馆转动了而已。

肯定同时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为了通知看守的警察这件事而奔入大厅。

——五月四日，周二。

■ 十三 户田 公平

五月四日，周二。

和昨天一样，我一大早就坐着满员的护送大巴晃荡着前往埼玉地检。实际上今天不是去接受检察官讯问，而是去法院进行拘留质询。我先被带到地检一趟，然后从那边前往边上的地裁（地方法院）。

根据昨天讯问的结果，如果检察官认为我应当进一步拘留的话，就对法院提出拘留请求。法院为确定拘留是否妥当，将直接对我进行问询，这就是拘留质询。也就是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辩解的机会，但是……

实际上，拘留请求被退回的几率只有 1% 左右。我的场合也是一样，法官只是进行了一些形式上的质问，对我的倾诉并不怎么关心。

就这样，我又被判拘留 10 天。

傍晚，护送大巴把我送回了留置室。

拘留中的嫌疑人本应被送到拘留所去，但是出于拘留所那边收容状况之类的原因，时不时也会把人送回警局内留置室。这样一来嫌疑人就会持续暴露在警察的压力之下，对此也有批评说这是强行逼供，会导致冤案。另一方面，拘留所在各都道府县内只有 1、2 个，但是各警察署内均有自己留置室，所以也有对探视者来说比较方便的优点。

晚上，与野带着我的双亲来和我见面。双亲脸上隔着玻璃板和儿子见面的震惊清晰可见。

与野说：“我已经向你的双亲说明了大概情况。但是还请你自己来再次把自己的意志传达给他们。”

我向双亲传达了自己的心意。我认为自己没有错，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我想要战斗。

父亲带着很困扰的样子沉默着。

母亲畏畏缩缩地说：“那个，在律师先生面前这话不太好说……”

“没关系，请直说。”与野快速从旁插嘴。

“啊，对不起。”母亲对与野低头一礼，又转向我“虽然罚款 30 万也很高，但是不是说要是进入审判程序了会更花钱吗？那样的话忍一下，接受简易程序的话结果上来说不是省一些吗？虽然这里面确实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当然也有情绪上的问题，而且接受简易程序的话就会有前科了。但是如果庭审获胜的话就没有前科。”

“啊，前科啊。确实那是个大事。那……那就真的只有上法庭了吗……”

前科这个带有威胁意味的单词，在说服小市民性的母亲上发挥了功效，我又加一把力。

“审判费用我将来会工作还给你们们的。”

“钱无所谓。”一直沉默着的父亲开口了，“问题在时间上。现在不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吗？要是审判一直拖下去对考试产生坏影响了怎么办？”

“我会更努力学习的，我保证！”

“就算你这么说，你也没法去学校听课，在这种地方也没法集中精力学习啊。”

“这方面啊，先生，我会向法官那边做工作让你获得早期保释的，请安心。”与野伸出援手。

“拜托了。”我向双亲低下了头。

父亲沉默了一会，最终道：“我明白了，就按你想做的做吧。”然后对着与野低下头，“我儿子就拜托您了！”

我感觉放下了肩上的重担。但是真正必须说服的不是双亲，而是法官。我再次绷紧了神经。

与野说：“说起来，我还有一些需要向公平君确认的事情。因为事件性质，我觉得他也不太好双亲面前谈……”

“啊，我们先出去。”

“非常感谢，请在下面的等待室里稍候！”

双亲出去以后，与野对我说：“户田君，实际上这真是很难开口啊，我想请你尽量详细地描述一下你是怎么和她做的，也就是说你们做爱的具体过程。”

“啊？”我不由得发出了不满声，“那很重要吗？”

“是的，极为重要！”

是要搞清从哪里开始算是淫行，又到哪里是不算淫行吗？

我不情不愿地开始讲述。

途中与野插嘴说：“恩——还是构成不了清晰的印象啊。那是是她在上面还是你在上面呢？”

无语了。

“连这个都要问吗？”

“是的，请务必告诉我。”

我低下头回答说：“……是她在上面。”

“恩？听不太清楚。”

“是她在上面！”

“哈哇，最近的女性还真是积极啊。那么请继续，当然还是越具体越好。”

他的双眼闪着灿烂的光芒。说真的，看起来单纯就是一个好色老头。他不会就是出于自己的兴趣问的吧？

伴随着疑问，我继续讲述下去，然而与野再次抓住了一点。

“请……请等一下，流酒是什么？”

“哎，那是……”

我厌烦地跟他说明了69是什么。男女头脚倒置重叠，舔舐彼此的性器。因为这种姿势就像数字的69一样所以被称为69……说着说着，我就陷入了为什么连这种东西都要说的悲惨感中。

我说明完毕后，与野这样说。

“啊啊，什么啊，就是四十八手^[1]的‘二巴式’啊。现在叫69了啊。说起来四十八手啊69啊什么的真有意思，呵呵。”

他自己笑了起来，我很尴尬。就这样，好歹最后还是说完了。

“哎呀，户田君，真是十分感谢。这样就可以进入下一环了。那么再见，我还会再来。”

与野急匆匆地出去了。这是要进入哪一环呢？

这就像那眼镜说的一样，是选错了律师吗。但是如今再去找新的律师也不现实。我大大地叹了口气。

之后，我接受了浦和的询问。

他拍着桌子说：“一进审判程序了就得精查资料，这工作量就增加了啊。老老实实地接受简易程序啊混账东西。”

“那是你们的工作，不是吗？”

“啊啊？”浦和瞪了过来，我嘴角上弯迎了上去，浦和气势被挫。

“……哼。你倒是傲起来了啊，好，我就做我们的工作。”

他再次让我从头供述了从和埼相会开始到被逮捕为止的全部内容。之后就抓住其中和一开始那份供词中一些无甚意义的矛盾点穷追猛打。我一旦对供词进行订正，他就再次让我从头供述。

就这样来了三遍，我终于被解放了。

[1]编者注：四十八手是指日本江户流传下来的四十八种性行为的体位姿势。

这之后，与野又来和我见面了。

“这次有什么事？”我的口气也变得不客气了起来。与野像是没注意到一样说：

“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告诉我。”

与野隔着玻璃向我展示了两张纸，两张上印着的都是一个白色平面的照片。是个墙壁还是什么吗？不可思议的是我好想在哪儿见过这个东西。

与野继续说：“关于这两张照片里的东西啊，你有没有在哪里见过呢？”

■ 十四 小松風 南

五月四日，周二，清晨。我到设有逆井东藏邸连续杀人事件搜查本部的所辖署上班。

因为我觉得自己作为新人不早点去是不好的，所以基本都是第一个。

但是今天会议室里已经有了客人。

那个左手翻着桌上的资料，右手摆弄着手机的人是一一

“蓝川先生！”我跑了过去，蓝川先生一惊，抬起脸来。

“啊，啊啊，是小松凪啊，早上好。”

“早上好。康复了啊！”

“还好。”蓝川先生不自然地笑着，关上了手机，“给你们添麻烦了。”

“没什么，身体最重要啊。啊，对了，我给你泡咖啡。”

“啊？不了，我给你们添了那么多麻烦，为了表达歉意，这次我来。”

“别说了，好好坐着吧。你这不是必须查看资料吗？”

“啊，恩，那拜托了。”

我前往热水房泡了咖啡。虽然也只是速溶咖啡，但是我是全心全意泡的。

蓝川先生回来这胜过百人之力。蓝川先生拥有不可思议的推理力。在他的推引下连我的状态也会好起来。事件已经接近解决——就好了。

然而，事之不如意十有八九。

递给蓝川先生一杯咖啡，我也坐下喝着自己的那份，这时，会议室的门被猛地打开，所辖的刑警冲了进来。

“不得了了，逆井邸又发生……”

第三名被害者是东藏先生，他在自己房间被刺死了。

尸体发现的经过如下文所述。

六点五十分，比任何家人都早起的上木小姐注意到馆旋转后停在了和往常不一样的地方。她将此事告诉了大厅里的警察。警察判断此为异常事态，就叫全员起床。

但是只有东藏先生没有起来。因为大厅一侧的门是上了锁的，唯有从窗户侵入。但是这馆外面并没有什么能让绳勾挂上的地方，也没有能攀爬的雨水管，只有二楼窗户下面有一点点的凸出而已，所以我们使用了放在楼梯下杂物间里的梯子。

窗户的半月锁全是锁着的。警察隔窗向室内望去，东藏倒在门附近的地上。他们用警棍砸碎玻璃进入房中，确认了东藏先生的死亡之后联络了所辖警署。听到这个消息的火风水小姐晕倒之后滚下楼梯，被送到医院去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流程。

即使如此，像是展望餐厅什么的还有可能，但是普通人家竟然能旋转，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还是无法相信。但是到地方一看实际上房间的位置确实改变了，所以也只能相信这是真的了。

具体地说，就是二楼各房间（除了前室）逆时针旋转错开了两个房间的位置。这样一来，发现了尸体的那个东藏先生的房间就移动到了原来涉谷先生的房间所在的位置上。

这就已经够让人惊讶的了，然后还有更惊人的。

那就是上木小姐事前已经预测到了这座馆能旋转。在第二件杀人案发生的时候，犯人莫非不是从一般途径进入被害者的房间，而是利用馆的旋转潜入房间的一一她这样说。她并不是瞎猜，而是有从电击枪的痕迹及塑料瓶等具体物证发展出来的推理作为支撑，这让我完全接受了她的看法。

和她谈过就明白了，她的脑筋非常好。

我现在仍然无法相信她这样的人竟然会去卖春。这并不是在说卖春是一种脑残的行为。但是至今我都觉得卖春是一种，怎么说呢——乱七八糟——找不到合适的词形容——对了，是有一种无秩序的印象。而有秩序的她会做这种事让我有一种强烈的违和感。

为什么她会进行卖春呢？

说起卖春，在L商务事件刚结束的时候我做了这样一个梦。梦里蓝川先生竟然是上木小姐的常客，我就针对这件事跑去纠弹上木小姐了。梦的内容虽然荒诞无稽，但是不知为何却有一种让人没法一笑了之的真实感。

然后前天和上木小姐再会，听到她的声音的时候……

那声音和前几天蓝川先生请病假的时候，替他向职场打电话的那个“朋友”非常相似。

于是我就这样想。

这可能只是我想多了，但是，不管怎么看也觉得不是自己想多了。

不会这两人之间真的有关系吧。

虽然我想相信蓝川先生没有在买什么春……

但是仔细想想，即使蓝川先生在买春，我也没有责备他的权力。

这种没有关系的关系比什么都让我难过。

这样不行，必须要集中精力工作。

我和蓝川先生及其他调查员一起站在东藏先生的房间里。尸体发现以后

警察就打开了前室的锁，所以现在已经可以普通的从门出入了。

东藏先生和二胡先生那时候一样倒在进门后不远的地上。他的尸体上盖着一床被子，一把蝴蝶刀像是图钉一般将被子钉在了他的胸口。被子和他胸口还有很多别的创伤。也就是说，这是隔着被子对他胸口乱刺。被子下面虽然满是鲜血，但是上面就只有渗出来了一点，基本没有血沫飞溅。

“先是绞杀、击杀，这回又来刺杀啊。还真是个多才多艺的犯人。”蓝川先生说。

“犯人为了防范溅回来的血，就从床上把被子拉过来用了么？”我说。

“恩，相当有水平的智能犯啊。本来来说，被害人也不可能老老实实地让你给他盖上被子。应该是跟第二起案件那时候一样，用了这东西吧。”

蓝川先生指着掉在尸体边上的电击枪。

“上次带走的电击枪这回留在了这里，我是希望这是最后一个受害者啊……”

“是那样就好了。不过说起来不管刀子还是电击枪，犯人到底把这些东西藏哪了啊。昨天也进行个人物品检查和馆内搜查了吧。”

“是的，那时候什么也没查出来……”

“这座馆可能不止能旋转，里面或许还有隐藏的房间之类的东西。这有必要去找馆的设计者谈谈。”

“是啊。说起来房屋旋转啊，上木小姐说的那个方法，让我恍然大悟。”

“是说先到前室去，然后让各房间旋转，这样往来于目标和自己的房间的那个诡计吧。”

“是的，这次肯定也使用了那个方法。因为大厅里还有监视的警察存在。”

警察什么也没听见，所以馆的旋转应该是无声的。即使有些机械噪声，也经过完善的隔声设备抵消了。“但是有一个我想不通的地方。那就是犯人结束犯罪回到自己房间以后，馆应该也回到初期状态了才对。然而为什么之后又转了两个房间的距离呢？”

“是啊。这个地方真是意味不明。根据上木的假说，犯人是想要隐瞒馆旋转了这件事的。但是这次完全相反，倒像是在夸耀馆的旋转一样。”

“其他还有几个谜。如果犯人从一开始就打算杀死三世先生、二胡先生、东藏先生的话，为什么不在第一天晚上就把他们全部杀死，而是采用了一晚一杀这种绕圈子的方法呢？”

“这问题真是直触根本。推理小说里为了演出效果经常一个一个杀，但

是从现实来说，在第一个人被杀的时候人就会警戒起来了，这肯定是一次把全员杀了更合适啊。”

“能想到的就是在杀三世先生的时候被二胡目击，结果为了封口而杀了他，然后这又被东藏先生目击到，于是又要灭口这种突发情况。但是看了这次犯人的手法，怎么都觉得他是事先计划好的。”

“恩，同感。”

“然后，在第一起和第二起案件中都有几个窗户是开着的，然而这次为什么全部窗户都关上了也是个疑问。嘛，这一点可能没什么太大的含义就是了。”

不管哪个谜，现阶段看起来都找不到答案。

我们开始调查房间。

东藏先生的兴趣好像是钓鱼，房中放有看起来很贵的钓竿和漂亮的鱼拓，其他还有很多钓鱼用品。门边墙上的长桌上放着一个小型鱼缸，里面可能是钓鱼的战利品吧，一条鲫鱼悠闲地游着。

室内有两个钟表。一个是在墙上直接设了文字盘和表针的钟表，另一个是枕边的数码时时钟。前者和我的电子腕表一样指在7点半的位置，后者则显示的是AM4:25这个一个难以理解的时间，这是为什么？

然后，桌子上摆着馆的平面图。我觉得一般这种平面图平时是不会总摆在桌子上的，应该是最近有人使用过。是注意到第二起事件中有人使用了旋转房屋诡计的东藏先生拿出来观察的吗。

但是平面图上既没有写明旋转机构也没有标上隐藏房间。

要说代之也有点不妥，右下角有设计者的签名。

伊山久郎。

“看来只有找这个人问问了啊。”蓝川先生这么说。

伊山先生开了一家设计事务所，在网上搜搜就很简单地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我给他打电话进行预约。他说在黄金周中事务所放假，所以让我们到他自宅去。我和蓝川先生坐着伪装巡逻车，前往东京郊外的伊山邸。

我在开车的时候，蓝川先生在副驾驶位上专心地玩着手机。

“莫非是在调查伊山先生吗。我倒是稍微查了一下哦。”

我说，蓝川先生慌慌张张地抬起脸。

“不，没有，并不是那样。”

那你干什么呢，我不可思议地想。蓝川收起手机说道：

“跟我说说吧，你调查的东西。”

“啊，好的。伊山久郎，55岁，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建筑家。特别擅长那种可能会在推理小说里出现的、内藏机关的建筑物。”

“原来如此，所以才会旋转吗。”

不一会，导航告诉我们到了目的地。但是在通知想起之前我就差不多知道到地方了，因为有一栋看起来就很奇怪的建筑物进入了我的视野。

和逆井邸不同，这边既没有围墙也没有草木，看起来就像非常想要展示这座建筑物一样。

我把车停在路肩，走下车来。然后我们两人仰望着馆。

“哈。”

“这真是……”

单边四米所有的格子以3x3x3的组合构成了一个大型立方体。各自表面全部和下端接触附有竖长的玻璃窗。不用说这也是个奇怪的房间，但是这形状就觉得在哪见过……

我愣愣地仰视着这栋建筑。

“进去吧。”蓝川先生开始想着馆前进，我连忙跟在后面。

跟着走在蓝川先生右后方，我想：

恩，果然还是这样走得方便。

虽然这么比较有点不太好，但是花田先生可能是出于对我的关系吧，会特意走在我的旁边。但是这样的话，我也得配合着他的步调，反而难走了。追着某人的背后的走法比较适合我的性子。

蓝川先生的右后方是我的固定位置——哎，这倒实在是想得太多。

在离馆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设有一个邮箱和一根杆子。杆子上端有按钮和喇叭，上面写着“请按门铃”。

“恩？门铃设在这种地方？”

蓝川带着疑问按下按钮。

“你好。”一个男声应答道。

“我是约好过来的警察局的人。”

“啊，我现在下来。”

数秒后，随着一阵嗡嗡的机械音，正面中央纵列发生了异变。“下段格子退入里面”、“上段格子移动到了中段”、“中段格子移动到了下段”、“上段深处的格子伸了出来”这些事情同时发生，然后重复数次以后，格子的移动停止了。

正面中央下段格子的玻璃窗滑开，里面走出一个长着胡渣的男子，他就是网上有照片的伊山久郎。

不知道他会是怎么一个怪人，我心里做着准备，他却豪爽地笑了。

“哇哈哈，刑警先生，吓了一跳吧。来来，请进请进。”

我从那不知该说是窗户还是玻璃门的地方战战兢兢地走入格子中。

室内当然是立方体，室内装饰像是接待室。正面和左右的墙上装有和刚才进来的地方一样的玻璃门，可以看到相邻的格子内部。原来如此，这些玻璃根据格子的配置状况，既可以做门也可以做窗户。

天花板和地上设有升降口。需要在上下格子之间移动时，可能可以从那边伸出楼梯来。

“请坐请坐。”

我们在沙发上相对而坐。桌子上叠放着几张纸，最上面的就是逆井邸的平面图。那上面比东藏先生桌子上那张上更为详细，画着许多复杂的机关。

“就像刚才那样，通过让格子旋转，就可以实现让客人在家中不用动脚而自由来去于室内各房间之间，非常方便。但是设计这种结构的最大的动机，果然还是因为有趣啊。你能看出这座馆是模拟的什么吗？”

“是魔方吧。”我回答。

“没错！魔方型的馆，很有意思吧。”

“但是旋转的时候是不会天地逆转的，所以严密地说感觉还不能叫魔方……”

我一不小心多说了两句，伊山先生猛地沉默下来。

“喂，惹人家生气了啊，这要怎么办？”蓝川先生低声说。

“对……对不起。”我拼命地寻找着能挽回场面的话。

“……逗~你的，”伊山先生突然恢复了笑脸，“骗你的。我完全没生气哦。刑警先生看不穿别人在演戏可不行啊。”

我呆住了，这人是有多喜欢吓人啊。

“确实如你所说，天地逆转是最大的难题。如果逆转的话，家具就会全部朝着天井‘落下’了啊。凭现在的技术很难克服这一点，但是日后我一定会实现给你们看啊。到那时候，我就可以给各面分色，做出真正的魔方了。”

蓝川先生假咳两声说：

“于是，关于逆井邸……”

“我在新闻上看到了。出了大事啊。”

“所以我想请老师给予帮助。”

“请说。那也是一栋有意思的建筑，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委托设计那栋建筑的是前代家主逆井大空吧。大空为什么会想让馆旋转呢？”

“这是他的经历使然。您知道逆井重工以前是做什么的公司吗？”

“啊，不，我们没有查得那么深……”

“是飞机哦。特别是战斗机。”

“战斗机！”

“那宅邸是在板桥区成增，那地带在二战中，曾经有一个名为成增机场的机场，是为了防止帝都遭空袭而设置的陆军机场。机场配置有战斗机和高射炮，机场为了让敌军从空中难以分辨，涂上了道路和房子的图案。”

我还不知道和平的住宅区竟然有这样的过去。

“大空当年 30 岁，是逆井飞机的继承人，时任技术主任。他在成增机场附属工厂那边开发新型战斗机。当时的飞机通常是往复式发动机和螺旋桨的组合。螺旋桨上有一种叫做逆转双螺旋桨的新技术。是在一根轴上设置两个螺旋桨，各自向对方的反方向进行旋转。”

“啊——我怎么感觉那样做的话会有反效果？”我插嘴说。

“然而那才是更为合理的设计。普通螺旋桨在旋转的时候会产生一股让机体反向旋转的反作用力——反扭矩——这股力会让机体失去平衡，所以需要设计相关机构抵消这股力。但是如果是逆转双螺旋桨的话，那么两个旋翼所发生的反扭矩互相抵消，就不必设计那种机构了。而且比起单纯地增加旋翼数量，采用两段式结构更能增加推进力。

不过这种设计也有个明显的缺点，就是难以制造。日军也制作过几种逆转双螺旋桨式飞机，不过每种都运行不佳，最终全结束在试验阶段。其中，只有逆井飞机参与的机型拿出了良好的测试结果。

然而，B-29^[1]的魔掌最终还是逼近了成增。大空失去了住在附近的妻儿，接近完成的逆转双螺旋桨机体也被破坏了。

接着战争就结束了——

逆井飞机被 GHQ^[2]拆分为数家公司，禁止再次参与飞机产业。在不屈的精

[1]编者注：B-29 轰炸机是美国在二战亚洲战场所使用的主力战略轰炸机，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即是该型号的轰炸机。

[2]编者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二战结束后由美军于日本成立，用于对在二战战败的日本实行“间接统治”。于 1952 年结束占领日本。

神驱使下，逆井带着分配给他的逆井重工登上了汽车产业的峰顶。他也再婚，并的到了两个孩子，也就是东藏和玉之助。

可是大空并没有忘记战争从自己这里夺走的东西。所以他在原成增机场所在地建造了模拟逆转双螺旋桨的馆。既然要建，那就要建世界第一的，所以设计了9枚桨叶，超过了世界第一的乌克兰安-70所拥有的前8枚，后6枚桨叶。那座馆对他来说就是慰灵碑。”

原来那九个扇形中蕴含有这样的思绪，我悄然缅怀往事。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之后没过多久，大空就因病卧床不起，东藏一家为了照顾他而移住该馆。我听说大空死后，那座馆被东藏继承了。”

“具体是怎么旋转的呢？”蓝川先生问。

“那座馆是一个从中央圆柱呈放射状伸出九枚桨叶的形状。相当于上旋翼的二楼部分和相当于下旋翼的和圆柱一体化的一楼部分，每个都可以独立旋转，不能转动的只有二楼的前室。”

我一时间想象不出具体的图面，蓝川先生看起来也是一样。“恩恩……”地应答着。

“恩——请把上旋翼想象成一个环，下旋翼想象成凸字。环套在凸字上面。凸字凸出的部分就是二楼的大厅和楼梯，下面就是一楼全体。就是这样一体化进行旋转的。”

这么说就明白了。

“下旋翼还真是大啊。”

“我想尽量忠实的再现逆转双螺旋桨那种‘一方的轴贯通另一方的中空’这种结构，所以就形成了这种奇怪的旋转结构。本来和实物不同，也可以让它只有一方旋转或者双方向同一个方向旋转，不过这方面还是有技术上的制约存在。”

“要怎么让它转起来呢？”

“用遥控器啊。交给大空的遥控器只有一个。大空离去，如今应该是传到他家人的手里了吧。”

传到了犯人的手里。

“是什么样的遥控器呢？”

“那个设计我自己都觉得很赞啊，是操纵杆形的。不过是微缩版，大小大概可以放进口袋里。我准备了设计图，稍等。”

伊山先生翻着桌上的图纸，把绘有遥控器的那张拿到了最上面。操纵杆形的遥控器上有8个按钮。分别是让房间上/下旋翼、顺/逆时针、按着的时

候一直转/按一次转一个房间旋转。只要是在宅邸范围内在哪都有信号。安全起见双重门中有任何一处开着时都不能旋转，一旦旋转开始所有的双重门都会上锁。

“转动时的加速度和声音要怎么办。不会被馆里的人察觉吗？”

“转动速度很慢，也不会发出声音，肯定不会被发现”

“犯人把上旋翼停在了从初始位置逆时针旋转两格的位置，他这样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不，这我还真不知道啊。这里面并没有什么转到特殊位置停下就会出现隐藏房间之类的玩意啊”

“那馆里没有隐藏房间吗？”我失望地问。伊山先生这样回答了我：

“啊，不不，我的意思是没有让馆转动来打开的隐藏房间。隐藏房间本身还是有的。”

“啊，在哪里？”我和蓝川先生不由得探出身去。

“嘛，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与其说是隐藏房间，不如说是隐藏金库。二楼各房间墙上都有一个时钟吧，那种直接在墙上安上表针和表盘的。那个时钟只要按下中间固定表针的地方，表就会停住，然后就想逆转双螺旋桨一样，把短针和长针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转三圈，时钟下面的墙就会打开，露出隐藏金库来。”

我和蓝川先生对视一眼，犯人肯定就是把刀、电击枪以及遥控器藏在那里。

我们向伊山先生道谢后，离开了魔方馆。

走向汽车的路上，我说：

“这有点讽刺啊。大空先生为了不忘记战争而建造的馆，现在却被用作杀人这种新的争斗的道具。”

“那可不对哦。”

蓝川先生看着前方回答我，口气前所有未地强，让我心头一跳。

“大空只是建造了纪念碑而已。犯人利用了它，这完全是犯人一个人的责任，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这些话让我茅塞顿开。

“……是啊，是这样啊。”

我跟在蓝川先生的右后方。

回到馆中我们向田手系长报告了从伊山先生那里听来的消息。

系长那里也有两份报告。

其一，正门和后门的监视摄像头上没有任何人出入，围墙也没有攀爬的痕迹，领地内也没有潜藏的外部人员。果然这是内部犯所为。

其二，围着馆流淌的小河中发现了遥控器和绑在橡胶手套上的手电筒。遥控器虽然经水泡以后已经坏掉了，但是其外观和图纸一致，故可以确定就是馆旋转用的遥控器。橡胶手套上没有指纹，犯人可能在那下面又戴上了自己的手套。

犯人回到自己房间以后，又出于某种理由让上旋翼转动了2格。之后觉得自己拿着遥控器、手套和手电筒会引人怀疑。手套单独扔的话扔不远，于是把手套绑在手电上，和遥控器一起从自己的窗户扔进了小河里。选择小河这一点上犯人做的很聪明。小河虽然在深夜会停止流动，但是一旦到了早上7点，在定时装置的作用下就会开始流动，到现在东西是从哪个房间扔出来的已经无法确定了。

我们调查了每个房间的隐藏金库。旋转那个钟表的表针之后，表下面的墙壁就打开了。

但是所有金库中都空空如也。因为是个密闭空间，所以里面也没有积尘，没法判断最近是不是有人使用过。

除了金库，馆内的其他部分也经过了重新调查，但是没发现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

果然不愧是瞒过警戒猎杀了三个人的杀人犯，并不会那么简单地让我们抓住狐狸尾巴。

日渐西斜，我们在所辖属召开了搜查会议。

三人被杀，其中两人是在警察介入后被杀的，而且被害者是大企业的社长和其家人。

当然，空气也比昨天更为紧张。平日稳如泰山一般的搜查本部最高责任人，一课课长怒吼不断，平日都负责演出被人厌恶角色的鱼户管理官却缩在一边，这种逆转现象比什么都能表明现在的异常状况。

即使在这种状况下，有扑克脸之“美誉”的绀(gàn)野警部补仍是淡淡地发表了鉴证结果。死亡推定时间和前两个时间一样，是凌晨2点到4点。蝴蝶刀和电击枪上没有指纹，室内东藏的指纹最多，也有少量其他家人的指纹。室内没能采到任何毛发。

其中，有两件报告令人在意。

其一是现场的空调送风口和其正下方的地毯上飞散着尘埃和霉菌。这是空调时隔很久以后启动时出现的现象。第一起事件发生的时候，也就是五月一日的白天，涉谷先生用吸尘器清洁过所有房间的地毯，所以空调启动应该是那之后的事。

但是在这期间并没有什么有必要启动空调的天气。这样，昨晚犯人打开了空调的可能性就浮上了。但是为什么？不知道他开的是冷气还是暖气，收在书桌抽屉里的遥控器上显示设定的是暖气，但是这也不能说明当时开的就一定是暖气了。犯人可能只是在开了冷气后，觉得冬天刚过，显示的不是暖气不太自然，就把设定又换回了暖气而已。

其二是从现场窗户里的其中一个半月锁上检出的指纹上有些奇怪的地方。指纹的主人是东藏，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奇怪的。问题是几根线横贯那个指纹。

“简直就像是钓鱼线之类的东西卷在半月锁上同样的痕迹。”绀野先生这么说。

“就像是密室诡计那样？”花田先生问。

“也有那种可能。”绀野先生说话比较慎重。

即使冒出了密室诡计这种词，也没有人笑出来。在推理小说和剧集已经普及开来的如今，“针线密室”这种程度的话，在现实中时不时也能碰上。过去曾有岐阜县警察解开密室上了新闻，不过这种事还真谈不上罕见。

比如说这次的事件，被害人的兴趣是钓鱼，房间里有钓鱼线。那么拿着足够长度的钓鱼线钻出窗外，关上窗户。拉窗是两片玻璃互相错开的形式，用力推室内侧的玻璃，就会在两片玻璃间产生一个小空隙。从那个空隙把对折的钓鱼线的U字部分塞进去，打开窗户回到室内，拽出U字部分来直到能保证一定长度，然后卷在半月锁的把手（把这部分往下推就能上锁了）上。再次钻出来，关上窗户。然后慢慢的往正下方拉从两块玻璃里伸出来的钓鱼线的两端，半月锁就会旋转上锁。最后拉着线的一端，卷在把手上的线就会送开，线得以回收（这时就会在指纹上留下痕迹）。这样一来密室就完成了。

但是这次并不是如此单纯的问题。

蓝川先生反驳道：

“犯人有什么必要去采用什么密室诡计呢？只要普通的把半月锁锁上，然后从门出去不就好了吗？”

谁也无法回答他的疑问。

空调和线的痕迹，关于这两个谜，最后以“不一定是案发当晚造成的痕

迹”为理由，暂且挂起了。

但是我感觉我感觉真实就隐藏在那两个谜中，十分在意。

搜查会议结束后，今天就暂且解散了。

调查员们陆续离开会议室。

他们中有许多人都住在所辖属的柔道场之类的地方，不过我家就在附近，所以选择回家。只要是在受到召唤的时候能立即赶到的地方就行了。

我打算和蓝川先生打个招呼就回家，于是追赶着现离开了会议室的蓝川先生。蓝川先生逆着人流前进，在没什么人的楼梯平台处掏出了手机。

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玩手机，他到底在干什么——我想着，突然灵光一闪。

这不是在给某人发邮件吗。而且从他避人耳目的样子来看，是给女性的邮件。

莫非是上木小姐？

我心中有什么急速地膨胀起来——又泄了气。

蓝川先生在给上木小姐发邮件，所以呢？难道去跟他说你不要发吗。我没法去发表什么意见。

我没有做声，默默离开。

回到会议室以后，花田先生找我。

“啊，小凧，正找你呢。”说着并排走在我旁边，“怎么样，要不要去附近的店喝一杯？”

我心中也正在烦，于是答应了他。

和花田先生喝酒这段时间过得很有意义。花田先生说话风趣，而且我们对现在负责的案件进行探讨，他还教给我了一些调查的窍门，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男女二人独处。我当然察觉到了花田先生的心意。实际上他也曾对我透露过那方面的信息。虽然我那个时候打哈哈糊弄过去了。没有那方面的意思的话，就应该回绝他吧。

比如说“要是跟蓝川先生三人一起去的话，我就去”什么的。

啊啊，这是何等残酷而傲慢的话语！这不就是在说“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我对您既没有喜欢也没有别的什么感情，所以请不要再来邀请我了”吗？说出那种话了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结束了吧。变成仅仅是在同一个职

场里，只会进行问候和事务性交谈的两个人，我不想那样。

“所以就跟你说你会被误解啊。”

高中时代的同学在我脑中说。我跟她并没有特别亲近，但是她却洋洋得意地给我很多建议。那印象或许就是如此的强吧，直到如今她还时不时的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你很狡猾”、“你不是不想伤害对方，只是不想自己受伤而已”、“因为和蓝川先生没什么缘分，所以就想用花田先生做备胎”

真麻烦啊，我想。只看这场面的话，就是两个人在快乐地喝酒而已。但是恋爱这个概念一旦介入，一下子就产生出了麻烦的思绪和与其相对的借口。

这世上如果没有恋爱的话，大家就可以快乐地微笑生活了啊……

我突然想起了上木小姐。界限清晰，一晚五万，她似乎就没有这种烦恼。有点羡慕。

——羡慕？

对这个早上还表示无法理解的人，到了晚上竟然开始产生了共鸣，当我注意到这点的时候惊愕不已。

“……怎么了？没事吧？”

花田先生的声音让我回过神来。气氛良好的酒吧光景又一次回到我的视线中。看来我是过于沉溺在自己的思考中了。

“好像是有点醉了。”

“连日的重劳动，也累了吧。今天就这样吧，我去结账，稍等。”

“啊，我那份自己出。”我的这种要求每次都被拒绝。

“不用不用，我这边工资比较高嘛，老老实实让我请吧。”

“每次都这样，多谢了。”

离开酒吧，花田先生说：

“我送你到家。”

“啊，不必担心。花田先生也累了吧？”

花田要在所辖属和其他人杂居。

“我没问题的。重要的是，让年轻漂亮的女性一个人走夜路可是很危险的哦。”

“并不美丽啊。而且我姑且也是有练合气道的，没问题。”

“真的吗？”

花田先生借着酒力，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

“喝！”

我也乘着酒力，扭住了他的手腕。

“好痛好痛，放弃放弃。”

花田先生悲鸣起来，我放开手腕说：

“你看，没问题吧？”

“确………确实是啊………那我就此退散，你一定要小心。”

“好的，明天见。”

我和花田先生分开，开始行走在夜路上。

只要不去想恋爱的事，一切都是如此快乐。

约二十分钟后我到了自己的家，家里人似乎还没睡，窗帘处透出灯光。

我在包中寻找着钥匙，还挺不好找，顿觉好麻烦干脆按了门铃。

但是并没有人出来应门。

恩——怎么回事啊。

我，对啊，门铃从昨天开始就坏掉了。

果然唯有找钥匙了啊。我再次把手伸进包里——这时我想到了。

“啊啊，我知道犯人是谁了——或许……”

我边返回所辖属，边给蓝川先生打电话。打通以后我想到要是他在和某位女性——虽然要去见位于事件漩涡中心的上木小姐应该很困难——在一起的话会不会打扰到他，不过已经晚了。

果然打扰到了吗，蓝川先生接电话的声音有点不爽。

“是我，什么事？”

“我可能知道犯人是谁了。”

“啊？”

“我想和你讨论一下我的推理是否合理。”

蓝川先生的声音也变得认真起来：

“好，我明白了，你说说看。”

“我一直很在意蓝川先生在搜查会议上的发言。要说可以普通的从门出去所以用不着什么密室诡计，那确实是没错。但是还有一种犯人无奈必须使用密室诡计的状况。”

“无奈必须使用密室诡计的状况？”

“是的，昨天，东藏先生异常反对在宅邸内设置监视的警察。他本人虽然主张是外部犯所为，但是我觉得不如说他是已经确定这是内部犯行，想要私下里了解此事，所以才表现得像是很讨厌警方的介入。东藏可能已经知道了下一个就是自己。他可能想要抓住犯人，之后笼络他，甚至说干脆反杀之

后主张自己是正当防卫，就这样把不适于公之于众的犯人埋葬在黑暗里。

“对不起，前置有点长了。总之我想说的就是，东藏先生可能并不是在睡着的时候被突然袭击，而是以万全的状态等着犯人。他藏在门后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然后袭击深夜潜入的犯人，与其争斗。”

“那时，犯人所带的遥控器碰到了其中一个人的身体，于是上旋翼自己开始转动起来，争斗持续，旋转也在持续。最终地转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停止了。同时，遥控器从犯人身上掉了下来，但是这个掉下的地方就有点问题，是鲫鱼鱼缸。遥控器进水，发生了故障。”

刚才看到故障的门铃，让我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原来如此，正相反啊。我们一直在想为什么犯人让馆转动了两格。但是实际上只是意外发生了转动，而后遥控器故障而无法恢复到初始位置罢了。”

“正是。这个事故是非常致命的。”

“是啊，因为不让馆转动要回到自己房间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厅里有警察。”

“是的，犯人很焦急。首先他把一缕希望寄托在坏掉的只是电池上，取出枕边的电子表里的电池，试着换掉遥控器里的，但是并不奏效。

“犯人进行了这种行为的证据就是电子表显示的时间乱七八糟。这是因为有人曾经取出电池，所以时间重置了。犯人本应重新设定好时间，但是可能在慌张之下没有注意到。为了不让外面察觉，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开灯，在手电光下进行作业，室内应该是一片漆黑。

“接下来犯人打开了空调，想要以暖气代替吹风机，干燥遥控器内部。”
电话那头的蓝川先生笑喷出来。

“怎么了么？”

“没啥，我想象了一下犯人把遥控器凑近送风口的画面，不知为何觉得很欢乐。”

“犯人可是很拼的哦！但是热风作战也没有产生效果。”

“绝望中犯人想起来自己房间的窗户没有上锁。也就是说沿着某条路径可以返回自己房间。但是那条路径只有自己可以使用，如果不做什么手脚的话，即使通过那里回到自己房中，自己是犯人的事实也会败露。这时犯人想到的就是让现场看起来不是‘被关在现场后，从某可疑路径逃脱’，而像是‘普通地利用馆的旋转回到自己房间后，又出于什么理由让馆转动了两格’。”

“逃脱路线的第一步是从窗户出去。但是如果让窗户的锁就这么开着，可能就会被怀疑是不是从那里逃跑的。所以犯人在从窗户出去以后，用钓鱼

线把半月锁锁上了。”

“所以指纹上才会有线的痕迹啊。”

“是的。犯人也没想到那上面竟然会留有指纹吧。花坛边有浇水用的水路，钓鱼线可能就扔在那边的排水口处理掉了。遥控器和绑在手电上的橡胶手套扔进了小河里，这是为了隐瞒遥控器掉进鱼缸坏掉了这一事实，以及让其看起来像是从窗户扔进去的。

“之后，犯人从那个可疑路径回到了自己房中。

“那是什么路径呢。比如说即使从一楼的窗户回到宅中，无论如何也是要通过大厅的。而外壁上又没有阳台或者雨水管之类可以攀爬的地方，梯子收藏在杂物间里。这样一来，只有一个办法了。”

“树，对吗？”

“是的。馆周边只有一棵树可供攀爬。也就是那个户田公平爬过的那一棵。”

“啊啊，户田啊。恩？这有点复杂啊。今天早上读报考的瞬间，那上面写得是‘因违反淫行条例而被埼玉县警察逮捕’，所以我还以为是在埼玉县北部的玉之助邸发生的事呢，不过我想错了吧。”

“是的。东藏邸建造在东京都和埼玉县的边界线上。”

因为三世先生，二胡先生，以及今天馆停下那个位置上的东藏先生的房间是位于东京都，所以是我们的辖区。

另一方面，户田公平犯下淫行的房间是位于埼玉，所以属于埼玉县警察的辖区。

不过因为玄关是在东京都，所以住址显示的是东京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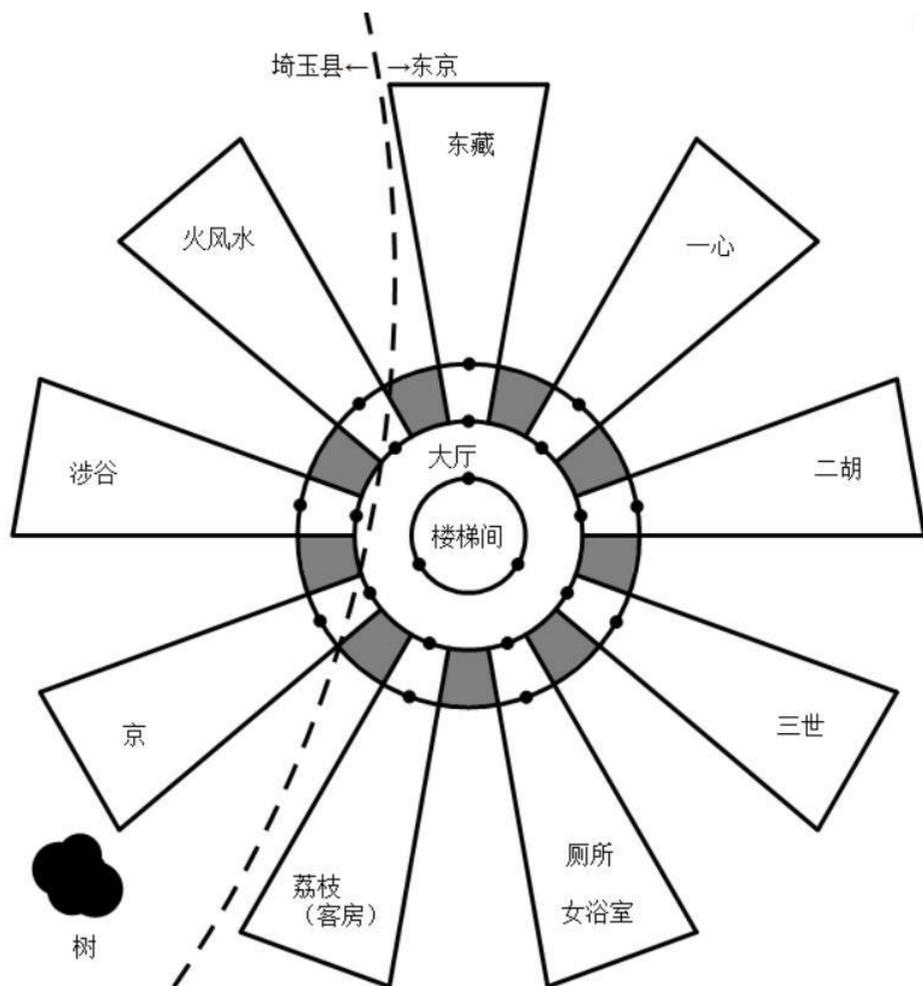
正因为这现场是如此复杂，所以对警察来说是各种麻烦。

比如说埼玉县警察收到户田公平案的报案时，就对这是否真的是自己该管的工作有疑问。但是东藏先生让前往东藏邸出警的警察看了画有县界的东藏邸平面图以后，该警察就接受了这属于埼玉辖区的看法。仔细想想，铺在桌子上的那张平面图就是这时候用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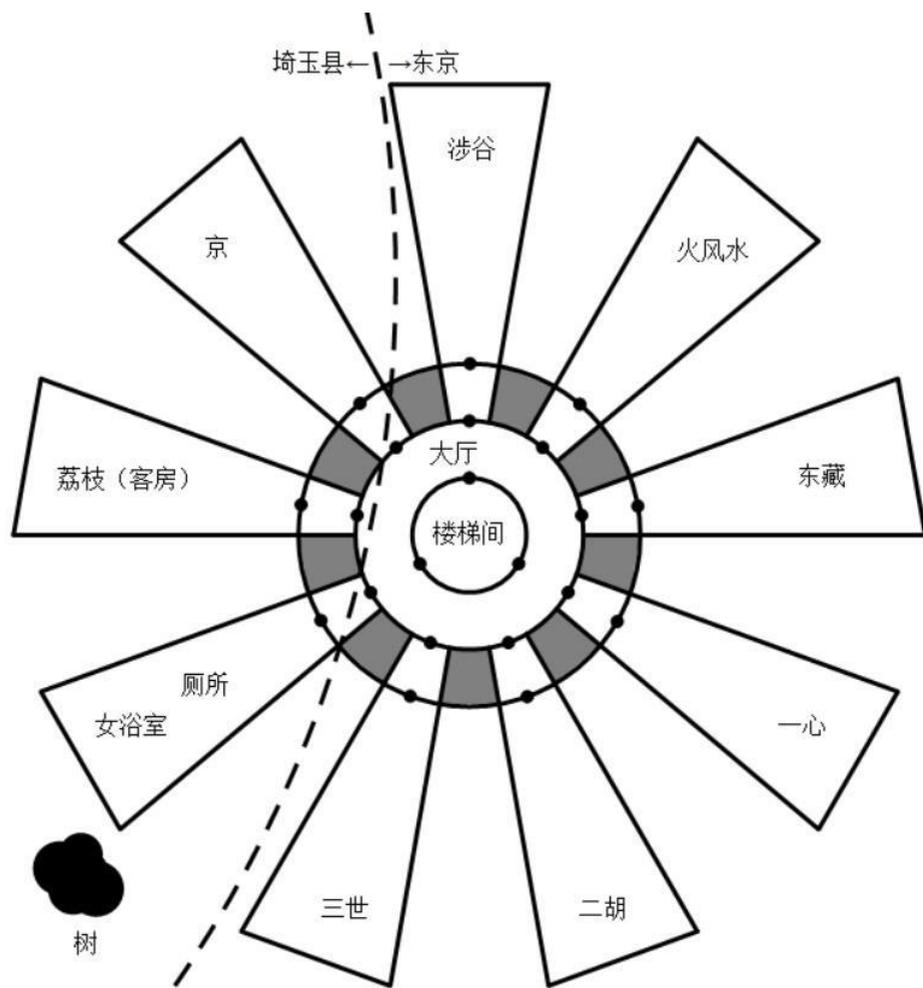
然后三世被杀的时候，因为杀人这种重大案件不能出差错，所以警视厅·埼玉县警察双方都派出了初动调查员。因此一开始馆内的调查员数量达到了平时的两倍。可是现场所在位置立即被确定下来，埼玉县的人们就回去了。虽然是空费了许多精力，但是如果不派出初动调查员，一旦现场位于埼玉县，那么就会被追究责任，所以也是没办法的事。

“说起来，板桥区成増这地方就是县界边上啊。过了县界就是埼玉县

二楼（现在的位置）



二楼（平时的位置）



的……什么市来着？”

“是和光市。”

我回忆起后门外电线杆上显示的地址回答说。

“户田公平所攀爬的树连接着厕所的窗户。以现在馆停下的位置来看，原来厕所所在位置现在是京小姐的房间。能回到自己房间的只有她了，也就是说，她是犯人。”

“京不是东藏的亲生孩子，而是情人的孩子啊。虽然也被承认不过并没有被收养，属于非嫡子，全名京埼。逆井家的人都叫她的姓，这是在某种欺凌吗？”

“一心先生告诉了我很多事。京小姐的母亲是东藏先生的情人，一个酒吧的老板娘。那个人因病故去的时候，东藏先生想要收养当时2岁的京小姐，但是遭到了正妻火风水小姐的强烈反对。虽然最终火风水小姐还是被说服了，但是含着‘绝不承认她是家人’的意义，她坚持用姓去称呼她，并且让家人也这么做。东藏先生也因为有不伦这么个弱点在没法违逆她。一心先生自己和京关系相当好，还在自己房间和她谈过话。在那种时候他就会用名字称呼她。”

“找酒吧的老板娘当情人，甚至已经怀孕的都不放过。秃子都很色看来是真的啊。”

秃子……是在说东藏先生吧。

他的尸体上没有头发。我也没想到那头白发竟然是假发。经过询问逆井家人，火风水小姐、一心先生、京小姐、涉谷先生是知道此事的。他好像在人前总是带着那头假发。

最近才被雇佣的上木小姐似乎是被分类为“人前”，只有她没有被告知假发的事。但是天生慧眼让她从第一天就想到了“莫非……”。让她产生怀疑的契机就是刚洗完澡头发却已经干透了那件事。

在搜查会议上，我听着鉴证结果，莫名地感叹过：“啊，果然秃子的房间里一根毛发都采不到啊”。如果不是秃子，就算再怎么扫除，也不可能一根毛发也采不到。

我正关于秃顶发散思维，蓝川先生继续说：

“可是火风水这个女人也是各种有冲击性啊。最让人惊讶的就是她已经四十五岁，而且生下了一心、二胡、三世三个孩子。怎么看她也就是二十来岁啊。”

“她的化妆技术很厉害的啊。能拥有自己的化妆品品牌可不是浪得虚名。

同样作为女人，我很羡慕她。”

“没关系，你是童颜，所以即使 45 岁了也能看起来也像是 20 多岁。”

“过分，你说什么呢？”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可是，有这种全家参与的欺凌的话，这方面有可能成为动机啊。”

“那倒不是，如果是那样的话，最重要的火风水小姐没有被杀这就很奇怪了。”

“啊，也是。被杀的事三世、二胡、东藏——恩？等等。京不是有三世案的不在场证明吗。因为正在和户田进行‘淫行’。”

被戳到痛处了。

“实际上这方面我还没搞清楚……”

“户田可能是共犯。”

我回忆起五月一日我拜访户田留置的警察署时的情景。虽说是别的都道府县，不过是隔着县界的相邻地区，很近。所以 13 点开始和户田谈话，13 点 20 分就能返回馆中。如果户田犯下淫行的事埼玉县北部的玉之助邸的话，从那个所辖属回来应该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恩——实际上和他谈过以后，并没有那种感觉。而且，只有自己被逮捕这再怎么说是抽了签下签，不过是一介高中生，我不觉得他会为了恋人做到这种地步。”

“确实如此啊。”

“可能杀死三世先生的不是京小姐……但是我觉得至少杀死东藏先生的肯定是她没错的。”

“好，总之先去东藏邸，请她来协助调查吧。”

■ 十五 上木 荔枝

“不，杀死三世先生的也是你。”我说。

这天我终于从归来的蓝川先生那里通过邮件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情报。京是情人的孩子，全名京埼。火风水小姐已经 45 岁，而且是一心、二胡、三世的生母这让我很是惊讶。因为这情况没必要告诉我这个临时工，所以大家都没有对我说吧。

关于人名，也有一些内涵。我曾经思考过为什么一心、二胡、三世、京中只有京的命名方式不一样，原来这是因为她不是亲生。然后一心、二胡、三世也不单纯是按出生顺序在名字里加上数字，而是因为“一二三”的读法是和火风水小姐一样的“Hifumi”。一心、二胡、三世是间接继承了生母的名字。

埼这个人，我还以为准是从妹的名字呢。第一天晚上，我在厨房为第二天做准备，进行模拟练习的时候，听见一心叫“埼”。因为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我错以为他在打电话。然后因为我说在打电话，所以二胡也就错认为他和往常一样在和从妹通话。实际上一心在第二天中午确实和从妹在通电话，但是第一天晚上只是在自己房间和京埼直接谈话而已。

对了，说起从妹我想起来了。就是她父亲玉之助，一开始在看百科的时候，我还很惊讶弟弟玉之助比哥哥东藏地位还要高，做到了会长的位置。东藏虽然是社长，但是是二把手。

说起来一心曾说过这样的话——

父亲似乎是想让我这个长子继承公司，不过二胡更适合吧。也并不是什么都必须按年功序列来，父亲不也是。

因为他特有的那种省略句尾的说话方式，一瞬间我还以为他想说“父亲内心里不也是觉得二胡更为适合”，但是仔细想想，他想说的应该是“父亲不也对位居弟弟之下甘之若饴”。

不管怎么说，我取得了另一个客人的协力，确证京就是犯人。我避开警察耳目把她叫到和室后门，虽然已经是晚上，在庭院灯光的作用下还算保持有最低限度的视界。

和室因为需要缘侧能下到庭院里，所以外观上也是土墙，整个都是和风。如果把这部分单独割裂出来看的话，那看起来就像是日本式建筑而不是洋馆了。

我向京抛出了“能杀死东藏的只有能爬树回到自己房间的你”的推理。对之她也主张自己拥有三世杀人案的不在场证明——这就是现在的局面。

“那是不可能的。你看那天晚上我一直和户田君在一起啊。”

京这样说完嫣然一笑。虽然至今对她都只有土妹子的印象，但是这样一看却意外地有色气。化妆一下的话或许就会变一个人了。

“还是说，你觉得户田君是共犯？”

“不，你单独犯案也是可能的。”

“要怎么做？”

“这是个简单的不在场诡计哦。你在做爱中，不被户田君发现情况下杀死了三世先生。就这么简单。”

“在做爱中又要不被户田君发现，这太扯了吧。”

她高声大笑。我并不在意，继续说：

“诡计的核心是利用馆的旋转，让户田君把三世先生的房间认知为你的房间。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尸体的移动控制在最小限度。

“你事先造访三世先生的房间，让他喝下含有催眠药的饮料。他进入梦乡以后，你将两个房间的床单互换，然后作为绞杀时会出现的失禁的防备措施，在他臀部周围盖上塑料布。最后注意着不要留下痕迹，用被子把他卷起来，将他藏在房间的床下。这房中的床单直达地面，所以从旁边看也不会发觉他睡在床下。”

就因为这个床单，在第一天晚上我也没能发现潜伏的二胡。

“你在他脖子上绑上绳子，打成那种只要一拉就会收紧的结，绳子两端伸到床上，用被子盖好。然后把不良漫画、机车杂志和电吉他这些三世先生的私有物品收在壁橱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这样就准备好了。

“你淡定自若地把爬树过来的户田君带入馆内。你当时说过‘慢慢走，不要发出脚步声。然而把鞋也脱了’吧。虽然这馆隔音性能很好，可能你是为了以防万一，也有可能是考虑到有可能惊醒即将前往的房间里熟睡的三世先生。让他脱鞋是为了防止发出脚步声，但是户田君错一开始错以为是这里是禁止穿鞋进入的。

“还有，慢慢走这也有要等馆的旋转的意味在里面。你们走出厕所，来到大厅，进入了顺时针相隔2格的房间里。本来那里是你的房间，但是那天晚上你走在大厅里的时候用藏在身上的遥控器让馆旋转，把他带到了三世先生的房间里。

“即使警察怀疑‘实际上你会不会去的是三世的房间’，那么只要他不知道馆是可以旋转的，会问户田君的都是从厕所出来以后所经过的路线。就算馆内再怎么黑暗，户田君至少会记得是‘进入大厅以后，往左走了一点’。要去三世先生的房间应该往右走，当然也没有走了绕大厅一圈那么长的距离。

这样一来也就打消了警察的疑惑。

“虽然警察问户田君房间内饰的概率很低。但是以防万一，你还是逐次减少自己房间里的东西，让它和空空荡荡的三世先生的房间不会产生出入。

“进入房间后，你注意着不要吵醒三世先生，说话很小声。然后，终于开始做了。在处男户田君沉迷于你的身体的时候，你抓住藏在被子下面的绳子两端，将三世先生绞杀。”

“这怎么可能不被发觉嘛。”

“那倒不一定哦。一切都看时机，69式的时候应该是最佳时机了。以臀部遮蔽对方视线，双手也到了远离对方的位置，这样就能在不被对方察觉的情况下执行绞杀。即使三世先生发出呻吟声，也可以用自己的喘息声和床的声音盖过。如果三世失禁，也可以用你们自身的气味盖过。以我的专业视点来看，要不被对方注意的情况下杀人，69式是最好的！”

“……说得就像你看见了一样啊。”

“我听说了。听户田君本人说的。我刚巧认识个可以带话的。”

另一个客人就是与野律师了。与野律师刚巧负责户田案，知道户田是我所卷入的事件的关系者时，他联系了我。那是就只是联系了一下。但是我注意到只有京可以是东藏被杀一案的凶手的如今，就有必要对她的三世案不在场证明重新检证了。这时就让与野律师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

“户田君好像是个相当老派的人。在被你用骑乘位干的时候，他在数天花板上的斑点。于是我拍下你房间和三世房间的天花板，让户田君辨认。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三世先生房间的天花板哦。”

“……那个混账处男！”京恶狠狠的说。哦哦，好可怕。

“一切结束之后，和户田君走在大厅里时，你用遥控器恢复了馆的位置。之后你们被东藏先生发现，户田君被逮捕。至于户田君被逮捕是不是在你的计划之内，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你在熬过东藏先生的斥责之后，趁着大家还没起来收拾了残局。具体来说，就是解开卷起来的尸体，并把它从床下拉到房中间。这时候就要注意不要改变体位，以防对尸斑产生影响。

“如你预见，尸体失禁了。内裤和裤子都脏兮兮的，放置尸体的位置地毯却是干净的，这样就很不自然。于是你把包在尸体臀部的塑料布内的粪尿洒在地毯上。要是已经干了的话，可能是用滴管什么撒了水上去。

“之后你把绑在尸体脖子上的绳子剪短，将两张床上的床单互换，并擦

去了你和户田君摸过的地方的指纹。最后，为了消去现场房间内你们自己的体味，你打开窗户换气，这样一切就都处理完毕了。鉴证人员可能也分辨不出失禁的气味和做爱留下的气味，不过也有可能单纯是因为那是自己情事所留下的气味而感到害羞。恩？该不会是害怕火风水小姐的嗅觉吧？”

等等，要是那个哥特萝莉大妈的话或许还真有可能认得出来？

京不回答，我继续说：

“你多半从一开始就打算把他们三个都杀掉。但是如果不要任何花招就杀掉的话，作为家人一员你无可避免地会染上嫌疑。而且有你因为是妾生子而被疏远这背景在里面更是如此。所以你使用不在场诡计来逃脱警察的怀疑。

“为什么不一次把三个人都杀掉呢——我一直对这一点有疑问。答案就在这个不在场诡计里。在使用这个诡计的晚上只能杀死一个人。那么第二天晚上杀掉两个吗？那样的话就产生了为什么第一天只杀一个的疑问。所以唯有一天一杀这种形式了。

“其他方面你也做了很多工作吧。为了不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绞杀这种手段上，接着一个挨一个地把杀人手法变成了击杀、刺杀；为了不让人重视第一起案件的现场窗户是开着的，于是就把第二起案件现场的窗户也打开。不过就因为这个，第三起案件现场的窗户是关着的反而更为凸显。

“遥控器坏掉真是不走运啊。在第一、第二起案件中都帮了你一把的馆的旋转，在第三起案件中终于向你露出了凶牙。诡计这个东西就像恶魔一样，即使一次运行得顺利，如果接二连三地借助于它那最终肯定会遭到报应。以我个人的见解，速度杀掉，果断离开，简单而利落，这样就不会败露了。”

“……只能这样啊。”

京低声说着什么。

她的全身猛地颤抖，吐出了那些话：

“要杀死那群恶魔一样的家伙，只有借助恶魔的力量啊！”

—— 十六 京 埼

死了就输了

如果有去死的勇气的话就去战斗吧

想想那些重要的人的面容

这种话都是强者的大道理，是能够活下去的人的余裕。人类也是有只能去死的时候的。

你看，遗传迪迪也声援着我们。

对那种话就送他一句再见吧

在下一曲开始前我关掉了音乐播放器，不想让自己的决心受到磨损。

晚上，我站在桥上，俯视着桥下的激流。附近的照明唯有桥上的电灯之类的，水面上就像是深渊般一片漆黑。我打算投身其中。

去年一月，初中三年级的我身边的一切都恶化起来。东藏开始用看死去的母亲那种带着性意味的眼神看我，火风水像小学生一样地不断找茬，二胡和三世也助纣为虐。虽然一心和涉谷对我表示同情。但是一心是个老实人，涉谷是用人所以也帮不上什么大忙。没有其他归宿的我没有可以逃的地方，所以决定去死。

我踏上栏杆。

就在这时：

“请等等！”

回头一看，桥上不远处，站着一个麻花辫戴眼镜的女孩子。

无关的家伙出现了——我想。她肯定会说些像是“自杀反对”的歌词那样空虚的话。

她说：“那个，要是我搞错了那很抱歉，你不会是想要自杀吧？”

话说得弯来绕去的。

“说的没错啊。是的，我是想自杀，所以呢？”

“放……放弃吧。肯定很痛苦的，你看水也这么凉。”

白色雾气不断从她的口中喷出来。

“这跟你无关吧？”

我这样说，再次爬上栏杆。

“有……有关系！”

背后飞来她的话语。我再次回头，狠狠地瞪着她：

“你说有什么关系？”

“我——在我面前跳河会让我留下不好的回忆，要是造成心理创伤了怎么办啊。请考虑一下我的情况。”

我无语了。这是何等任性的说法——不，说任性的话我也是一样。可是在要死的时候，任性一下也无妨吧？

“我管你怎么样啊。好啊请随便心理创伤。”

“不止是我，你的家人也会悲伤的。”

“我没有什么会悲伤的家人啊。”

“哎，为什么啊？”

这时她的表情值得一看，那真是被打了个出其不意，一脸的迷茫。她是深信任何人都和自己一样有幸福的家庭吧。我这就要让他明白也有人不是那样的。

“我可是小三的孩子哦——”

我谈起自己的境遇。

可是途中我猛地清醒过来。

我干嘛要跟不认识的人说这些事。好像跟这个少女一说话我就乱了方寸，还是趁着决心还没崩塌，赶紧跳吧。

我在踏上栏杆的手脚上使劲，把身体往上举。

“等一下！”

不等。

可是她的以下一句话带有充分的破坏力，可以让我停止行动。

“你要是不放弃跳河的话，我就替你跳下去。”

你说什么——？

我不由得看向她的脸。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次看向她了。她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

“你要跳？说什么傻话——你做那种事有什么好处？”

“要是看见我跳下去，你可能就会因为害怕放弃跳河了。”

“你这人脑子不太正常啊。”

“我是认真的。”

她眼镜深处的瞳孔毫无动摇。我移开了视线。

不可能做得到。

我用颤抖的手脚爬上栏杆。

下个瞬间，她以令人惊叹的敏捷度抓住栏杆，飞跃过去，那动作中没有一丝犹豫。她消失在黑暗中，一瞬过后，落水的声音传来。

真的跳了——我呆立当场，下面传来啪啦啪啦的拍水声，是她正在挣扎。不救她的话——

我奔下桥根部的楼梯，来到河滩上，然后跳进了河里。

刺骨的冰水夺走了我全身的感觉。原来我刚才就是想跳进这种水里的啊。她也跳进这种水里了啊。

我游向她的方向。她也游向我这边。我们在中间合流，一起爬上河滩。

“白痴，要是死了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相信只要不是以死为目的，而是为了活下去而跳的话，一定会得救的。”

她牙齿打着颤，硬挤出了一个笑容。我的眼泪停不下来。我抱住她，大哭一场。

在一片漆黑的河滩上，我们颤抖着抱作一团。

那就是我和春日部的相遇。

她虽然是高中1年级，比我高1学年，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亲友。虽然比起亲友，可能救命恩人这个称谓更为合适，但是我和她都更想要亲友这种说法。

“……做好了！”

她说。穿衣镜中映出一个让人难以相信是我的女性身影。

那是发生在我去她家玩的时候的事。我2岁的时候母亲就亡故，没有人教我做发型的方法。所以我对春日部的麻花辫抱有憧憬，想让她教给我。

“麻花辫也行，不过要做三编系的话感觉别的更合适啊，小琦是美人嘛。”

“哎——才不是什么美人呢，我觉得春日部比我漂亮多了。”

“才没有啊——你该更自信点。”

春日部这样说着，为我做了一个将编入的头发立体的盘起来的发型。我那一头乱糟糟放养的头发被漂亮地打理一番，看起来甚至有些优雅。

哦哦，我还挺行的嘛！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姿容感到骄傲。

我顶着那个发型开心地回家了。

我走在二楼大厅里准备回自己房间，突然有人从后面拉住了我的头发。我楞了一下回头一看，是火风水。

“什么意思，这发型？”

大意了。以前我不过化了个妆她就火冒三丈，不可能放过我这个发型的。应该注意不要让她注意到才对。

火风水拽了两三下我后面的头发说：

“小孩子不要装什么色气啊！”

这种局面如果是平时一般我都会忍让过去，但是那天不同，那是春日部为我做的发型。

“——别用你的脏手碰我，傻逼老太婆。”

“什么！吃白饭的还真敢说啊。”

事情变成了两个人的扭打。这时二胡出现了，他当然站在自己母亲那一边。

“喂，京，别对母亲动粗！”

二胡把我从火风水边上拉开，推到在地上。我往上看去，两双如同在看虫豸(zhì)一般的眼正俯视着我。

双拳难敌四手，违抗他们也只会让自己受伤。

于是在家里面，和化妆一样，这个发型我也封印了。

苦难的日子仍在继续，但是有春日部在我挺过来了。

但是进入当年七月，她变得无精打采。邮件回得很慢，见了面也没什么精神。然后最终联系断绝了。

或许我被讨厌了——最开始我很失落。虽然我不觉得自己有做过什么让她讨厌的举动，不过本来我就是自杀未遂者。可能是已经厌倦应付我这种心里有病的人了。

但是转念一想，她不是那种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断绝联系的人。

即使被讨厌也就是这样了，我下定决心，去和她见面。

暑假前，周五晚上，我在第一次见面的那座桥上等她。

她是母女家庭，经济上有困难，得到学校许可以后每天晚上都在超市打工做收银员。所以在夜深时会通过这座桥回家。在我要跳河时她会路过的原因也在这里。

她的父亲似乎是因为职场暴力而陷入忧郁，最终自杀。她会拼命阻止我，也是因为有这样的过去。那时候我轻蔑地对她说“深信任何人都像自己一样有幸福的家庭”，然而她也有自己的故事，只是没有把那些摆在明面上而已。我为只有自己是不幸的那种想法感到羞耻。

等了一会以后，一个少女从夜路上走来，是她。

我向她打招呼：

“春日部君”

她的身体一震。发现是我以后稍微有些放松，但是离笑颜依然差得很远。

“小琦，你怎么在？”

我和果然自己被讨厌了的不安奋斗着说：

“恩，最近不是那什么吗。所以想和你谈谈。”

我感觉无论用什么表达方式都像是在责备对方，所以只能说“那什么”。她一直紧紧盯着我，瞳中摇曳。

一线泪痕划过她的脸颊。

“小琦，我……我……”

“怎么了？”

她哭着扑进我的怀中。和初次见面的时候正相反啊——我想。

她呜咽着吐露出的那些事，可怕到即使只是回忆起来就让我想吐。

她被强奸了。

两周前，在打工回来的夜路上，被两个男人袭击了。虽然想要抵抗但是中了电击枪。对方还拍下了录像。结束后，二人组这么说

“你已经是我们的性奴隶了。要是对别人说了这事，或者不听我们的话，就把这录像发到网上去。还有，你不是有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吗，我们会上她。”

春日部君觉得他们指的可能就是我。都是虚张声势，我说。但是真的能如此断言吗，一想到被强奸魔盯上了我就不寒而栗。

那段时间，春日部君守护了我。二人组之后也把她叫出来了好几次。她为了我，一直接受他们的要求。

在这里面今天的情况也是最恶劣的。被招到废工厂以后，她被一个名叫户田的同学偷窥了。而是那个户田别说来帮她了，甚至看着她被侵犯自慰了起来。而且在被她发现后，立即逃走了。

“……太差劲了。”

我很憎恨强奸魔，但是也无法原谅那个叫户田的男人。

“这件事你告诉你妈妈了吗”

“还没。我不想让她担心。因为同样的理由，我也不想告诉小琦，但是刚才一见到你的脸就忍不住了。”

她在我的怀中又一次哭泣起来。我轻抚她的头，胸中燃烧着激烈的怒火。

可是我却无法好好地用言语将其表达出来。结果，也只能说些《自杀反对》所揶揄的那些陈词滥调而已。

我至今仍为此而后悔。

“春日部小姐已经过世。”

两天后的星期天，刑警这样对我说的时侯，一瞬间我没能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她今天早上被发现死在打工回家路边的一栋老旧杂居公寓的一侧，全身都受了很重的打扑伤。死亡推定时间是昨天晚上。杂居公寓入口处没有可以上锁的门也没有监视摄像头，任何人都可以出入。她的鞋子整齐地摆放在顶层7楼。也就是说，警察认为这可能是她在打工回家路上，突然地跳楼自杀了。

“听说你和她关系不错。你有什么线索吗？”

我想要回答，可是只是张张嘴，什么话也没能说出来。

终于可以正常说话了以后，我说出了强奸的事，希望他们进行调查。但是他们拒绝了我的要求。因为强奸罪是亲告罪——是受害者自身不提出申请就无法立案的犯罪。如果问为什么会有这种规定，那就是因为强奸被公开以后有很高可能会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损伤，所以就规定只有被害人自身的意志才能对其起诉。也就是说在她已经死去的如今，已经不可能逮捕强奸犯了。

因为我提供了强奸的线索，刑警似乎对自杀这个结论更确信了。

刑警回去以后，我一时间无法动弹。

——相信只要不是以死为目的，而是为了活下去而跳的话，一定会得救的。

我想起了她这番话。这次是为死而跳的吗。果然无法忍受强奸吗。

我也是曾经想要寻死的人，对那种想要去死的心情很明白。但是我被春日部拯救了。所以这次我必须去救她。但是我只能说些那些陈词滥调。那些话听在她耳朵里肯定只有空虚吧。

是我的错。

我杀死了她。

所以我必须受到惩罚……

我取出隐藏起来的化妆品化好妆，梳成春日部教给我的那个发型。然后穿上东藏在生日的时候给我买的衣服和包，来到了夜晚的繁华街。

漫步在街上，一个男人来勾搭我。那人相当合我的意，所以我拒绝了他。

之后也有各种男人前来搭讪。无论哪个都是不错的男人。春日部曾说我是美人，那可能还真不是恭维。

我带着自嘲这么想着，又有人上来搭讪。这次这个男人长着一张猴子脸，完全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正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才有意义，我跟着这个男人

走了。

在卡拉 OK 唱了一番遗传迪迪之后，我们去了旅馆。

“侵犯我，强奸我。”我说。

男人兴奋起来疯狂地在我身体里左冲右突。很痛，很屈辱。那是我的第一次。但是这还不够，春日部应该比我这要痛苦数十倍。必须受到更多惩罚……

于是在周末晚上到繁华街去，让那些让我泛起嫌恶感的男人侵犯成了我的习惯。

我总是梳着春日部教给我的那个发型。可是这也成了问题。编织头发让发质受损，解开的时候头发就变得乱蓬蓬分叉丛生了。春日部的头发并没有这种情况，应该是知道什么完善的头发护理方法吧。让她把那些也教我我就好了。这方面火风水是专家，但是那家伙不可能教我。

本来我一旦恢复以前的发型，那些分叉也就没那么显眼了。

今天我也彷徨在繁华街上，物色着男人。

就在那时，我与一个红发的少女擦身而过。

我不由得回头看去。

那个少女和春日部一般无二。

当然那个赤红的大波浪长发就明显不一样，而且也没有戴眼镜，妆也很浓。

但是面容上真的是非常相似。

春日部应该没有姐妹。莫非就是非常相似的陌生人，不是有都市传说这世上有三个人跟你长的一般无二吗。

我像是被什么引导着一样，跟在她的身后。

她和一个中年男人汇合了，看起来不像是父女。

据偷偷她和那个男人对话的结果，我得到了少女名叫 KAMIKI RAICHI，是一个高中生，在做援助交际，一晚五万元这些讯息。

两人进入了一个名叫彩虹树的高级公寓里。我若无其事地跟在她后面，少女查看了 707 号室的邮箱，看起来她就住在这里。

两人消失在自动门的另一侧。

我呆立在入口处，过了一会，察觉到再这么站在这里也不会有什么新信息了，就走出了公寓。

看见了让人讨厌的东西。酷似春日部的少女竟然在进行援交什么的，真

正的春日部可就是因为强奸而死去了啊。那个红发少女当自己的身体是什么。

可憎，带着一张春日部的脸去寻欢作乐的少女好可憎，和性相关的一切都好可憎。

然后，我继续用那可憎的性爱惩罚自己。

这种如同裸体跳入荆棘丛中一般的生活，终于迎来了结束。

那天我也在爱情旅馆和男人拥作一团，突然门打开了，我想着发生了什么往门外看去，不知所措的欧巴桑营业员背后，站着东藏和涉谷。

“为什么能找到——”

还没说完，途中我又把话咽了回去。因为被他们的威严压倒了。不是被东藏那愤怒的形象，而是被涉谷那只是一瞪就好像可以杀死人一样的眼光压倒了。第一次看到他这样。

东藏带着重重的脚步声走过来。

“发现你从家里跑出来，用手机的 GPS 找到这里的。”他向我说明，接着就向那个男人怒吼起来：“你这混蛋，我女儿可是还未满 18 岁啊。你不知道和未满 18 岁少女的淫行是被条例禁止的吗！”

呆住的男人尴尬地笑了起来：

“我这人比较笨不知道条例啊……”

“那我就说的让你也能听懂。也就是说，你这混蛋现在就要被我叫来的警察逮捕了。”

东藏按下手机按键，将手机放在耳边，他的手在愤怒下发抖。接通警察以后，东藏盛气凌人地开始述说情况。

趁这个机会，那男人迅速穿好衣服，向门那边奔去。

涉谷挡在他的面前。

“滚开——哎？”

男人的身体在一个旋转之后摔在了地上。涉谷用冰冷的眼神将男人钉在地上，我初次知道他原来这么强。

过了一会警察赶来，将男人逮捕了。虽然我模模糊糊知道有这么个条例存在，不过没想到真的会导致逮捕。我心中对那个男人略有点同情，不过并没有要为他辩护的意思。后来听说那男人被处以罚款。

回家之后，我遭到了东藏的好一通雷鸣。

他会这样生气，并不是作为父亲而在担心我。只是因为无法容忍和死去情人长得一样的我和别的男人交合而已。明白这点以后我心中只有嫌恶。

从那天以后，我身上被加上了两个限制。一个是平日放学后必须立即回家，另一个是假日外出必须有涉谷陪同。

我变成了笼中之鸟。

接着，命运之日来临。

决定我遍布鲜血的人生之日。

我决意成为杀人者之日。

我走在一楼的大厅里，不知从哪传来了“春日部”这个名字。可是她的名字不可能出现在这个馆中。渐渐地开始产生幻听了吗。

话虽如此，确实有人在说话。

我在大厅里四处张望。书斋的门开了一条缝，声音似乎就是从那里漏出来的。我悄悄靠近门边，从门缝往里面看去。

室内有两个人。写字桌边上坐着东藏，他前面站在三世。正在说话的就是东藏。

“……你差不多也该着落下来了。我不可能总是庇护你。”

这天，三世因为和别校的不良少年打架而遭到了警察的严重警告。如果没有东藏的人脉，他早就被送进少年院了。东藏在说的好像就是这件事。

果然是幻想吗，我打算离开。但是就在这时，下一句话飞进我的耳中。

“刚才说的那个叫春日部的女的那时候也很危险啊”

哎？

我回过头来。

春日部，刚才东藏清楚的说出了这个名字。

春日部的女的那时候也很危险？什么意思？

我全神贯注的倾听着。

东藏继续说：

“你跟你哥哥哭着跑来跟我说被人目击到强奸现场了的时候，我真的想过这次就要把你们送到警察那里去了啊。但是考虑到公司的情况还是不能那么做。到了这个岁数我终于明白了，孩子这玩意不能养啊。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就干出点什么来，最后结果那责任全都得你自己去担。

“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啊。要是目击者折腾起来把事情闹大，情况就会导致春日部报警。所以我才雇佣黑道上的人灭了她的口。虽然从结果上来说还算顺利，但是这可真是走钢丝啊。我不想再走一次这么危险的路了。你记住，不会有第二次了。”

刚才听到的那些话飞旋在我一片空白的大脑中。

三世和三世的哥哥强奸了春日部？

为了不让她报警——因为强奸是亲告罪——东藏灭了春日部的口？

春日部原来不是自杀的吗？

谈话好像就此结束了。三世开始往这边走，我急忙离开门边，逃进边上的接待室中。

我按着狂跳不止的胸口，整理着自己的思考。

没错，春日部是被杀害的。被我的异母兄弟凌辱后，被我的父亲杀害。

我没有把春日部带进这座馆中过，所以三世会盯上她应该只是偶然。这是何等可怕的偶然。可是在如假包换的不良和打工下班后需要走夜路的女子高中生居住在同一地域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这种不幸的发生或许就已经成为必然了。

三世应该也不知道我和她是朋友吧。如果他知道这个情况却依然会发出“侵犯你的朋友”这种威胁的话，我真要怀疑他是不是正常了。

不，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正常该发生的事。

这不是人类的作为。

恶魔。

绝对不能饶恕。

我要杀了他。

然后那个叫户田的也是一样。如果没有那家伙肮脏的偷窥的话，春日部也不会死。虽然我觉得他罪不至死，但是也要给他什么惩罚。

复仇对象有4个。三世，三世的哥哥，东藏，然后是户田。

我碰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三世的哥哥”指的是一心还是二胡。

我不觉得老实的一心会伙同三世进行强奸。但是二胡又怎么说呢，他也有把三世看做脑子不灵光的人这一面存在。他会和那样的人一起行动吗。

我心中对二胡的怀疑大概是70%，但是果然我还是做不到凭着七成的怀疑就执行杀人。

当初我并没有刨根揭底地询问春日部，所以不知道强奸魔的容貌。当然这也不可能直接去问当事人。我试着不经意地套他们的话，但是谁也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这要怎么办？

深思熟虑之后，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就是利用那个名为 KAMIKI RAICHI，和春日部极为相似的女人。

想个什么办法，让打扮成黑色麻花辫假发、戴眼镜的她和一心及二胡见面。那就像是自己致其死亡的人复生了一样，所以做出强奸的人应该会受到极大的震撼，那份震撼也会表现在表情和言行上才对。这样就能明白哪个才是犯人了。

那么要如何做出这种状况呢？

对了，发一封想要雇佣她做女仆的信好了。会做什么援交的反正就是见钱眼开的人，应该会被“报酬丰厚”钓上钩。写上“然而像您这样容姿端丽的女性到访，可能会产生些流言蜚语。为表明您是应聘女仆，请换装为与本信件共同发送的套装。”，然后把假发和眼镜一起送过去的话，她就会都穿戴整齐过来。如果她的眼色不错的话，应该也会只化淡妆吧。这样的话就越发接近春日部了。

为了防止 KAMIKI RAICHI 进不了门，我在信上按上了东藏的印章。东藏为了调查谁把印章拿出来的，应该会暂且让她进入馆内询问情况。不过那之后会怎么样就真的是没法预测了。

让她在周六晚饭前过来应该比较合适。在这个时间点上，东藏会把四个孩子集中在一楼书斋里进行那什么无聊的帝王学讲义。此时这个谜之女仆来访，大家应该会到大厅里看个新鲜吧。

如果大家没有这个意思，那我从中诱导一下就好了。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动摇的犯人们（特别是三世）会不会加害 KAMIKI RAICHI。但是说真的我对这个并没有那么在意。会轻易被金钱钓上钩的她也有错。就算是援交的报应到了她头上吧。

这样一来判断一心和二胡谁是犯人的办法也差不多心中有数了。

但是还有另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杀掉三个家人以后，无疑剩下的家人就会遭到怀疑。特别是我作为妾生子，而且平时又受到迫害，肯定嫌疑最重。

我不想被捕。那帮凌辱了春日部之后致她死亡的家伙都若无其事的或者，为什么对他们施以正义的我一定要被捕呢。被春日部救下的这条命，我想要好好活下去。

做些摆脱嫌疑的手脚是必须的。

比如说不在场诡计……在死亡推定时间中，一直和某个家人在一起怎么样呢。可是我听说家人的证词是不会被采用的，而且涉谷可能也会被看做与家人同等。总体上来说，真的和别人在一起就没法执行杀人了，所以需要有人在实际没有在一起的情况下做出“在一起”的证词。我想不到谁会为我撒

谎。

果然不被捕是想的太好了吗。唯有带着特攻队的觉悟去杀掉那三个人了吗……

想到这里的时候，特攻队这个词成了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关于某个人的回忆，以及他所说的话的思绪之门。

——可能知道这些事也没什么用啊。

这座馆原本归大空爷爷所有。在我 8 岁的时候，我们搬到这边来住。名义上是不能放生病的爷爷一个人住在这里，但是是人都能看出来实际上是东藏为了讨爷爷欢心，以在遗产分配的时候占据有利位置。

大空爷爷对我的立场非常同情，爷爷还活着的时候，针对我的欺负有相当程度的弱化。

爷爷在我 10 岁的时候，急速衰弱了下去。

某天，爷爷把我一个人叫到枕边：

“我可能已经长不了了。这个馆有个秘密，死前我想把它就告诉你一个人。一般来说应该是东藏继承这个的，但是那家伙已经没救了，脑子里除了钱了名誉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在这方面，你很温柔，脑子也很好使。”

这样说着，爷爷把馆的秘密教给了我。爷爷以前曾想要制造的战斗机、模拟其逆转双螺旋桨技术的可旋转的馆以及隐藏金库。最后将操纵杆形的遥控器托付给了我。

“可能知道这些事也没什么用啊。但是知道些什么只有自己知道的事，那种感觉很不错的哦。”

爷爷虚弱的微笑着说：

“琦，坚强地活下去。”

三天后，爷爷去世了。

这段记忆和不在场证明以及户田的事产生了爆发性的化学反应，生出了异样的化合物。

利用馆的旋转，将户田叫到三世的房间中。在和户田做爱的时候，绞杀床下睡着的三世。之后故意让固定在每天早上 5 点上厕所的东藏发现。他肯定会一如既往的暴怒，然后把户田交给警察。

户田会因为违反淫行条例被逮捕。他的证词会成为我不在场的保证。警察也不会想到抽中下下签、只有自己被逮捕的户田会是我的共犯吧。如果是

共犯的话，应该会准备一个不会导致户田被逮捕的不在场证明才对。假如他们怀疑户田是共犯也无妨，不管怎么问，户田也说不出什么的。

这个诡计并非只是为了做出不在场证明，而是可以给侮辱了春日部的户田烙上性犯罪者烙印的一石二鸟作战。我本意来说还会想给他加上强奸罪，但是要完成那种状况太难了。就给他一个青少年淫行罪饶了他算了。心存感激吧，户田。

我第一次从隐藏金库里取出遥控器，紧紧握住那个操纵杆一样的东西。

爷爷，这东西发挥作用的时刻来到了，给我力量吧

我梦想到了自己和爷爷一起，坐在最强的逆转双螺旋桨飞机上的光景。

既然这样决定了，那么就必须要接近户田。可是我是笼中之鸟。工作日放学以后就要立即回家，假日外出的时候涉谷也会跟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想和户田增进关系是比较难的。

唯一的拯救就是以前我为了“能不能做点什么来复仇”而调查过户田，对他已经有了某种程度上的了解。

春日部死了不久的时候，她母亲对我说“有什么喜欢的你可以拿走哦”，所以我曾经到她的房间去过。那时候我接触到了一份名叫“二年五班愉快的朋友们”的册子。那是她刚上高二的时候制作的，是用来让班上同学互相自我介绍的册子。

其中也有户田的名字。全名户田公平，生日四月四日。兴趣那一栏填的是“音乐鉴赏”，后面的括号里列举了5个艺人的名字。我最喜欢的遗传迪迪也列在其中让我很是生气，反正这些人就只有些肤浅的理解罢了。

在这个情报化社会里，只要知道全名，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户田公平，结果搜到了他的SNS页面。在个人资料里认真的填着“埼玉县S高中”所以肯定是他本人没错。这都说了多少次了，怎么现在还有在网上公开个人情报的傻瓜啊。

随便看看他的日记，一篇标题为“《自杀反对》考察”的日记映入我的眼帘。是遗传迪迪的《自杀反对》吗？我想着他反正肯定不能汲取到这首歌的真意，打开了那篇日记。

“哎？”

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和我一样找到了真相。第一次碰到能互相理解的人，这让我心理很复杂。

——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说的话，或许可以和他成为朋友。

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说的话。

我找了找照片，但是他主页上看起来并没有上传照片。看来还没傻到在上面放自拍吗。

于是我就开始在 SNS 上标为他的“朋友”那些人的主页里寻找。

接着我就在一个名为熊谷的“朋友”那里找到了映有他和户田两个人的照片。

“一脸没出息。”我说。

我埋伏在 S 高中门口等待户田出来。他出现以后，我跟在他后面。本想骂他些什么，但是又想不到什么特别好的词，就在这期间他到家了。

……嘛，也因此得到了他自宅的地址。

这些情报是我成为笼中之鸟之前得到的。

在确立了明确的复仇计划的如今，我再次开展对他的调查。

首先是再次拜访他的 SNS 主页，学习了除遗传迪迪以外其他所喜欢的音乐和漫画。当然这也是为了能和他搭上话。

下一步，我利用放学后的那些些微的时间以及假日带着涉谷散步的时间在户田家附近晃悠，试图把我他的行动模式。于是就掌握了他在假日中午总会在 P 公园发呆这一事实。

那是今年四月上旬的事。

按青少年淫行条例，如果双方均未满 18 岁则均不予处罚。他的生日四月四日已过，所以他已经 18 岁了，我的计划任何时候都可以实施。

剩下的就是怎么接触他了。

我绞尽脑汁，想到了反过来利用涉谷的监视，送出 SOS 便条，然后在公共厕所约会这样一个计划。然后就将其付诸实行。托了在繁华街所学会的那些技巧的福，要“攻下”他还是很简单的。

同时，我全力活用放学后的时间和一点一点攒下来的钱，购齐了凶器和整套女仆装。我将信和整套女仆装寄给 KAMIKI RAICHI，完成了将其招入馆中的手续。

然后，五月一日终于到了，开战。

如果此时 KAMIKI RAICHI 没有来，就唯有延期与户田的幽会，不过她一无所知的跑来了。

一心和二胡见到她时，那反应差别清晰可见。单这点就差不多可以认定二胡是强奸魔了，之后，我又听到二胡和三世在密谈些什么“那货是春日部的家人吗”之类的，这下就确定了。

事虽如此，没想到二胡也是这种人。他很明显对三世是看低一头。虽然我不清楚那和看低的人一起犯下强奸罪行的心理，不过二胡自己可能是认为三世就在自己的手掌心里。可是实际上他们是同等级的人渣。

和三世密谈的时候，二胡面容憔悴但是清楚地吐出这样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怎么可能让女人什么的左右我的人生。女人什么的……”

他就是在这种意识下犯下强奸的吧。

你等着，很快我这个女人就不止会左右你的人生了，我会终结它。

但是还是要从三世开始，因为他那笨蛋感觉会简单的喝下安眠药。

我让三世睡着，准备完毕诡计。然后就把户田招入馆中，让馆旋转，带他到了三世的房间。

户田随随便便就勃起了。这种看着强奸自慰的家伙，只要色情的话什么都行吧。

我带着最大限度的侮辱侵犯了他。这是第一次，不是为了受到惩罚，而是为了给予惩罚而做爱，还真是相当痛快。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途中绞杀三世。正如上木所指出的，是在 69 的时候。

天亮之后，我边走在大厅里边让馆旋转，又故意让东藏发现。他正如计划中的那样勃然大怒，报了警。

户田在被警察带走的时候，回头看了看我。看着他那副从天堂出来就体验了地狱的没出息表情，我神清气爽。这样你一辈子都是性犯罪者了。活该，变态偷窥混账。

东藏不止雇佣了上木，而且在事件发生后仍然把她留在馆内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最初是为了得知和春日部极端相似的她到底想要干什么而故意让她在馆内活动吧。之后可能觉得是立即辞退她的话会让警察的视线转向她，从而导致春日部事件的败露。不管是什么理由，嫌疑人增加让嫌疑被分散，对我来说都是好事。

二胡的击杀也没有出什么差错。在这起事件中我用了他们曾经用在春日部身上的电击枪。

事故发生在杀死东藏的时候。

我来到前室，通过让上旋翼旋转，让东藏的房间来到我的面前。

为了成功杀人，让电击枪能够准确命中对手就是你应该最优先保证的事。我用带着双重手套的右手拿着电击枪，左手拿着手电。蝴蝶刀和馆的遥控器

放在口袋里。然后推开门，潜入了一片漆黑的寝室中。

关上门的瞬间，肩部传来一阵剧痛，电击枪也掉在了地上。东藏在门的背后。东藏踢飞电击枪，用什么钝器向我袭来，完全是要杀死我。看样子是打算将我灭口，然后主张自己是正当防卫，将春日部事件埋葬在黑暗中啊。不会让你得逞，我和东藏拧作一团，扭打起来。虽然他已经 60 岁，但毕竟是男性。我敌不过他，腰部撞在放有鱼缸的长桌上，露出口袋的遥控器掉进了鱼缸里。我心说不妙，但是现在顾不上那许多。我抓住东藏的睾丸，在东藏吃痛的时候，用手电照向地面，找到电击枪，刚拾起来，从疼痛中复活的东藏就冲了过来，我回头用电击枪击中他，胜负就此决定。

用手电一照，东藏拿着的钝器是一个鱼形的钓鱼大赛奖杯。我把它推到一边，从床上扯来被子盖在东藏身上。

电击枪并不会让人晕过去，所以他能听见。

“春日部是我的亲友。”

说完，他的眼中露出了惊愕之色。因为诡计和杀人方法的关系，没能传达给户田、三世和二胡的思念——终于可以传达出去，我搬开了压在胸口的大石。我带着畅快的心情挥下蝴蝶刀，东藏死了。

我将奖杯放回架子上，从鱼缸里捞起遥控器。

可是这是何等的倒霉，遥控器发生了故障。

我试着换电池和用暖气烘干，但是没能修好。

我有一种被天国的爷爷抛弃了的感觉。

到此为止了吗……

不，这条被春日部救下来的生命，我不是发誓要好好珍惜的吗？

绝对要逃脱！

我拼命地思考。

对了，我房间的窗户开着！用手电照了下庭院，发现上旋翼是逆时针转动了两格。这样的话那棵树就在我房间前了，爬树可以回到我自己的房间里。虽然只要这条路线败露就全部完蛋，但还是比就这么留在这房间内要好上百倍。

我钻出窗外，用钓鱼线关上半月锁，然后俯视着庭院，虽然只不过是二楼，但是庭院一片漆黑深不见底，给我一种仿佛站在奈落^[1]边缘的错觉。我双腿发抖。

[1]. 编者注：佛经中形容永不能解脱的无间地狱，源自佛经梵文“नरक”。

这是，那天晚上的情景在我脑中苏醒。我站在桥栏杆上，俯视着如同深渊一般的激流。

耳边响起春日部的声音。

——我相信只要不是以死为目的，而是为了活下去而跳的话，一定会得救的。

那番话给了我最后的勇气。

恩，绝对不会被抓，绝对要活下来给你看。

我跃入黑暗。

—— 十七 上木 荔枝

——京给我讲述了上述内容。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我才被叫到这馆里来啊。会有麻花辫假发和眼镜随着女仆装寄来，不是为了封印我的美貌而“避免流言蜚语”，而是要让我扮成春日部这个女性的样子啊。

这个装扮造成大大小小许多影响。

比如说，因为有假发，所以也不怕掉头发，所以不戴帽子也可以淡定地去调查三世的房间。

比如说，和以前相会的时候相比，明明我已经完全变了样子，小松风小姐却能只凭脸就把我认出来，让我为之哑舌。

比如说——这是最大的影响——我的魅力受损了。

色诱二胡和东藏被拒的时候，我完全不明白是为什么，陷入了混乱。但是心底里我是清楚的。黑色麻花辫和淡妆，这么土的造型不可能没有影响。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我的素颜形态在男人那里行不通了。就意味着平时的我就是靠着绮丽的红发和浓妆在掩盖着这些一样。不对，我就算什么妆也不画也是美人！

可是花田刑警和田手刑警，并没有像快递的青年一样，看见我没有愣住。那就是两次询问时感到的欠缺感的根本原因。

我初次到访这馆的时候也是如此。三世和二胡、还有东藏楞了一下，但是那是因为有刚才京所说的原因在里面。跟那事没有牵连的一心不就是像块铅一样毫无波动吗。

果然我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美吗……

不，问题就看怎么看了。这样看怎么样，包括鲜烈的红发和化妆在内，这整体才构成了上木荔枝这样一个充满魅力的人。缺少红发和化妆的荔枝已经不是荔枝了，所以那个女性再怎么色诱被拒绝，荔枝也没必要烦过来郁闷过去的对吧。

而且从京的话来看，对于二胡和东藏来说，我就像是他们杀死的女性的亡灵。所以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这么一个对象不会起那种欲望。对对，一定是这样，就这样吧。

这些先放在一边——我切换了自己的心情。

有一件事我想对她讲：

“你想错了一件事。户田在废工厂和他们碰见的时候，并不知道那是在强奸。他是被春日部在乱交的传闻骗了。”

京呆了一瞬，但是立即回复了面无表情。

“那又怎样？不能改变他的罪孽。”

“恩。所以他一直苦于认为自己杀死了春日部。和你一样哦。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你，以为终于能改变了。”

他把这些心念告诉了与野先生。然后与野先生也选择了把这些告诉我。这些情报不应该终止在我这里，我也要必须成为信使。

京的眼神漂移不定：

“他怎么想关我什么事。不管怎么说，已经晚了啊。他会因为青少年淫行被裁罚。”

不，有一种方法可以回避此事，但是要使用那种方法，就必须做一件事。所以我才会不与蓝川先生商谈，自己一个人来寻求对决。但是这么做真的好吗？我的心又有动摇。

京说：“而且从刚才开始啊，你这人就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你以为你是谁，向人渣们复仇有什么不对？”

“对户田的复仇暂且不论，杀人可是犯罪。”

“真敢说啊。”京像是逮住了机会一样，“要是这样说，你卖春不也是犯罪吗？犯罪者谈法律这真是自相矛盾。一个妓女学人做什么侦探啊。”

我稍微想了一会回答说：“那是……”

下个瞬间，我的后脑遭到强烈的冲击，倒在了地上。

视界飞旋中，我听见了京的声音。

“涉谷，为什么？”

涉谷先生的声音回答说：

“我看到埼小姐和上木小姐走在一起，就跟在你们后面。所以听到了一切。没想到埼小姐竟然是犯人……”

“可是，我站在你这一边。正如你所看穿的，我对你的母亲深为仰慕。当然我在给东藏当司机，但是他的横暴已经让我感动厌烦，那时候已经进入每天都觉得今天一定要辞职的状态了。就在那时，我和你母亲相遇了。她对不过是一介司机的我也一样的温柔……我为了与她相见而继续做司机。然后在她故去以后，只为侍奉你而坚持到了今天。埼小姐，和我一起逃走吧。”

“涉谷……”

两人的脚步声远去，必须去追啊。但是身体动不了。虽然我的推理和她的自白都已经收入我口袋中的录音机里了……

视线模糊起来，我注意边上掉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曾经见过的吊坠。应该是涉谷先生掉的吧。盖子开着，可以看到

里面的照片，那是一张和京十分相似的女性的照片。是她的母亲吗？

另一个，是带着血迹的石头。可恶，涉谷那家伙，就用这东西打的我吗。看起来人挺不错的，干的事却都是犯罪啊。人被打头可是可能会死的啊，绝对不能饶你……

不行了，意识渐渐远去。

断片。

“……枝！荔枝！”

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这个声音——

是蓝川先生。

来了吗？

另一个声音这样低声说：

“果然是正确的梦啊。”

是小松風小姐。听见她的话，我想到了一些不合情理的事——

啊啊，小松風小姐也做了那个梦啊。

我再次失去了意识。

—— 十八 户田 公平

五月五日，周三，上午。

我突然被释放了。留置所的人不告诉我理由，“启蒙者”浦和也不见踪迹。

莫名其妙走出留置场，与野和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红发少女在等待室里等着我。看到少女的面容我惊呆了，如果换成黑色麻花辫，再戴上眼镜的话，不就跟春日部一样了啊。在偷偷溜进逆井邸的时候，我看见的就是这个少女吗？（后来我们交流的结果，这个推理是正确的。因为那时候已经上床了，所以没有穿女仆装，但是因为庭院的发出的声音，所以暂定是馆内的人引发的事情，所以荔枝戴上假发和眼镜打开了窗帘。）

我双目为她所夺，另一边与野开始不停地说了起来。

“户田君，恭喜你获释。啊，这是我的助手上木小姐。”

“初次见面，我是上木，请多关照。”

少女低头行礼。我也回礼之后向与野问道：

“为什么我被释放了啊？”

“恩，恩，你肯定也很在意吧。当然我会具体说明，但是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到我的事务所去吧。”

坐着与野驾驶的车辆，我们前往与野法律事务所。

我和与野在沙发上相对而坐。上木端了三杯绿茶过来以后，也坐在了与野边上。

车、事务所、沙发都是破破烂烂，生意不是很好吗，果然第一印象……

可是如今我获释了这一事实不是比什么都能证明与野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律师吗？

“请告诉我，与野先生，你到底用了什么魔术？”

但是与野这样说：

“用了魔术的并不是我。而是这位上木小姐。所以我觉得应该让她来说。”这位少女？我惊奇地看着她。

她施了一礼开始说道：

“在说魔术之前，首先需要说一下京小姐的事。啊，说是埼小姐你就明白了吧。她因为是情人生的孩子所以……”

“啊，这部分不必说明了。她全名叫京埼，以及在家里的立场我都听她本人说过。埼经常跟我发他家人的牢骚哦。三世什么的名字倒是过来询问的警视厅的人说了，我才知道的。”

“这样的话，说起来就简单多了。”

她继续说。

于是我得知了一切。春日部是琦的亲友，春日部被琦的异母兄弟强奸之后，又被琦的父亲杀死了。偷窥强奸的我也是琦的复仇对象。琦会和我做是为了不在场证明和为了把我变成性犯罪者。那个床下有第一个受害者。琦在和我做的时候勒紧了他的脖子。杀害三人的琦和那个保镖逃走了，现在正在被通缉……

各种各样的感情一起向我袭来。琦别说爱我，甚至在恨我，让我很悲哀。对春日部和琦做了过分的事，让我感到抱歉。三世和二胡还有东藏的残酷行为令我愤怒。琦和其他男人逃走了让我嫉妒。这些感情旋回着，让我心中一片混乱。

上木暂时停止了讲述。说完了吗？我想，于是开口道：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这样就明白了。是因为琦是出去犯罪目的和我做爱的，所以这个行为就无效了对吧？”

“不是，你错了。”

“哎？啊，那，就是因为向警察和地检施加压力的东藏死了吗？”

“也不对。不管哪样，你和未满 18 岁少女发生关系的事实是不变的，不会导致释放。”

“那……？”

这时她取出一张纸，放在了桌子上，那是逆井邸的平面图。

“你明白吗，我刚才说‘琦小姐走在大厅里的时候让馆旋转，把你带到了三世的房间里’。但是能转到的有两个部分，上旋翼和下旋翼，你觉得她是转动了哪部分呢？”

“那是……和琦潜入二胡和东藏他们房间的时候一样——也就是说上旋翼吧”

“真的是那样吗？下旋翼包括了二楼的大厅。走在二楼大厅的时候，如果那地方旋转的话，不就能把人诱导到不同的房间去了吗？”

我看这平面图，脑中试着旋转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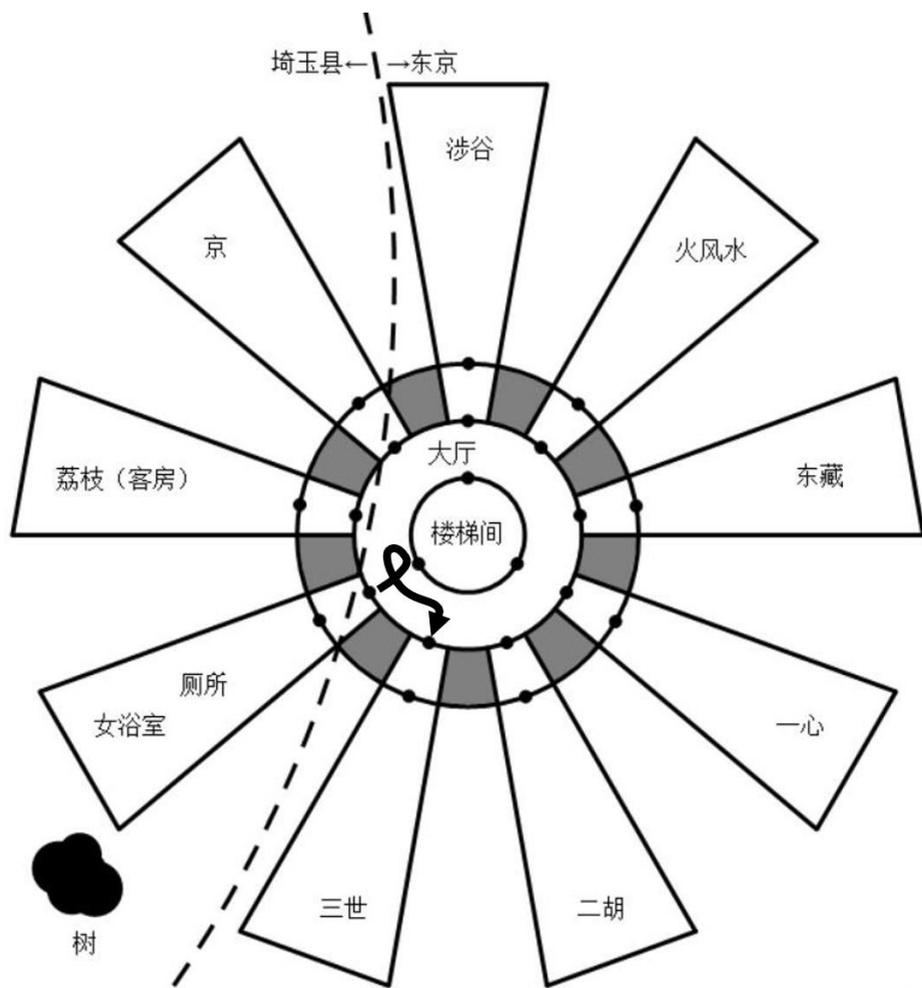
“啊，确实是这样啊。那她旋转的下旋翼吗”

“不，我重放了好几遍和琦小姐谈话的录音，但是她没有明确指出自己转动的是哪个旋翼，所以只要她没有被捕做出自白，就没法确定当时转动的是哪个旋翼。这就是这次的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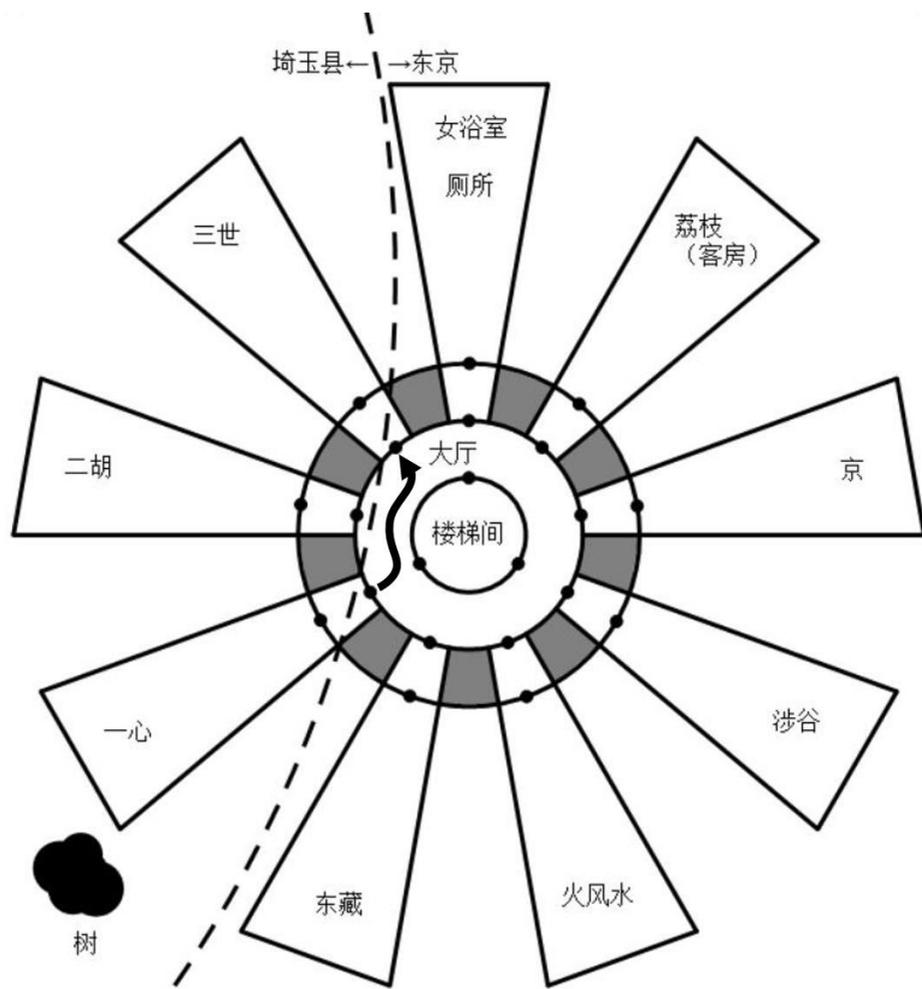
“……？”

“如果旋转的是上旋翼，情况就会变成是三世的房间转到了琦的房间的位置，所以你就是琦在琦玉县犯下淫行。下旋翼转动的话，就是你前往三世的

下旋翼旋转时



上旋翼旋转时



房间，你就是在东京都犯下淫行。也就是说现阶段你犯下淫行的场所不定。”

“……虽然你说的我明白，但是那有以什么意义呢？”

“如果这是杀人案的话，因为适用的是通行全国的法律，所以也就不过会因为犯罪现场不定而导致警方争论该由哪边进行调查而已。但是青少年淫行所适用的是发生地，即各都道府县的条例，所以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时与野乘势插嘴说。

“这里我补充一下。倒也有儿童福祉法这么一个包括了青少年淫行范围的全国通用的法律存在哦。虽然存在时存在啊，但是那必须有家族关系啊、师弟关系啊、契约啊这类高强制性的东西才能适用的。本来，制定淫行条例就是为了裁罚那些没法为儿童福祉法裁罚的轻度淫行，所以该执行条例的案件抬出儿童福祉法来，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至少适用于18岁和17岁的自由恋爱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所以只要考虑条例就好了。恩，恩。”

上木接着他的话说。

“那么这次的案件该使用埼玉县还是东京都的条例呢。不清楚。这也是当然的，因为发生行为的地点不明。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不能明确你是违反了哪个法规，不能确定罪状，所以无法对你进行起诉。你无可裁罚。所以你被释放了。淫行条例的时效是三年，这三年里如果埼玉小姐没有被逮捕的话，你就无罪了。”

我不由得笑了出来：

“你在开玩笑吧。能左右人的一生的国家的法上，那种文字游戏怎么可能行得通？”

“法不正是文字游戏的极致吗？”上木说“而且这也是有实例的。2012年，有一个犯人因为偷拍空姐的裙底被逮捕。最终他也被释放了。就是因为飞机高速穿越多个县，所以无法确定行为发生地点，无法明确适用哪个县的痴汉防止条例。”

“这就有点……怎么说呢？很不好啊。”与野说，“我觉得国家早点制定一个可以应对飞机内痴汉行为的法律就好了啊。现状来说就变成可以对空姐随意痴汉了啊。”

“没有取得双方同意的行为，我荔枝是不会容忍的。”上木挺起胸膛说。

我胸中的芥蒂并没有消除。叫到：

“我只是和相爱的人做爱了而已，然后这个行为被认为是伦理上不正确才被逮捕了。那么我被释放也应该只有在这行为在伦理上被承认的情况下才

会发生才对啊！现在却因为馆是怎么转的这种骗小孩的原因被释放，这不是很奇怪吗？”

对此，上木静静地说。

“说什么伦理上正确不正确的太愚蠢可笑了。需要的只有一项，就是法上正确不正确。”

她为什么要这么说，当时我的还不能明白。

那之后的一周左右，我像是丢了魂一样。和父亲约定的好好学习也完全没有行动。

就这样，某一天，上木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这样说。

“我啊，在做援交，怎么样，一般来说要五万元的，现在的话就当是给你扫扫霉气，大出血3万元就好哦。”

援助交际？

我当然想要拒绝，但是扫霉气这个词让我心中一动。确实这样下去的话，我恐怕又会被囚禁在心心理创伤中无法前进。切换心情的仪式或许是必要的。我试着接受了她的引诱。

假日午后，我前往约好见面的站前，看见上木正在跟谁通电话。她注意到是我以后，举起一只手向我打招呼。我等着她打完电话。

她好像是在和琦的异母兄逆井一心打电话：

“对不起，接受了委托却让犯人跑掉了……哎，只要解开真相就可以了？你这样说让我放下了不少包袱……哎，并不恨琦小姐？恩，这样啊。听你这样说我就安心了。你是个温柔的人啊。不，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哦。所以没必要‘没能救得了妹妹’这样自责。

“说起来写作那方面还顺利吗？哈，要以那起事件为题材写推理小说啊。那个内容很适合以前说的‘本格和社会派的融合’的主题嘛。真是个好点子——虽然我是想这么说啊，对不起，实际上似乎我一个推理作家朋友也想要以那个事件为题材写一本书，所以我告诉了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案情。哎呀，名字我还是不能说啊。职业作家志愿者怎么样在出版速度上也赢不了职业的人啊——啊，但是局外人去写和事件当事人去写，又是两码事啊。可能会有出版社看中这一点哦。对，编辑。不不，不必道谢。请加油，我很期待。

“说起来火风水小姐的情况怎么样？恩，精神早点好起来就好了啊。我也去看望一下吧，身上喷上浓浓的香水，呵呵，开玩笑的。你们俩要互相支持着活下去哦。啊，还有从姐妹这个亲友啊。恩，请坚强地活下去，那么再

见。”

挂断电话后，上木说：

“对不起，那么我们走吧。”

边走我边问她：

“你总是在援交吗？”

“因为这是工作嘛。”

“莫非和与野律师也是这种关系吗？”

“不，和他只是朋友。”

她一脸真诚地这样回答。

我们进入旅馆。

她脸上浮现出恶作剧的笑容。

“要不要试试我戴上麻花辫假发和眼镜和你做？”

“不……那会遭天谴的，还是不要了。”

“是吗？那么……”

她的双臂把我的脸部夹在中间，把嘴唇靠了过来。但是这时，我想起了某个男人的话。

“等等。”

“怎么了？”

“做之前能把你的身份证件让我看看吗？要确认是不是18岁以上啊。”

她苦笑着让我看了学生证。确实是18岁以上。我确认后，才开始动作。

和她做爱的感觉绝赞。就好像我心中的什么被除去了一样。

根本上说，还没有到能够覆盖和埼的第一次那么好。那次真是太厉害了。是因为里面包含着多得令人恐惧的情念吧。直到如今在我心中那依然是第一位。

但是，我觉得此时来做一下“除霉气”还是很好的。如果没有做的话，我到如今都还在作为一个被利用的男人而郁闷着呢吧。

说起来，有可能她就是担心这一点才找我提出了那个建议。

那之后，为了消解学习考试的压力，我又买了她几次。

见得多了以后，我渐渐地理解她了。

虽然她在进行援交，但是依然，不，正因为她在进行援交，所以才是诚实的。条件是一晚五万元，只要付出这个代价，她一定会给你相应的爱情。这里面没有让人扫兴的男女之间的背叛存在的余地，当然床下也不会藏有尸

体。基于契约的关系或许可以说比任何男女关系都要更为清廉洁白。

——严格制定的规则才是体现了人类性。

这句话闪过我的脑中。这是逆井一心所出版的那起事件的纪实中所写的话。

——回传的馆这一本格的“规则”之“起源”，通过与现实社会的规则融合，救出了被陷害的少年。“严格制定的规则才是体现了人类性。”这一我的理想显现于现实社会之上了。这样一来在这无秩序的现实下也略微能活的轻松一些了吧。反正必须要在现实里活下去，那么能活得轻松点更好。我还有我的父母亲都还活着。然后如今，我不可思议地觉得逃亡中的那两人也能在某地充满元气地活着就好了啊。

那篇纪实以此为结束。

还有，上木也说了这番话：

“我和你有点像呢。”

“为什么？”

“我犯了卖春这个罪行，但是没有罚则所有没有受到处罚。你也犯有罪行但是没有受到处罚。是同伴呢。”

这里她想说的并不是只要没有被处罚那么做什么都行吧。

我回想起与野，还有上木所说的话。

——无论内容如何，它是法这个事实本身就比什么能证明它都要正确。

——说什么伦理上正确不正确的实在太愚蠢可笑了。需要的只有一项，就是法上正确不正确。

青少年淫行和卖春在伦理上对不对没有关系。在那里的唯有规则。挥舞着无知，从规矩中逸脱的话就是野兽。掌握规则，进而达成自己的主张这才是人类。

我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

回家以后，我对父亲说：

“我决定志愿学校——不，志愿专业了。”

—— 尾声 户田 公平

二十年后——

我走在东京地裁的走廊上，对面一个白发男人走过来，我们擦身而过。

“喂，户田。”

他喊住我。

回头一看，白发男人是一个让人怀念的人物。

“浦和先生。”

他瞪着我胸口的徽章说。

“哼，那时候的小鸡仔变成律师了啊，真是了不得。”

虽然衰老了许多，但是那张不饶人的嘴看来依然健在。

“浦和先生还是和以前一样，真让人安心。”

“啊？什么意思？找碴啊？”

“怎么会。老相识一点没变这是让人高兴的事啊。说起来，今天怎么到地裁来了？”

“为了撼动在世间已经成为话题的‘淫行律师’，被检方叫来做证人啊。”

我已经预想到检方为了操纵法院印象会对我进行攻击，所以并不惊讶。

“呵呵。是这样啊。为了我这样的人特地跑来。”

“那时因为馆的旋转什么的狗屎理由没能起诉，但是并不是说你的罪就消失了啊。今天就要让你见识见识，做好觉悟吧。”

“请手下留情。”接着我又加上一句，“非常感谢您教给我那么多。”

浦和张着嘴愣住了。然后扭过脸去，甩下一句话：

“真是的……律师里就没有正常人吗？”

浦和摇着头离开了。我目送了一会他的背影，再次开始前进。

前往接见室。

厚厚的玻璃那一边，椅子上坐着一个带着手铐的女性。她见到我微微一笑。

我对她说：

“终于要开始了啊，琦小姐。”

琦在二十年间一直在逃亡，但是因为某匿名女性的举报，她在某县一个破烂公寓被逮捕了，逮捕的时候她是一个人。而涉谷则是因原因不明的肾虚在住院中。

我们在警察监视下，和躺在医院床上的涉谷见面了。涉谷眼窝深陷，朦胧看着天花板。已经没有了过去将我定在当地的杀人目光。也是没办法，从

那以后已经过了20年，他也年纪不小了。

“涉谷先生，能认出我吗，我是户田公平。”

等了一段，没有反应。正要再次叫他，涉谷的嘴动了。他依然盯着天花板，像是寻求空气一般，嘴开闭了两三次以后，用嘶哑的声音说：

“我背叛了埼玉小姐……但是这种解放感是什么……亡灵终于死了啊……”简直就像是在说梦话，逃亡生活侵蚀了他的精神吗？

但是并非如此，下个瞬间，他看向我。那眼中带有和过去不一样的另一种强大力量。然后，他口气坚实得这样说：

“户田先生，我当然记得你。埼玉小姐经常提起你的事。说她对你做了很过分的事。”

“埼玉小姐……”

涉谷伸出颤抖的手：

“户田先生，这请求可能是厚颜无耻，但是能请你帮帮埼玉小姐吗。我觉得能真正拯救她的就只有你了。”

我握住了他的手，感到收到了什么不可见的东西。

“我明白了，交给我吧。”

我报名为埼玉进行辩护。因为这起事件很受注目，所以想要为她辩护的律师很多。但是埼玉选择了我。

那时，我这样问她：

“为什么选了我呢。我自己说可能不太合适，但是我是个过去和辩护人有关系的男人——而且还是跟不在场证明有关系的男人，在法官的眼中看来，简直就像是两个共犯一起出庭一样吧。明明有很高的可能会产生不利效果，为什么选我呢？”

她带着嘲笑说：

“为了完成对你的复仇哦。据我听说，你在青少年淫行那件事上最终是不予起诉了不是吗。我不能容忍这种事。反正我会是死刑。那样的话，就要把你也带上路。我是这样想的哦。”

“把你拖上法庭，让全国都知道你是个‘耽于淫行，连对方正在杀人人都没有察觉到的愚蠢男人’。你看，我就是这么想的，怎么样？要辞职的话就只能趁现在了哦。”

“我不会辞职哦。”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为背叛自己的女人辩护？想要赎罪？”

“怎么会。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会为那种感伤的理由所动啊。确实

我可能是一个‘愚蠢男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背负即使被戴上污名也要守护自己过去所爱的女人这一美谈的男人’了。我集毁誉于一身，肯定会受到莫大的注目吧。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我拿出了回避死刑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就是说目的是为了出名啊。”

“恩，所以大家不必顾忌，互相利用吧。”

我们一起笑了起来。

但是实际上大家都在逞强，正因为都是大人了所以我们才明白这一点。

然后今天——

完成答辩的最终确认以后，离开庭还有少许时间，琦轻轻问我：

“我有一件事想问你。”

我感到房间的气氛发生了改变，说道：

“请。”

“你为什么决定要为我辩护呢？”

“那理由我一开始就说过了——”

“告诉我真话！”琦的声音发抖“我很害怕，给我勇气。”

“那是……”我的声音也颤抖着“那是因为——只有我明白啊，琦小姐的心情！让琦小姐实施复仇的那份思念的强大！只有那天晚上用身体直接接受了你的愤怒的我才能明白！只有我才能为你进行辩护啊！我就是为了哪一天你被逮捕的时候，能够为你辩护才成为律师的——”

沉默飘荡。

琦的声音响起：

“100分。”

“哎？”

“这次真的震动了我的心哦。”

“琦小姐……”

这时刑务官走了进来：

“时间到了。”

琦站起来，对我说：

“那，我们走吧。”

于是审判开始。

大概进行到了一半的时候，世间罕有的对辩护人的个人攻击开始了。检察官借说明杀死三世的不在场诡计，读出“户田公平”所犯淫行的详细内容以及其结果“户田公平”被逮捕以后，旁听席上开始骚动起来。他们在电视报道之类的事前报道中已经得到消息，就是为了目睹淫行律师“户田公平”才汇集在此。检察官认真的读出69的时候场面热度达到顶峰。

检察官向旁听席一瞥，然而并不停顿，只是提高了音量。

那事务性的说明，反而鲜明的唤起了我的记忆。

那时我和琦结合了。

当然如今我认识到了那是有违法规的行为。

即使如此，如今我依然一点也没有认为自己有做错任何事。

有谁能裁罚一个没做错的人吗？

没有——我，无可裁罚。

在被逮捕的时候，我这样想。

但是司法的看法不同。法基于其“只能适用行为地条例”的原则发挥作用，结果就是“因行为地不定故罪状不定所以不起诉”这么一个让人不由得发笑的蠢事。

我，无可指责，我，无可裁罚——结果，我最初得出的结论没有变动，虽然过程是正相反。

我的心思、她的想法、围绕着我们情况。法完全无视这所有的一切，只是追逐着它字面的意思。这就是司法吗，这就是正义吗？是的话，那么这种东西毫无意义。

我想要这样高喊，虽然那当然对现在正在进行的审判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对，因为这是对琦的杀人案进行的审判。

所以，不管检察官再怎么戳我的痛处，旁听的人再怎么嘲笑，我只集中于琦的辩护。

如今，我，无可裁罚。

我，亦不会让她被裁罚以死。

“援交侦探”系列

○○○○○○○○杀人事件

彩虹牙刷

无可裁罚

双蛇密室

Mailer-Daemon 的战栗